

泥比邻 土香

2012年12月
NO.伍
社区伙伴出版





《比邻泥土香》第五期

2012年12月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出版:  社区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地址: 香港九龙佐敦西贡街20号志和商业大厦13字楼

电话: 852-24580011

传真: +852-24307099

编委: 邓文嫦 陈宇辉 黄励

客席主编: 周衍

编辑: 朱明 陈靖 薛启婵 郜璐莉

插图: 冬眠(罗靖) 设计: Green

承印: 广州今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声明: 刊内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如需转载, 请联络: blntx@pcd.org.hk 网址: <http://pcd.org.hk>

(本刊使用大豆油墨印刷)

这一期《比邻泥土香》的出版可谓历经波折, 过去四期我们主要整理已有的CSA(社区支持农业)经验, 而从这期开始转为探索我们积累未丰、而伙伴们也经验尚浅的“城市可持续生活”, 加上一位与我们一路走来重要同伴的心态和生活状态调整, 使得我们一度摸不着边际, 但回头想想, 这何尝不是需要我们笑纳和祝福的成长呢! 同时值得我们感激的是, 这一期多了周衍和郜璐莉这两位特约编辑的加入。这是本刊第一次尝试以客席主编的方式, 邀请返乡青年的关注者和支持者周衍给我们带来这一次的专题: 返乡青年。她在本刊中身兼策划、编辑、记者几种角色, 与辛苦采访写作和编辑的璐莉一起, 继《让梦想扎根》之后, 再次为我们带来了充满生命力与泥土气息的生命故事。

离乡背土、加入城市化的洪流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命运。但也开始悄然出现一些青年, 他们在驻足城市的过程中, 对城市、乡村和自己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最终选择了复归土地。这些返乡青年让我们真正目睹了生活的可能性, 和人的自由。他们的离去让我们看到城市生活也许并不是唯有如此, 而他们的归来也让我们发现甚至乡村生活也不是必然如此: 他们在耕种中注入对土地的爱惜、挖掘传统文化的根源、编织公共生活的纽带; 他们遵循内心的声音、也重视家庭的幸福和社区的丰裕。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返乡历程, 是丰富多变的, 呈现着不一样的生命追求、乡土情景和文化脉络。从中可以看到男性气质的外在探索和行动力量, 也不乏女性气质的内在关切和柔韧圆融, 这一切透过扎根土地的日常生活表达出来, 令人感到厚实和温暖。➤➤



“行动者”栏目展示的是另一群人，他们“留守”城市，或从城市出发，探寻美好生活的可能。他们或亲身经历真实的乡土生活细节，或投入于充满人情味和社区活力的广州老街区龙导尾，或看到透过市集营造自给自在的社群的尝试。他们这份对本土生活的理解和热爱，让我们感受到把割裂的各种关系重新连接起来的可能，而新的家园意识更使可持续的生活有了无处不在的落脚点。

承继一直以来的思考，也深受越来越多生活着、行动着的伙伴的鼓舞，本期“资讯”的三篇文章，继续审视我们与土地、与自然的关系，让我们更清楚生活的根基所在、以及生活的巨大力量。而“见·远”栏目两篇有关教育的文章，更是从我们曾接受过的教育中去理解我们的自我认同和生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而新的教育将可能让我们与整个世界相连，创造自主的、友善的生活方式。《日本行走间》所讲述的自力自足、互助共生的社区，正是那些对自我有清醒认识的人创造的奇迹，他们把对这个世界的提醒和祝福融入了他们每日所过的生活之中。

透过这些活出来的真实、饱满的生活，我们对“可持续生活”的疑惑似乎也被慢慢地打开了。借用萨提斯·库玛博士(Dr. Satish Kumar)所说，“问题的答案聚焦于一个整全的发展观：呵护大地、滋润心灵、和睦社群，三者缺一不可又息息相关”。于是我们可能也会像《惜》一文中的陈丽霞，仿佛如梦初醒，欣喜地舒展身体，不自禁地说：

我从沉睡中醒来
看到——
天空是我的家
大地是我的家
陌生人是我的家人

《比邻泥土香》编辑小组



01 刊首语

资讯

05 开启身心，拥抱大地	赖璞玲
08 不仅仅是“慢”和“食”	咖啡（梁绮培）
11 四千年的农夫	郝冠辉

专题

15 前言	周衍
18 归朴：王宁的返乡路	郜璐莉
28 悄然的变化——苗族青年重走迁徙路有感	杨胜文
37 回“家”：江边妹子的传承与创新	周衍
47 平寨：乡青社的小子们	郜璐莉
52 进城的媳妇归乡的路	薛启婵
60 “看见”杨云标	周衍
70 后记	周衍/郜璐莉
74 故乡，总在离开后才明白……	赖青松

见·远

79 以佛教的观点看青年人充权	Pracha Hutunuwat
87 萨提斯·库玛博士关于“多元整全教育”的演讲	萨提斯·库玛
94 日本行走间	王晓波

行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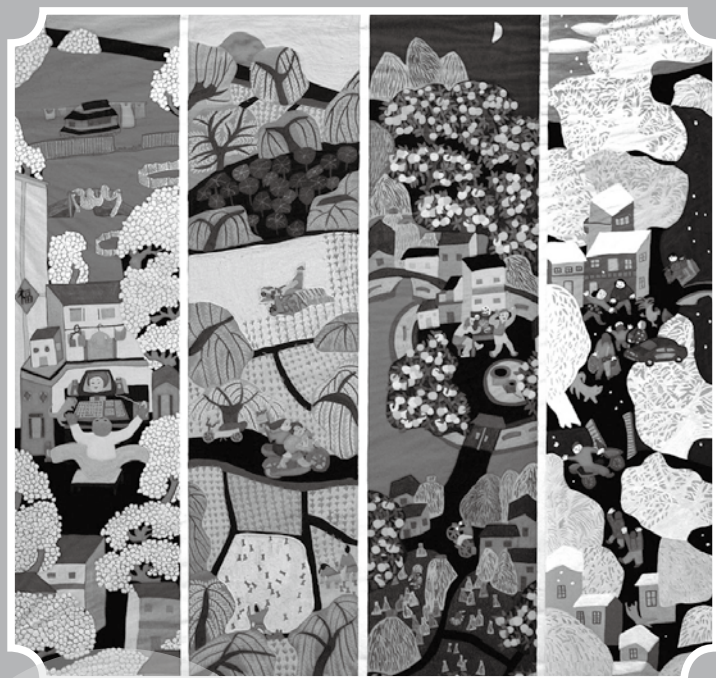
100 他山之石——台湾在地生活感悟	饶琪弘
104 惜	陈丽霞
108 小记龙导尾	电车
113 返乡，何处是归程？	朱明

封面封底 心灵返乡	冬眠（罗靖）
封三 落地生根 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	

开启身心，拥抱大地

——《生态心理学》书评

文_赖璞玲



资讯

编者按

2012年夏天的一次简朴生活分享会上，盐寮净土¹的秀娟姐与大家分享了一本台湾荒野保护协会²新近出版的译著《生态心理学》，探讨我们的潜意识需求和欲望投射，学习从心灵开始，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疗愈大地和人类自身。其中一位参加者赖璞玲（自然名：蒲蒲）来自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会³。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会与台湾荒野保护协会有多年互动，后者在鼓励人们体验自然、观察自然、把对自然的认识和热爱融入社区健康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着这样的渊源及她即将赴英学习多元整全科学（Holistic Science）的原因，蒲蒲对本书“一见钟情”，并选取了她最有经验和体会的一个方面——荒野体验——分享她对本书的感受。

让生命变得难忘，并帮助它成长的，往往是一些奇妙的邂逅。

我曾经多次带领一个自然情感教育活动，名字叫“遇见一棵呼唤你的树”。对于我和《生态心理学》之间的缘分，我也大概可以描述为“遇见一本呼唤你的书”。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复育地球，疗愈心灵”。两年前第一次从台湾荒野保护协会一位老师口中听到这本书的名字，就直觉地被吸引，很想把它抱在怀

1. 区纪复老师在台湾花莲创办的简朴生活社区。盐寮净土无偿开放给任何善意前往体验的人，希望人们体验不同于今日以物质、消费、功利为取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反省现代文明生活的价值。

2. 荒野保护协会成立于1995年6月25日，是一个由平凡百姓自发组成的环境保护团体，以全民参与的方式，透过自然教育、参与环境议题、保育自然栖地、社区生根、推动义工组织等方式，在“自愿承诺、义务服务”文化中，关注公共建设议题，并引领更多人认识台湾自然生态的珍贵，一起守护台湾、保护地球。

3. 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会成立于2008年，原为绿色营·广州活动小组，由参加过绿色营自然讲解员培训的营员和热爱自然的志愿者创办。他们通过搭建一个“参与、分享、成长”的开放式学习型平台，鼓励青年人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学习观察自然、记录自然的方法，体验各种生态游戏，学习与自然互动，让更多的人萌生对自然生命的欣赏和热爱，从而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列中。

里一读究竟。可惜阴差阳错，命运让我们两年后才真正有机会碰面（这还得谢谢社区伙伴的黄励，在我即将赴英学习多元整全科学——一门灵魂和自然的交汇学科之时，把这本珍贵的书让给了我）。不过也要感谢这两年，让我和这本书都各自在大自然的时空里生长、自我改善，从而让我们的相遇更加完美。

想要描述这本书的内容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因为它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包罗万象。或许我应该先让大家熟悉一下“生态心理学”的基本含义：一般来说，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治愈人们内心混乱痛苦的心灵。因为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人类内在混乱的外在表现。同样，被蹂躏的自然母亲会生养出更多扭曲痛苦的心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你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你。自然和人类的福利是一体的，自然繁荣，所以人类兴旺。自然的灵魂和身体遭到侮辱，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也跟着塌陷。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保”——保护一个外在的环境，而更是在“自保”——保护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心灵。

这本书囊括了二十几篇文章，围绕同

一个题目——自然与心灵之间的关系，由在不同领域（如心理学、生态学、哲学、医学、文学、佛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艺术、魔术、原住民文化学、女性主义、荒野体验等）有实战经验的大师撰写。但这些大师往往多多少少也是他们所在领域的“怪人”或比较叛逆的人物，所以他们文章的视角都像“生态心理学”这个词本身一样，具有综合、整体、跨学科的特点，风格多样，十分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

展开广泛而无深度的描述不是我的兴趣和专长，所以我选择了其中我最有经验和体会的一个方面——荒野体验的一些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我对这本书的感受。

荒野体验，是一种在西方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活动，近十几年来，国内也开始开展

类似的项目。引用书中Robert Greenway（一位探索生态心理学领域长达三十年的荒野活动领导员）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带领人们“尽可能地深入最偏远的荒野，也尽可能进入自己最深的心灵之中”的旅程。我在此摘录作者从一次荒野旅程归来写下的几段文字，希望能够让大家明白荒野活动的大概进行方式，以及这种旅程所能引发的一些生理与心理变化：

这一次的旅程里……我们採行某些游戏和活动架构，深知这些方法将帮助彼此从向来熟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此刻，就在我们全新

开敞之际，感受与了解的能力进展到从未预期到的深度。我们才惊觉原本对自己敝帚自珍的预想，竟是如此局限。

我们曾每天纵身跳入尚浮着残雪的冷冽溪水来唤醒身体，在黎明之际坐上山巅恭迎初阳，独自或是共同轻吟着无意义的音调；也曾共同祷告、共同苦笑、分享彼此的故事，一起静默良久；还曾同在某个温暖的早晨，让那对姊妹的父亲教我们踢空罐头的“正宗秘方”时回归童年时光。

原本我们就像要寻找圣杯之旅的英雄一般，想要找到鲜明而重要的画面，以便引领我们的生命，帮我们决定接下来的方向。结果我们却在身旁发现许多微妙而精巧的细致美景……

我们还没完全了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但距离感就这样消失了，每个人忽然对自己完全开放，也对彼此完全敞开，真心地拥抱着这潭、这河，更扩而拥抱这片荒野，拥抱“另外那个尘世”，也拥抱整个地球，整个宇宙。

我们彼此真诚地互望，安享清明的眼睛、健康的身体；大家时而欢笑，时而泪流，彼此好像第一次见面般清新，又如没有任何距离存在一样。

……

那一夜，在别离前最后一次围圈时，姊妹花中的小妹说道：“现在我准备好要回到另外那个尘世了，我选择不再让这样的一天变得平庸无奇。”

也许读者已经发现，文中叙述的这种重建自然与心灵的连结的体验，是一朵有

三片花瓣的奇葩：一片帮助我们重建与自己内心的连结，一片帮助我们重建与他人内心的连结，一片重建我们与自然心灵的连结。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合一，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相遇，自己的存在与自然的心灵紧紧相系，可以说是生态心理学的愿景，也是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迪：它让我在观照自己内心的同时，也学会去观照自然的心；让我明白自己一直以来看似社会性或物理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实质源自自我和自然母亲的长期精神和肉体上的疏离。因此，我可以通过拯救大地，学会拯救自己；或者通过学会更好地爱自己，从而学会更好地爱大地母亲。

我一直说，我上大学以来，其实最想读的科目，不是我读过的法语系、文学系，也不是我正在读的多元整全科学系。我最希望终生学习的，是治愈系，或者说，学会爱自己、爱生命。我想要解放自己的身心，治愈自然母亲，和野生动物一样，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而这本书，无疑是我在学习治愈和爱的教育道路上的启蒙恩师，一条开启生命和心灵奥秘大门的密匙。我现在把这条钥匙送给正在阅读的你，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一起，探索爱和自由的秘密，开启身心，拥抱大地。

赖璞玲

2012年10月1日月曜日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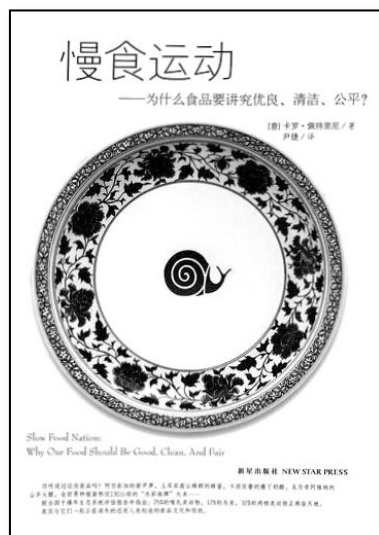
于英国德文郡北部橡树森林，
阴晴不定的天空下 ■

4. 在古代中国，和现在的日本、韩国、朝鲜，一星期以“七曜”来分别命名，星期一叫月曜日。

不仅仅是“慢”和“食”

——我视觉中的《慢食运动》

文_咖啡(梁绮培)



编者按

2012年初,广州一群关注可持续生活探索的年轻人发起了一个关于慢食运动的读书会,通过共同学习、议题探讨等形式来重新考量食物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本文的作者咖啡,这次读书会的主持人,另一个身份是广州街坊情的核心成员。她和她的团队一起,经常行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发掘和宣传最具风情的本土文化,为高速发展的城市注入一股温情的力量。“食物是一个地区的产物,代表了发生在那块土地上的事、物及其历史,也代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生活在城市,也可以通过你的餐桌来共建生态。

《慢食运动——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公平?》是国际慢食运动的经典作品,也是运动创始人卡罗·佩特里尼的巅峰代表作之一。作者不是条条框框地说教

提倡“慢”和“食”,而是通过此书收录了日记,美食体验,与农民、农业商贩、农产品消费者、美食界、教育界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对话,让我们亲炙慢食精神的全貌,倡导

大家从如何选择优良、清洁、公平的食材开始,探讨当今全球化、过度工业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从而引导我们反思生活各方面,如何让失落的真正美味重返餐桌,让传统的智慧光辉重新绽放。

卡罗·佩特里尼不止一次在书中重点提及:吃是一种农业行为。他呼吁大家用更多精力关注食物从产地到餐桌的全过程,并通过力所能及的行动来改善目前工业化农业给世界带来的可怕局面:诸如长时间维持当地生态平衡的物种迅速消失、坚持优质小规模生产和传统农业的农民日渐失去生产资本、种子公司-农药-化肥产业利益链造成“越扶越贫”的恶果、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的急速消失、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常识未能得到推广……所以,卡罗以《令人担忧的景象》为开篇,首先引起读者反思。按照作者的逻辑,改善这样的局面,我们每一名公民可以从自身日常生活开始行动,首先改善我们每天必须的“食”!

大家的美好记忆,似乎都会跟食物、跟农业社会有着密切关联。无论是准备简单的零食还是丰盛的应节食品,大家都会去市集搜罗各种食材,为这些生活的小片段或重要日子的重头戏精心准备。在人来

人往的市集里,家庭式农户将农产品从土地直接带到市集售卖,他们落力¹推销,街坊²细心询问关于食物的情况,大家更会闲话家常。小时候逛市集的场面我仍然记忆犹新:小贩谈生意经、家庭主妇(家庭主夫)谈煮饭经、学生谈玩具游戏经,楼上的居民探头问小贩有没有哪种货品……而我,总记得那里可以吃到丰盛早餐的那份幸福感。这种以食物作为媒介的沟通,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让传统市集留有独特的人情味。长大了,更明白市集在社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它像是社区的动脉,居民生活所需、日常交际,都在这个舞台上演。我想,市集呈现的,跟慢食运动提倡的理念有很多吻合之处:将餐桌摆在生活的重要位置;保护和发展当地美食以及文化;提倡坚持优质的小规模生产;以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方式,让本地特有物种得以延续;促进地方农业与社区的永续发展。

食材带回家里后,会分发给每个力所能及的成员帮忙准备。过程中,长辈会边干活边闲聊,孩童总能从中学习到关于食物的知识,并通过参与食物的制作,慢慢懂得尊重食物乃至每个生命个体。显然,这些并不是所有长辈都能用明白的语言表达

1. 粤语,意为卖力。

2. 粤语,意为邻里、居民。

出来的,但参与和潜移默化比说教更直接和深刻。

书中,卡罗的笔墨更多在欧美的景象上渲染,但透过他的日记和分析,总是很容易勾起我们对食物的感受及记忆。我始终忘不掉一些关于食物的场景:小时候感冒发烧,我妈妈总爱给我煮丝瓜鱼片通心粉。丝瓜一定选本地品种,短小而皮薄肉厚的那种;鱼片是新鲜鱼制作的。非常简单的食材,但瓜清甜,鱼鲜嫩,粉软滑,汤香甜……至今我早已忘记了小时候感冒发烧的痛苦,然而那一道通心粉的味觉感受仍然深刻。

当然这些片段在记忆中都像贺卡一样,平静躺在房间角落,偶尔收拾房间才会拿出来作一番回味。在读此书的过程中,这些卡片又被翻出来,摆在房间中最为显眼的位置了。我不禁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很多有别于主流价值观的思考:传统农业被社会发展所忽略,甚至被看成阻碍社会发展的罪魁祸首,农民和农业生产未得到应有尊重——这也是卡罗在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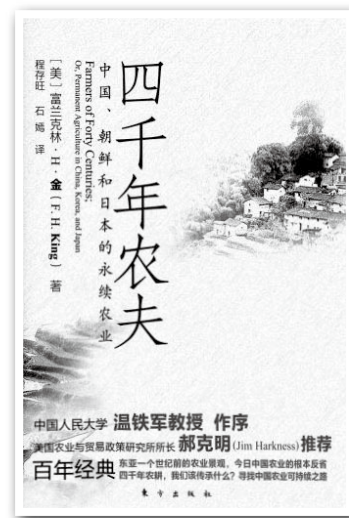
提倡公平所强调的:我们必须探寻工业化农业以外的一种农业模式。现今工业化农业的确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慢下来,重新认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之给出客观的评价呢?当食物生产变成流水线,生物的多样性不复存在、全社会急促催同致使语言的多样性不复存在、各地独具特色的美丽城市急促腾出空地建造钢筋与玻璃幕墙建筑致使各地独有的美丽不复存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慢下来,重新去思考发展的模式呢?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慢食运动可以涵盖小到个体生活,大到人类社会、整个地球生态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慢”和“食”了,正如封底(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摘录的话所说的那样,“慢食运动所保护的不仅是一种物种、一种食品、一种工艺、一种配方,更重要的是保护一种传统、一种文化。慢食运动也不仅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告诉人们如何保持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态度”。■



四千年的农夫

文_郝冠辉



编者按

19世纪初,经历工业革命后的美国农业正全速向机械化、化学化的方向发展,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的农学家富兰克林·金到中国、日本、高丽探究传统农耕体系,对东方人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的智慧大为赞赏,回国后写成了《四千年农夫》一书。一百年后,中国农业正处在与当时的美国极为相似的境地。四千年的智慧,要再次与我们失之交臂吗?本文的作者小郝,通过运作沃土工坊¹,通过CSA²,和生态小农一起,延续四千年的文明和智慧。

1. 沃土工坊是2006年初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草创人员是一个城市的反思群体,关注“人身心健康与土地健康”之间微妙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来自商业社会中“城市-乡村、农夫-土地”之间的掠夺关系。“沃土工坊”的寓意是“在行动中滋养我们的心灵和土地,寻求健康、和谐的社会发展方式。”2008年开始,沃土工坊开始希望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开展社区支持农业,希望既可以支持到农户的生计,又可以让消费者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健康的农产品,同时可以支持工作人员合理的收入。目前沃土工坊拥有500名左右稳定的消费者,支持到上百个合作农户的生态种植,以及传统手工艺的延续。

2.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CSA) 又译为社区为本农业或社区协力农业,其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德国、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对环境友善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的小区域公平经济合作方式。现在,CSA已经在各地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草根组织在实践CSA的同时,都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经验。

四千年

如果仔细去思考,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书名,似乎作者特别对“四千年”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四千年意味着什么?

我在大学里读水土保持的专业,当时在图书馆里读到过一本书,至今印象深刻。那本书叫《表土与人类文明》,作者从农业的角度去论述,为什么历史上那些辉煌的文明会消失,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要知道古代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只有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作者通过考古的分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表土的流失。这些文明往往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因为不懂得永续地利用土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饥荒;饥荒导致战争,最终这些文明一个个消失了。

这并不是奇怪的事,金博士正是看到美国大陆进行耕作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北美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才会想到来到中国考察,探究中国的农业经久不衰的原因。

而这些原因,正是被我们今天的农业专家包括已经经历过现代洗礼的农民朋友们,所认为落后的、嗤之以鼻的:塘泥、人粪尿、土炕灰、作物套作和轮作……殊不知,这些正是构建了我们五千年文明的根基。

贵为美国农业部土壤研究所所长的金博士,应该没有料到,100年后的今天,当时被他所推崇的中国式的永续农业已经被当年他所反思的西方式的现代农业所取代,而且当几年前我们开始反思,开始希望能够走永续农业的道路时,所能接触到的是美国式的有机农业技术、澳大利亚的永续农业、韩国的自然农法……直到今天我

们很多有机食品的经营者仍然认为,美国的有机食品、德国的有机食品、日本的有机食品是最好的……

这并不奇怪,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崩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农业,还有我们的文化。

农夫

消失的还有我们的农夫。什么?那些耕地的人不是还在吗?

但是农夫已经消失了。

法国的人类学家孟德拉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农民的终结》。书中记述了法国的农民在采用了杂交玉米种子之后所导致的“农民的终结”。新的杂交种子是农民所不熟悉的,过去农民依赖自己所掌握的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经验就可以耕作好传统的品种,现在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所谓的专家……新的杂交玉米,并不能用于当地传统的畜牧业,只能被收购去做加工,种养结合的传统消失了……当这些东西消失之后,农民不能再称之为农民,只不过是“农业工厂”的工人而已;而土地也不再是神圣的土地,只不过是生产的车间而已了。

这些就是短短几十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故事。

在集约化、规模化的过程中,靠着传统的种养结合、多样化种植和经营维持了几千年的小农几乎消失了。没有了种养结合、多样化经营构建的循环体系,农业只能被变成大量的外部投入和外部输出。农民在种植时使用大量的化肥造成污染,同样工业化的养殖场因制造大量的动物粪便造成污染。单一化的经营同时也导致农业就业的大量不足,从而使农村劳动力大量

外流,农村从此萧条起来……

在极端的地区,比如广西的蔗农,他们的唯一的经营对象就是甘蔗,每年先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种植甘蔗使用的农药化肥(一个地区单一化的种植,必然导致农药化肥越用越多)。然后等到收成时,把甘蔗卖给糖厂,换成钱。再用钱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稻米、蔬菜、肉类等等,几乎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用金钱来购买。农民对自己生活是没有把握的,命运完全操纵在糖厂的收购价上。

回归回归,归向何处?

五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艰难的回归》,激昂地提到:

要想帮助农民,我们必须首先向农民学习,我们的技术必须根植于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文化和生活!如果认为仅仅简单地照搬国外一些地方的经验及其知识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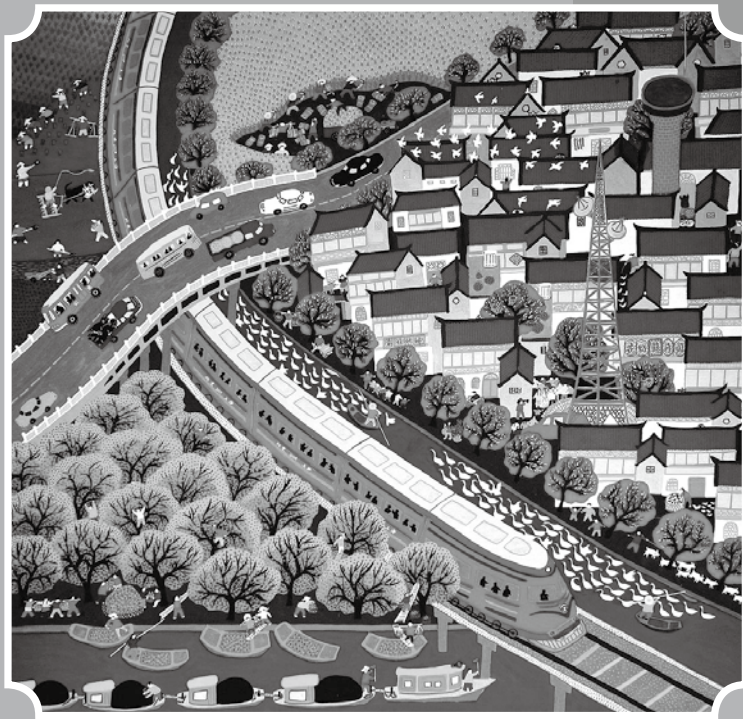
体系就可以帮助农民,那么,我们无疑是轻视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三年前,第一次来到广西秋哥的农场,我是那样的兴奋和感动,因为我看到一个农夫正在重新构建农业的种养结合体系,正在构建被现代化所摧毁的属于农夫的自信和幸福感,正在构建农村的价值和生活,正在构建曾经失去的美好田园……

这就是这么多年,有机农场越来越风靡全国,遍地开花的情况下,全国的CSA合作伙伴们仍然坚持的,支持生态小农的信念。因为这些小农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也正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可以延续下去的希望……

CSA并不仅仅是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是我们要找回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生活! ■





前言

文_周衍

缘起

社区伙伴对“返乡”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返乡青年”第一次以专题形式做文本亮相，是在对话文集《让梦想扎根》¹中。此后，它并未被束之高阁，而是在社区伙伴及其伙伴网络的进一步推动支持下，循着更多返乡人的真实及具体情境的脉络和经历，被深挖和延续下去，进而成就了这期《比邻泥土香》中的“返乡青年”专辑。

这一持续的关注和努力，并非简单的重复。

与数年前相比，今日中国内地的返乡青年们，其实已呈现出诸多各异的姿态和走向。无论从地域上，社会文化土壤上，年龄层上，以及返乡的途径、动力以及呈现的特质上。

就像这一期《比邻泥土香》中的返乡青年个案，虽然与《让梦想扎根》中的返乡先行者们之间有很大的内在延续性，却也呈现出更多元丰富的精神气质和面貌。

“相遇”/“重逢”

这个不大的“返乡青年”圈子和它的关注圈里，冥冥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与渊源。

2008年在广州番禺，社区伙伴组织的乡村建设工作坊上，返乡作为一个话题被提了出

来，此后借由编撰年轻人对话文集——《让梦想扎根》的契机，社区伙伴及其合作伙伴们开始对一些涌现的返乡青年案例做了细致深入的跟进和支持，进而有了后来在安徽南塘的两次返乡青年工作坊，以及与返乡青年杨云标的相遇及互动。

两次返乡青年工作坊将返乡人和支持伙伴们“串”在一起，与其说是主题讨论会，更毋宁说是一个仪式：见证返乡人彼此的交会、扶持、和相互致意。

《让梦想扎根》中记录了2010年的第一次返乡青年工作坊；而今年8月，借着社区伙伴CSA实习生就“返乡”议题的毕业礼，第二次返乡工作坊得以再度在南塘进行。而这一次应邀与实践CSA的年轻人们交流的六七位返乡青年中，就包括了本专辑的四位主人公：河南登封的王宁、云南迪庆“江边”的葛若梅、安徽阜阳的刘全影，以及两次工作坊的东道主和协作者，社区伙伴的老朋友：杨云标。

这一次重逢，或许是CSA和返乡议题的配搭，或许是机缘巧合以及返乡青年们的用心，我们尝到了些不一般的滋味——每天早上，我们会溜到南塘合作社以生态和自然农法种植的一亩二分自留地里，“顺”一些甜美的小西

1. 2012年社区伙伴出版，全名是《让梦想扎根——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对话集整理和记录了社区伙伴在过去几年推行青年实习生计划的经验。一群追寻理想的青年人和相关领域的师友、或其他青年伙伴之间展开多样而丰富的对话，探讨对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的体验和思考，展现他们一路走来的成长经历，以及对与主流选择迥异的“另一种生活”的探索。这些探索和反思涵盖了年轻人个体成长、成长环境和网络平台、对相关社会议题的参与和思考等不同层面和角度。该书可登录社区伙伴网页下载：<http://pcd.org.hk/zh-hans/有用资源-刊物>。



红柿和新冒出头儿的小黄瓜做早餐，这也是云标和两位新一代返乡青年芳芳和付丽正筹建的“青年绿色食堂”的小基地；而我们的一日三餐，则被全影两妯娌从田里亲手采摘、或向村里大爷大娘们收购的几箩筐饱满漂亮的黄瓜、苦瓜、青椒和落花生们，装点得清香

可口；也提前领教了全影正力推的阜阳有机农产品“品尝会”。王宁把家乡登封驰名的少林寺素点心带来南塘与我们分享，被我美滋滋带到云南江边送给当地的传统老农人朋友品尝；而工作坊之后，一位CSA实习生慕名造访江边，和我一起尝到了阿梅亲手做出的秘制

浓香米线、清香的烙饵块和糍粑……这些，是舌尖上的滋味与心中乡情的传递和分享。

“寻根”：从戏剧到日常；从抵抗到和解

这也应和了本次专辑希望传达的味道——有温度的日常返乡生活。

过去的返乡故事，总给人沉重压抑感。因为其逆城市化主流而动的特质，“返乡”路更多呈现为一种“抗争”或“抵抗”，甚至是惨烈而决绝的，需要“对抗”整个社区，以及父母家人。

回看《让梦想扎根》中的返乡故事，无论是河北的波仔英子、安全磊夫妇，还是台湾的正扬阿兰妹，作为承受诸多社会社群压力的返乡先行者的代表，他们都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抗争”阶段：面对社区和家人的不理解及拒斥，面对压制自由个性和女性的乡土老旧传统，面对长驱直入深入到生活方方面面的资本主义、物质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触角等等。他们的抵抗被纳入文化变革、社会运动的脉络，成为旗帜。无论成功抑或屡败屡战，“返乡”在公众面前呈现的戏剧性、象征意义和张力，远远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平淡相守和柴米油盐的寻常滋味。

这些故事的凌冽和震撼，让我每每去想，返乡人的日常乡野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而这一期专辑，给了我们空间，去试图“回归”，表达出返乡人们带着日常温度的生活化的一面。

返乡是一种生活，是最细微平实的衣食住行，在乡村间自处、在人群里融入是返乡生活的根本常态，是要每分每秒踏实温暖地活出来；它绝非理念先行的，而是平凡琐碎而绵长的践行，是活泼田间地头的生命力。返乡的可

持续和常态化，也因此需要不断的“和解”和融入，是认同的建立，而非铿锵的“抵抗”。

于是在下面的故事中，年轻人们呈现更多的，是温和地寻求“和解”的努力，是即使在重重艰难和挣扎中，也试图和所在社区以及人群更多融合与衔接的力量。

而这背后的动力，是一种面向原生社区的“寻根”：重新找回自己在乡土的根，找回个体与社群及土地的联系。而在年轻人的探索中，社区“寻根”与“传承”相映相生，无论对传统农耕文化、乡风民俗、生态文化的寻找和继承，对特定族群文化、家族传统和历史的认同传承，还是对传统技艺、饮食生活文化、村庄信仰、社群互助合作文化的探索继承等等。

这也是编者的一点调整和变化——不再将“返乡”看作一个沉重的、充满社会使命感和承载宏大期待的议题，或一次嘹亮吹响的、试图抵抗或伸张什么的号角。恰恰相反，它更多时候是“私人”的，是返乡青年们自我选择下的一种生活形态，一次从城市转回身、心怀乡愁面朝乡土的“寻根”之旅，是一种低头默默吃力劳作、抬头又需微笑面对密匝人群浓重乡情的生存状态，返乡的日子蛛网般编织和蔓延开来，看不见摸不着，却坚韧无声地延续着。

返乡也未必就是一辈子的驻守、斩钉截铁的理想宣称，它可能只是生活的一个阶段、一次努力的态度和真实的姿态，在跃身一试之后，也许永远扎下根来，但更可能经历剧烈的反复和摇摆，甚至索性再度离开，开始另一次漂泊和远行。

于是，让我们先以柔软开放的心，安静下来，倾听每一个年轻身影弯下腰去劳作的声音——



文_郜璐莉 图_王宁

安土敦仁归朴园，
修身毓慧垦心田，
经世济民诚其意，
耕读传家顺自然。

希望更多的返乡青年能诗意地栖居在生养我们的土地上，简简单单而又乐趣多多，每天跟随大自然的节奏去作息，品尝自己甘甜的劳动果实，守护好我们的星球家园！——王宁

8月9日早晨7点15分，王宁吃完妻子做的早饭，两个荷包蛋和烤馍片，走出家门。这个时候，刚满两岁的女儿还在睡觉。

在路口坐上8路公交车到城郊，等着搭同事的顺风车前往登封以西20公里外的石

道乡政府，他上班的地方。等了快20分钟，终于有个同事的车开过来。8点30分之前，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用指纹签到。

王宁在乡政府分管工会工作，一到办公室，就被派了任务，去一个村子处理拆迁

户的事儿。响应省里生态廊道建设的号召，好多地方都要迁走离道路太近的住户，种上树，这样开车路过时道路两边是“漂亮的”。王宁已经当了快三年的大学生村官。很多村官往往还没分到村里就被“截留”下来，以完成乡镇政府指派的工作。

处理了拆迁户的事情，应付完一个必须参加的饭局，下午约两点，他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来到乡政府以北5公里的老庄沟村常家门，那是一段山坡路。登封背靠太室山，西靠少室山，多丘陵。常家门村子半山腰的一片平地上，他租了约5亩地，用自然农业¹的方式，种下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根达菜等，他给自己的农场取名：归朴农园。这个名字来自老子的《道德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位于中岳嵩山南麓的登封保留下不少历史文化古迹：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祖庭，中岳庙是五岳之中规模最大的道观，嵩阳书院则是北宋鸿儒程颢、程颐兄弟讲学之所，宋明理学的发源地之一，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登封成为“佛道儒”三教荟萃之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一个缩影。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文化在王宁的血液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闲时常作诗以抒胸臆，词句中多有中原地名与典故。

但在十多年前，他总是想一而再地离开这个地方。

生命的循环

就像追逐时尚的人们，都以为在往前走，往前走，但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来竟然在复古。生命也一样，多年后回过头来一

看，居然画了一个圆。

今年8月初的安徽阜阳南塘村，返乡青年工作坊上，每个人都在画自己生命的河流，大多都是向前或者向上的流向，唯独王宁画了一个圈，将近十年的时光里，他走出登封，又回到登封。

高中三年，由于对那种僵化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叛逆的王宁希望将来离家越远越好，离城市和人群越远越好。于是2000年高考时，18岁的王宁考上了陕西省杨凌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业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那样就可以去沙漠，就不用见人了。同专业的同学里他结识了后来致力于做乡村发展工作的黄志友与郝冠辉，由于对环境的共同关注，他们一起在学校做环保，先后考察了陕西榆林毛乌素沙地、甘肃腾格里沙漠、青海柴达木盆地沙漠、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环境保护，并参与了西安大学生绿色营的环保活动以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义务环保协会的创建……2002年因为参与大学生绿色营和自我外出考察，王宁还曾休学一年。

2005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又考取了新疆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来到乌鲁木齐，这回离家更远了。当时王宁真心希望留在西北，建设边疆，他在诗里把新疆当成了新的故乡：

千里赤地赴边疆，
艰难险阻未思量，
唯爱幽草原上生，
拜师求索新故乡。

但这时，一个对他的生命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2006年11月王宁开始做学校安排的实验。4个月后的一次例行体检，王宁被查出

1. 自然农业是指与自然秩序相和谐的农业。

患了轻微脂肪肝,照理这也不是很严重,但半年之后,竟发展到重度脂肪肝,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生命危险!医生诊断是——中毒。原来,王宁研究生所学专业是草业科学,经常要试验各种有毒的化学试剂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这些化学试剂都有一定的生理毒性,而实验室的通风换气条件都不好。医生建议他立即停止做实验,吃药保护肝脏。休息了三个月回到学校后,王宁就申请从原来的实验室调到不接触有毒化学试剂的实验室。

这时,王宁开始对所谓的科学研究感觉厌恶,开始“深刻反思当前这种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化学农业,严重依赖抗生素、激素、合成饲料的畜牧业以及靠各种添加剂支撑起来的现代食品业。我们竟然用有毒有害的物质来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这种生产方式对生产者无益,对消费者无益,对整个生态环境无益”。他希望找到另外一种对自己、对环境、对整个人类都更好的途径。王宁常想起一位因病去世的同学,和他相比,王宁觉得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就想把自己剩下的生命做一点更有意思、更健康、对地球更好的事情。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王宁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大学时代的好友黄志友那时已经在探索社区支持农业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²工作。他跟王宁说,你赶快来农场吃好东西。王宁就和妻子小冯一起申请了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在农场待了十个月,边劳动,边学习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乡村建设、城乡互助和环境保护等相关

知识,边吃“好东西”,没多久,病就不知不觉好了。

实习期间,王宁参加了社区伙伴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可持续农业本土经验整理写作工作坊”,见到了在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开展生态农业的同仁们;又去香港参观了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大埔运头塘邨共同购买市场、社会企业自在生活等。他被深深地鼓舞了,“我知道,我找到我今生的道路了,有那么多同仁们都在实践,在奋斗,我想我应该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王宁觉得应该回家去了。当初的叛逆已经过去,经过了近十年,王宁早已成熟,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故乡的种种情感从心底浮了上来,“当我们感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愉悦与冲击之时,我们忘不了自己在田野上度过的五彩缤纷的童年,忘不了那些美丽的田园山水,忘不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勤劳与朴实,因为我们深深地爱恋着自己成长的地方”。

2009年4月21日,王宁和妻子离开北京。在外面绕了一大圈,转来转去,又回到故乡嵩山脚下。

健康的土地=健康的食物=健康的人

两年前,依然是南塘返乡青年工作坊,王宁写了一首返乡励志诗:“沃土归朴嵩山下,颍水之畔耕读家”,他希望在嵩山脚下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在颍水河畔能复兴耕读传家的传统,他要在家乡做两件事: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推广民间图书馆。

回家没多久,王宁就开始着手行动。当务之急就是找地,找有山有水环境好的地。

2. 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西,是由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共建的以市民参与式合作型现代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基地,同时也是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前身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其多年积累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公益网络基础上的新探索。



归朴农园远景 (图片提供: 罗靖)



为了让消费者了解为他们种植健康食物的农夫,王宁和耕作者一起亮相。(从左至右:景巧、陈群、高黑妮、王宁)

归朴农园立夏时节槐花香。

5月，他在妻子小冯的娘家，登封市区以西约25公里的君召乡海渚村，种了一亩多地的花生和糯玉米练练手。俩口子也住在那里，准备以此作为自己尝试自然农耕、做真正农夫的出发点。但5个月后，两人不得不离开农村，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大了。虽然刚回乡时充满了信心，但回到家乡后却很快发现自己就像一块小石头投进了茫茫大海，只会产生小小的短暂的涟漪；那时“整个登封估计除了我们俩没有其他人知道什么是CSA，什么是自然农业和有机农业这些理念了。”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妻子小冯默默的支持。后来王宁考虑到在家乡做CSA，不仅要做土地上的事情，还要在城市里和消费者沟通交流，再加上10月份小冯怀孕了，而村子里地下水和土地污染严重，为了母子身体健康，他们搬回登封市的家里。

正好在2009年11月，王宁考上了大学生村官，在东华镇分管全镇的林业和王村的日常事物。当时的设想是借助国家的政策和乡镇政府这一平台更好地开展工作，尝试以另外一个身份去宣传推广社区支持农业。而且这样至少有1500块钱的底薪，可以支持自己做乡村建设实验，政策也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并带动当地农民提高收入，这也是他认同的半农半X生活³。

当村官的过程对王宁来说是痛苦的，基层政府的一些工作弄虚作假，让他难以忍受。他动摇过，想干脆跑去郑州的公益组织找份工作算了，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继续扎根，“为了理想，坚守信念”不是大话，

是王宁的心里话。

东华镇在市区以南10公里，离王宁的家不太远。王宁陆续在镇里看了4块地，其中一块现在还种着不到2亩的玉米，但仍不是他理想的归朴农园。几年来，前前后后，他在郑州和登封周边乡镇看了十几块地。朋友建议他去郑州，但看了两块地都离城市太近，他又不喜欢大城市拥堵的交通和浑浊的空气，也作罢。直到2011年底在石道乡老庄沟村找到这块地。其实王宁早知道这地，那是朋友高志阳家的，但因为离家太远，他一直没下决心选择它。高志阳也是大学生村官，在石道乡政府工作，自己也有那块地上办了个养兔场，周围有好几亩空地，都是他拿自家的地跟村里人一块一块换出来的。王宁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宣传给了高志阳不少影响，这次在返乡青年工作坊上也见到了他。

这块地很不错，虽然处于半山坡但很平坦，有清洁的水源，周围一片高大的洋槐树林，既调节了小气候，又挡住了其他村民受农药化肥污染的地。立夏时节，串串槐花挂满枝头，清香扑鼻，还可以把它抄水晒干蒸包子。郑州的消费者来参观时，农场蒸了好多槐花包子招待大家。高志阳的养兔场也能提供一部份兔粪作肥料。王宁只用兔粪和羊粪作肥料，因为兔和羊吃草，粪里没有那些合成饲料的残留。

王宁陆续请来自己的亲戚和老庄沟村的几位农民帮忙种菜，都是妇女：陈群、高志阳的妈妈景巧、高黑妮、景姐、雪霞姐。常家门是个自然村，本来就没几户人家，成年男人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这

些妇女。找到耕作者，第二步就是要让她们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化肥农药种植方式盛行以来，她们已经习惯了杀虫剂、除草剂、各种化学合成氮磷钾肥等，根本不相信离了这些能种好菜。为此，王宁尝试用各种方式把“健康的土地=健康的食物=健康的人”的理念带给她们。他收集各种资料，做成一个50多页的幻灯片放给她们看，把可怕的食物安全现状、农药化肥滥用的可怕后果、转基因的风险、快速长大的家禽家畜问题以及什么是生态农业等内容一古脑儿放进去，图文并茂，一些可怕的画面看得她们直抽冷气。王宁还介绍了全球各地进行生态农业和社区支持农业探索的案例，告诉她们有很多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王宁的姨妈陈群是最早在农场帮忙的，王宁还曾带她去武汉参访那里的消费者共同购买。王宁给他们这个团队起了个名字：登封CSA实践小组。

2月，王宁与高志阳正式签下租地合同，4月申请调到石道乡工作。从2月到6月，王宁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上，带着几位大姐一起平整土地，规划种植，水、电、路重新维修。高志阳在那儿盖了三间简易砖房，顶上铺的是石棉瓦，到了夏天闷热异常。3月，归朴农园种下了油麦菜、上海菜、香菜和根

达菜，黄瓜、茄子、辣椒和西红柿也已经育苗，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王宁觉得心里特别快乐。

社区支持农业，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王宁的初衷是登封的普通老百姓能吃上这样的健康蔬菜，但他也知道，这在小城市是很难做到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观念。今年2月，王宁与郑州的河南乐和生活绿色消费联盟签订了订购协议，有四十余名消费者订购了归朴农园的蔬菜，其中一些是华德福学校的家长。绿色消费联盟的发起人姚卫华现在是自然之友河南小组的组长，同是自然之友会员的王宁跟华子很早就认识，互相的信任也很容易就取得。对于小农场，这样的合作形式王宁挺满意的：他自己擅长做土地上的事，华子擅长做消费者工作，各有分工，他自己也不用花精力去找销路。因采用自然农业的种植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归朴农园的蔬菜比超市便宜近一半，而且由于菜量大，订户一时又不算多，所以每次配给消费者的菜都比预订的要好几斤，这样算下来，就更便宜了。

农园里种了近四十种蔬菜，按季节种植，不种反季菜，春天一来，消费者就陆续吃到了：4月的油麦菜、空心菜、青菜、茼蒿……5月有了生菜、木耳菜、樱桃小萝卜、



高志阳的兔子

3. 概念来自于塩见直纪(日本)所写的《半农半X的生活》。所谓半农半X，就是一方面亲手栽种稻米、蔬菜等农作物，以获取安全的粮食(农)；另一方面从事能够发挥天赋特长的工作，换得固定的收入，并且建立个人和社会的连结(X)。一般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的版本，出版时间为2006年。

小白菜……6月到10月品种最多，当地能种植的蔬菜几乎都能吃上。每次配菜妻子小冯和王宁都要来和大家一起来做。四五百斤菜，每个家庭所订的品种和数量又会有不同，要把这些都配好，常常得干到深夜。菜地是在半山坡，还要把菜一趟一趟运下坡，再装车。有一次下大雨，上上下下地不方便，他们用一个废弃的浴缸把菜从坡上滑下去。6月份，王宁父亲突发心梗住院，母亲一直在医院陪着，夫妻俩每到配菜时就得把不到2岁的女儿送放外婆家，以至后来一到周末就知道要和爸妈分开，每次都哭得很伤心。虽然辛苦，但每次配菜仍然是王宁最开心的时候。看着一筐一筐的菜，收获的喜悦在心底弥漫着，也感觉得到土地的神奇。

种菜的这段时间，王宁读《道德经》也读得越来越有感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

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很认同上海的贾瑞明在《我为什么选择做农民》这篇文章中说的，自然农业不应该界定为一门农业技术，更应该是一种人生态度，农作者要把农业看作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协调一致的合作关系，要有一颗不强求、不妄为、不自欺、不欺人、诚实感恩的农心。王宁觉得，自己虽然从大学读到研究生，前前后后学农业学了七八年，最后才发现，一直都是在书本上和实验室里谈农业，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在农田里体验四季的轮回和植物的生活。他要让自己补上这一课，也喜欢带孩子去田野和自然，希望现在的孩子们都有机会体验大自然的神奇。

联盟的消费者要求每周一早晨送菜，而周一王宁得上班，送菜的工作只有妻子小冯来做了。他们雇了辆运输车，为了避开

郑州的上班早高峰，凌晨3点多就出发，经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到达郑州，然后往七八个配送点分送，午饭前赶回登封。这么多年，王宁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小冯在身边陪着：从到新疆读研究生、生病休养，去北京小毛驴农场实习，到回家乡后的所有探索。虽然小冯有时也埋怨王宁为了理想不顾家庭，但丈夫的每一次“折腾”，她仍然在旁边默默支持。可以说，对于王宁的理想，小冯是第一个支撑者。

续一个耕读传家的梦

王宁的家住在登封市日畛街，“日畛”两字来自清朝的一代名臣——景日畛。景日畛是登封人，曾当过乾隆皇帝幼年时的老师，曾三次主持科举考试，其所选拔人才，后皆为知名人士。晚年他辞官归田，著书立说。在王宁看来，景日畛是他耕读传家理想的老前辈。

“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耕田可以事稼穡，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从今天开始，关心食物与健康，关心农民与土地吧！耕读于今日则意味着读书人和农民的互助与合作。协同发展，诗意地栖居，更有尊严的生活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王宁《绿色嵩颖青年耕读合作社倡议书》

中原传统文化中的耕读传家理念深深地影响着王宁。过去，许多家庭的门楣上都题着这四个字，而现在则多是“家兴财源旺”，面对物质主义的膨胀和精神的日益退缩，王宁希望能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作一些挽回。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凭着两口子十几



王宁特意在牌匾上加上“总馆”二字

年积攒下来的一千多册图书，还有心平公益基金会、北京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等机构及一些朋友捐赠的书，2010年9月，王宁和妻子冯润霞创办了登封市首家民间公益图书馆——沃土归朴耕读图书室。王宁还为书屋写了一首对联：

万卷书中觅知音 读遍古今中外同创书香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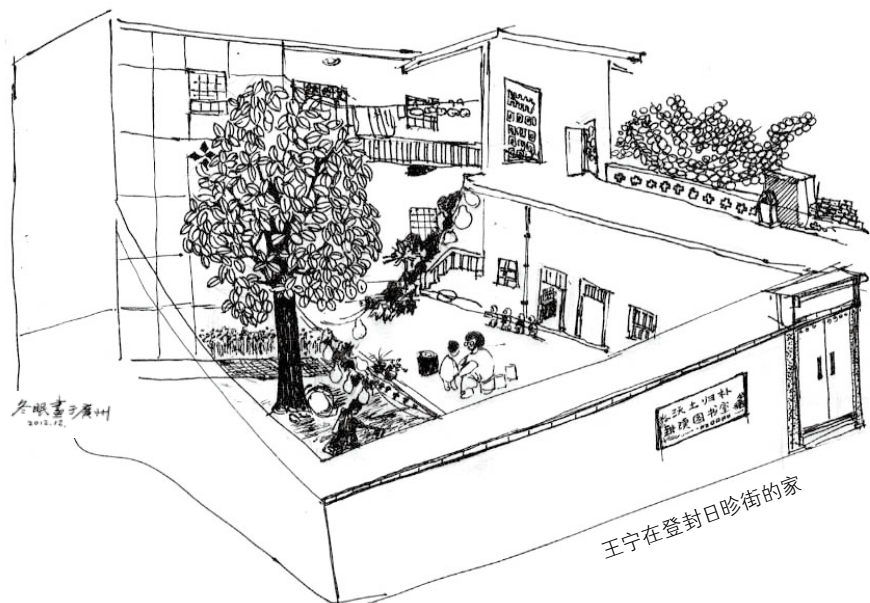
千里路上寻同志 行尽东西南北共建公民社会

他们有着美好的愿望，希望将它发展成一个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平台：在社区通过免费的图书分享推广阅读和终身学习理念；图书馆采用自助服务，培养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促进社区居民关注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鼓励社区团结互助。

图书室最初设在离王宁家不远的巷子口，他们租用了一间小房子，书架是用废弃的木板、玻璃板和砖块搭成。管理图书室的，仍然是妻子小冯。夏季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冬季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6点，除去吃饭和午休，小冯都守着那里，只有星期日休息一天。那时他们的女儿王冯一诺（小名每天）刚生下不到两个月，小冯还要顾着回家给孩子喂奶，虽然离得不远，也还是麻烦。去年年底，他们就把图书馆搬到了自己



1、2 消费者活动
3 收成
4、5 准备配菜



家。幸好登封八十年代盖的房子都是一个小院加二层小楼，院里的一间小屋用来当图书室，也不会太干扰家人的生活。

截止到2012年6月1日，图书室共接收到了12批次的捐赠，加上自己的图书和杂志累计有3500多册。不过图书馆运转到现在，来看书借书的多数是小学生，在这个网络和电视的时代，成人已经很少看书了，王宁想以图书室为支点开展的许多针对成人的活动也做不起来，就只能跟孩子们做了。

2010年底，耕读图书室举办了第一次社区儿童绘画展，王宁和小冯把孩子们充满童真和想象力的画挂满了小小的图书室，和孩子们一样高兴。王宁因此认识了社区里的很多小朋友，也因此有机会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是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此外，他们还举办过民国平民教育家纪念展，日修街社区儿童画展和社区儿童英文书法比赛活动，并计划做乡土民谣搜集、做手工艺展等活动。

家门口的耕读图书室牌子上，王宁特意

加上了“总馆”两个字。本来王宁雄心勃勃，想在农村社区二分馆、三分馆……但一直找不到愿意合作、愿意抽出自己时间去管理的人，而没有人管理，大量图书放在那儿他又不放心，所以也一直没有开起来。现在他与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⁴合作，去到乡村的时候，或者在城市的某个空地上，铺上“快乐小陶子”送的彩色地垫，放上书，随时随地就能变出个小型图书室来。

返乡很有挑战，所以我要做

在南塘返乡青年工作坊上，问起王宁为什么要返乡，要在家乡做CSA，他给出了三个理由：一、生活在这个地球家园上，我们是有责任的；二、好玩，有意思；三、不返乡很容易，返乡很难，这么有挑战的事情，大家可以多尝试。

2009年刚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回家时，王宁是充满了信心的，紧接着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实验培训基地的成立大会，看到各地的同仁

都在辛勤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乡建事业的发展，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但回到家乡后，种种阻力接踵而来。

返乡的最大的困难，很多时候不是来自所做的事情，而是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在父亲的心目中，王宁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要么应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工作，要么回家做官，而这两样都不是王宁喜欢的。王宁想利用农村这个平台做出一番事业来，可父母觉得人家农村的孩子都要想方设法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你反而回到农村去干种地的事。不光家人，亲戚朋友也都觉得他挺傻的。有的朋友很为他惋惜，看他缺钱的时候就支援点儿。

王宁一直希望在家乡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做这个事业，他的博客不时会冒出招募“诱饵”，但至今他的支持者仍只有妻子小冯。很多时候王宁觉得“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却又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不过他很有韧性，不平衡的时候，就想想乡建中心那些前辈们的付出，想完这些，自己就平衡多了。

“如何让家乡更多的人知道并支持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从身边做起来影响和感召他们。”王宁在博客里写着，只要有机会走亲访友，他都会带着笔记本电脑，给亲戚



3月21日，突然下了一场小冰雹，地里满是斑斑点点的白，王宁时时担心菜苗被冻坏。今年是闰四月，而这个冬天持续时间本就很长，那里早晨农场的温度接近零度，他不禁在心中祝愿上天保佑农场。

朋友演示他制作和搜集的一些幻灯片，有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阅读推广之类的。他和妻子编印了两本宣传册，讲平民教育、耕读书社和生态农业理念的《沃土归朴嵩山下颍水之畔耕读家》和宣扬人生美德的《众善奉行济世良文》，各印了一百本。2010年8月7日，乘着给女儿每天办满月酒的机会，赠送给每位前来的亲朋，希望大家聚在一起不仅仅只是吃饱喝足，而能有更多精神上的收获。他知道，“在基层这样一个闭塞的时空里，传播多元的文化十分重要但其实相当困难，希望我的努力能让家乡更多的朋友去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和生活理念。”

王宁是个很耐得住性子的人，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性子太慢，参加完工作坊准备回程的那天早晨，几乎所有人都在催他快快出发，否则肯定赶不上火车，可他依然笃定地一碗一碗吃着早饭。对于在自己家乡实践社区支持农业，他也抱着踏实的长期奋斗的打算，曾经有朋友劝他去深圳办有机农场，说有个老板想投资1亿，在深圳一年就能发展600个消费者，而待在河南一年最多60个，这样的诱惑对王宁却不起作用。他在一篇文章里饱含感情地说：

“如果我需要一块地的话，首先应该是我自己家乡的地；如果我需要建设乡村的话，首先应该是我父老乡亲们生活的乡村。我不幻想我能在短期内给家乡带来什么项目，我也不期望我能振臂一呼改变家乡的面貌，我想任何工作不花上十几年的功夫是不会有有什么成效的。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在家乡好好生活了，家乡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因为我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城市上了。现在我希望我能将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我自己的家乡，投入到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

4. 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项目启动于2010年3月，通过招募社区志愿者，以他们随身携带经典的绘本或玩具书，给偶遇的孩子（0-14岁儿童）读书。

悄然的变化

——苗族青年重走迁徙路有感

文/图_杨胜文

从书本里“发现”故乡

2008年盛夏，北京奥运会在如火如荼进行；贵阳大街小巷到处是“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标语，耳边充斥或雄壮或低沉的国歌声加欢呼声。受够了闷热的寝室生活，我漫无目的地走进贵州师范大学的图书室，想借两本小书结束寝室烦闷的大学生活。在二楼图书室角落里，赫然看到《苗族简史》、《苗族迁徙史》两本发黄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借了三本关于苗族历史文化的书。

躺在床上翻开《苗族简史》，心中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民族历史能追溯到上古时代，小时候自己身边那些古老的歌谣竟然是一部艰辛的迁徙历史。从小学到大学，怎么我从来没有听说我们苗族有这么悠久灿烂的历史？从此以后，在我大学最后的一年时光里，书包里总会有一本关于苗族的书籍。



重走祖先迁徙的路

在寝室被窝里看书的时光中，才知道我们苗族是个历史悠久、迁徙频繁的民族，我们的历史可追溯到蚩尤、九黎、三苗、荆蛮、楚国等时期。苗族祖先先后经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上古时代，黄帝联合炎帝打败蚩尤，蚩尤部落迁入长江中下游；第二次是西周战国时期，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九黎部落，在洞庭、彭蠡一带逐渐强大，号称三苗国，不断遭受尧、舜、禹集团的攻击，因战败瓦解迁到洞庭湖、鄱阳湖以南的今江西、湖南山岭中，被称为荆、荆蛮、荆楚；第三次春秋战国时期，秦灭楚，苗族先民继续南迁到人烟稀少的如今湖南、湖北、贵州、重庆毗邻的大山中，被称为武陵蛮、五溪蛮；第四次秦汉至唐宋时期，部分苗族先民被迫由武陵、五溪地区，分散向西迁到贵州腹地、云南、四川等地；第五次元明清时代，部分苗族先民再次因战乱而前往西南和南方，甚至迁到海南岛及海外。

在图书馆自修室的阅读中，才知道小时候经常听到那悠扬的苗歌，是我们苗族祖先在不断迁徙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记载着祖先历史迁徙艰辛历程，传递人与人的情感。很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讲述人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这些传统文化和乡土故事立即激起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似乎找到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力量源泉。

近年来，苗寨也受到经济、信息全球化的猛烈冲击，贵州地区苗族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

变。随着社会开放度越来越高，苗族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外出工作或学习。他们走出本民族文化圈，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信息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我们苗族青年在选择十字路口迷失方向，不断遗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年青人在现代教育体制影响下摒弃本民族的价值观，忘记自己的民族历史，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低等的甚至是伪科学的。事实上传统文化和技能是本社区的幸福生活力量源泉，是苗族人民实现永续发展的法宝。

我们苗族青年人要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和技能的学习与传承。我们要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向老人学习自己的历史文化，通过活动让我们苗族青年人学习反思的视角。青年人重新回到村寨学习传统文化，进而影响到更大范围、更多青年人对苗族文化、传统生活的反思；传承苗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苗族青年人的重要任务。

自都市寻找苗乡的年轻人们

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让我在平常的生活中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贵阳有一群来自雀鸟的大学生。我们每个周末总是约在一起，白天打篮球，晚上“打平伙¹”。每一次他们总是取笑我，因为在每一次吃饭之前，我总是撕一小块肉放在地上，倒上两滴酒两粒米饭。

“不要祭祖先了，贵阳太远咯！我们的

1. 打平伙，就是平均分摊钱财而结伙吃喝，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AA制。打平伙原则上是花销均摊，但实际上经常并不是那么斤斤计较，多数是考虑在场人的不同情况，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帮工跑腿，东家则提供锅灶柴炭、油盐酱蒜。有出不起钱的，也不排除其参与，烧火剥葱，端盘子洗碗，都算份子。商量好了，一样吃喝，为的就是其乐融融的气氛。打平伙在我国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称为“酺”或“酺”。《礼记·礼器》郑玄注：“合钱饮酒为酺。”《史记·孝文本纪》：“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杨胜文走访老人



走访雀鸟鬼师



走访平祥村老人



胜文走访雀鸟苗寨老人

祖先不会坐车，来不到这里吃的。”随后一阵笑声！

“我们祖先的灵魂是无处不在的，说不定明天‘他’就会保佑我，让我找到女朋友了。我相信‘他们’会吃到的。”笑声结束之后，也总会有一两个青年敬重地说道。

这一群青年有和我同样的经历：在很小的时候总是围在祖母的身边，听着苗族历史故事长大；七岁开始离开祖母，带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希望来到学校；开始学习从没有听过的语言、从课本上看到祖母没有说过的故事。小学在村子里上学，中学就离家到县城，大学走得更远。我们总想重新捡起小时候那些美好的苗族童话故事，但体制教育下的课本已把故事弄得支离破碎。

“还记得去年过年那个事情吗？我们在杨广家喝酒，几位叔妈回来唱起酒歌。当时文华和阿吉哭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俩为什么要哭。后来我才知道叔妈她们唱的内容是‘家里太穷，父母没有能力；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让我们在外受苦了’。”杨光建说道。

吴义摇摇头说：“我们这帮哥们太无能了，当时我们应该唱敬酒歌回谢阿姨们的，可我们连她们唱什么都听不懂；我们真的需要回家学点东西。”

我们这一群飘在异乡找不到根的苗族青年总想为自己做些什么，但在喧闹的城市里找不到方向。2009年，一个离我走出校园日期越来越远、一个人生迷茫失落的年份；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贵州乡土文化社²；看到文化社致力做的事情，正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于是加入成为文化社的青年实习生，结束后进入文化社工作。我一直对苗族的历史感兴趣，为自己苗族的古歌、指路歌所着迷。于是找到雀鸟这一群伙伴，共同回到故乡；重走祖先迁徙路，重新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

当我们一起讨论要回家到底学习什么时，大家产生了分歧。就读室内设计专业的杨建生特别想回家拜访寨子里的木匠，学习家乡吊脚楼的构建结构以及修建吊脚楼过程中的一些仪式；而杨广、杨光建认为我们要回去学习唱苗歌，因为苗歌最容易达到宣传苗族文化的效果；杨军觉得雀鸟村有那么多的节日，每个节日都有什么历史故事和意义有必要去学习；而我坚持认为历史是最重要的文化，要从苗族古歌和指路歌入手去发现自己的历史。最后大家选择吊脚楼、节日、服饰、苗歌、历史入手，再一次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村寨，让自己的心灵回归。

回归之旅：“重走迁徙路”

在我看到《苗族简史》两年后的2010年盛夏，九名雀鸟青年、七位志愿者在晚上9点的月光下走进雀鸟苗寨，开始为期八天的回归之旅。当天晚上集中在我家吃晚饭。之前我曾与家人说会有很多人来家里做客；但看到有这么多的客人，而且还有雀鸟村的小伙子，让他们很疑惑与惊讶。父母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一直认为我是在玩，这一次不过是带很多外面的朋友回到雀鸟村旅游。十几年前把儿子送进学校念书，他们认定他们的儿子毕业后肯定会回来考公务员或者当老师，谋个为家族争光、较稳定的职业。但此时他们眼中儿子是在到处飘荡、玩耍，更要命的还蛊惑别人家的孩子一起疯玩。从他们的眼神的语言中，我看到是父母对我的失望和怒气。

每天晚上十几个人在客厅里喝酒，讨论当天走访的内容；老爸每天晚上都会静静坐在角落里听，眼神黯淡无光似乎又带些不屑的表情。出于礼貌性，他时不时会用几句志愿者听不懂的普通话劝酒。在白天结束走访后，我有机会与他单独在一块的时候，感觉到他很想和我静下来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但是每次都开不了口，最后说“晚上煮饭记得要早点，别让客人饿着了。”老爸性格比较温和，不太会强烈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到他心底有一股怨气。

“记得多留意政府网的通知，看看公务员什么开始报名，不要再这样子玩下去了！”在活动结束返回贵阳时，他往我背包硬塞五百元，神情凝重，我亦无语。

每天晚上聚餐，妈妈总是早早就睡，和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志愿者能感觉到妈妈对我的怨气，其中一名志愿者曾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太吵了？打扰你妈妈休息了。与老妈之间的矛盾就像定时炸弹，会有爆发的一天。在走访第四天的凌晨，我在梦中接到老爸的无奈的电话“回家来看一下你妈！”我赶到家，看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整齐摆在沙发上，此刻我知道老妈的怨气终于解开了。

“你来看一哈这些东西坏了没？刚才你妈发酒疯把手机和电脑全摔在地上了。还有明天跟睡在家里的几位朋友道歉一下，刚才可能让她们吓到了。”父亲神情凝重地说。我知道老妈终于把对我的失望与愤怒，借酒发泄出来了。第二天直到中午十二点，老妈还没有起床；像做错事的孩子，内疚不敢起来面对我们。其实我的心里更加内疚，不知所措。晚上我对她说手机没事电脑也没事，她低着头说昨晚喝多了。气氛十分怪异。返回贵阳的那天早上我把志愿者的生活费给她，我的这一举动让她伤心地哭了。第一次重走迁徙路的历程，是在与家人的怨气与失望中结束。

又是一年盛夏、又是一样的活动，2011

2. 贵州乡土文化社成立于2008年8月，是贵州本土致力于推动本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非营利草根机构。



重走团队

年8月份我们再回到家乡开展重走迁徙路第二站活动。同样的场景,我们在集体讨论明天的走访路线,聊聊去年的发现。发现老爸能开心地融入我们的讨论,很兴奋地给我们介绍去平祥村应该先在雀鸟村找哪些老人;给我们提建议说拜访老人要注意哪些行为。我们在小组走访分工时,他给出很多的建议说谁谁适合做什么,不再是去年的沉默。

有三位志愿者住在家里,她们每天早早起来帮忙妈妈煮饭、拖地;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这几个小姑娘还真勤快!每天在饭桌上总是为她们夹菜,试图用苗语和志愿者沟通,希望能相互交流;虽然她最终还是听不明白志愿者在说什么。他们没有了去年压抑的表情和无奈的沉默,替代的是与志愿者之间的欢乐;虽然她还是不明白儿子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

2011年8月15日,重走迁徙路第二站活

动正式开始。来自云南、北京、贵阳等地的志愿者和雀鸟青年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在雀鸟寻找不同家族的长老,讲述雀鸟的历史;因为知道雀鸟的历史,就可以了解平祥的历史以及要走访的老人。中午顶着大太阳出发前往平祥寨,找到平祥村的年轻人带路开始了走访活动。在平祥我们找到的老人,都是民国时期从西江搬迁过来的;真正的平祥先祖家族没有走访到。最后在拜访94岁的老鬼师³的时候,由于他身体原因忘记了很多,不过他向我们推荐水寨一位96岁的鬼师。在平祥走访中,有一家在做酒,听到我们是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出来给我们敬酒唱歌;有位老人唱起关于祖先搬迁到方祥后,还要榕江县那边开亲⁴;以及发展到最后平祥自己开亲的歌谣。参加过去年重走活动的几位青年感觉到,平祥真正的历史文化已经丢掉了许多;而第一次参加的成员听到这些故事很兴奋。

3. 即巫师,一般是苗寨里为人正直、德高望重的老人。新的鬼师需要得到老鬼师的认可,才能获传授本领。寨里人看病、红白二事都要请鬼师主持。

4. 开亲是指两个地方之间的联姻。起初方祥地区只能和榕江县地区联姻,到后来人口增加,族群越来越多,方祥地区内部也可以联姻了。

第二天我们到水寨走访96岁的鬼师。8月份贵州全省大旱,老人不巧上山看田水⁵去了。在水寨闲置小学的操场边,我们逮住姓送姓侯的两位老人;他们知道的水寨历史也只是从民国开始,因为两家也是在民国时期从外地搬来的。下午我们只好上山找96岁的王启昌老人。王老人这家族虽然也是在清朝时期从湖南迁过来,但是身为鬼师的他对整个方祥的历史如数家珍。与雀鸟的鬼师不一样,他没有唱苗族古歌及指路歌给我们听,也许是因为像他说的青年不应该听指路歌,或许是对雀鸟来的青年不该告诉更多的,应该传给水寨青年。

第三天我们要走访现在为整个方祥乡制作芦笙的工匠。芦笙对于苗族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在节庆中的乐器,也承载着苗族历史文化精髓。当中午我们到达平祥,芦笙工匠在湖南读大学的小儿子告知我们:老人也上山看田水去了,也许晚上回来,也许会直接呆在水寨山上不会来了。于是只有等待。在等待中,雀鸟的小伙子与平祥的青年打球,交流我们这几天听到的学到的。平祥的小伙子对我们的活动也很感兴趣,但提到一起行动他们会面露难色地拒绝。看到平祥的青年连自己的村寨道路也不熟悉,不认识家乡的老人,更不用说知道关于自己村寨的历史,雀鸟的青年很自豪。这也提醒雀鸟的小伙子们,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路还很远!

最后一天我们回到雀鸟,去年的老队员给新队员讲述雀鸟祖先从下游搬迁过来

的路线。站在老芦笙场上讲述关于芦笙的古老传说;仰望雀鸟两位祖先几百年前种下的栗子树。在下寨的栗子树旁边,有位雀鸟的小伙子说:前几年这棵树都死了,你看现在又重新发芽长出新的枝条。也许它看到我们青年人又回来了!登上村寨最高处的游方场⁶,小伙子们聊起小时在山上偷听游方场飘来的情歌;最后聊起各自所在城市和大学,我们都凝望苍茫雷公山,似乎都发现了一些东西……

寻找我们的根

参加重走迁徙路的苗族青年们,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自豪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有很大的提升。教育体制下的历史教科书,从黄帝到现代完全没有找到自己民族的影子;苗族青年们唯一的信心来源,是电视网络媒体迎合现代大众旅游消费而做的粉饰性广告;我们的苗族青年曾经唯一能炫耀只有苗歌和节日。但重新发现自己民族的精髓文化后,苗族青年对自己的历史,对自我的认同如泉水不断冲破地层涌出。

活动成员杨光建在活动刚开始时,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回家学习苗歌。他觉得学习苗歌更有利于把苗族的文化推向外界,发扬光大;他认为重走迁徙路的活动意义就是让更多的外界人知道我们苗族。在拜访村寨的老人和鬼师之后,他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迁徙故事、知道整个苗族迁徙历史。在第一天晚上的总结,他激动地说道:

5. 雀鸟、水寨地处贵州西江流域,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当地人将放水浇灌稻田称为“看田水”。如何分配利用水资源,也成为一种文化。水的分配是使用同一条水沟的人家按照水田面积的大小算出需要灌溉时间的比例,排列出名单,各家各户按照所分得的时间和顺序把水接进自家的田里。如遇大雨,大家都会主动去自家田边疏通水沟,以免雨水肆意流淌浪费掉。

6. 每一个苗寨都有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叫“游方场”,或“游方坡”。



芦笙工匠罗永和老人（图片出自贵州乡土文化社博客）

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外界人了解苗族的文化历史，现在才明白其实我们才是学习的主体；苗族文化不需要什么推广，需要的是我们青年人回家传承这些历史文化。

杨光建父亲是村里的医生，在村里的威望比较高，他知道的雀鸟村历史故事也非常多；杨光建母亲是雀鸟村有名的女歌师，古老的歌谣她如数家珍。在雀鸟村走访的日子里，刚好有一天是传统节日“吃新节”。我们一家一家轮着吃，直到下午我们才轮到杨光建家。他父母亲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等了整个上午。席间他们唱起苗歌，给我们讲述关于苗族吃新节的来历故事。很多的

走访人物都是活动成员的家人，在十几年的成长中，我们没有听到这些精彩的故事，十几年后再一次回来学习，让老人们感到欣慰和感动。

“你们回来学习家乡老祖宗的这些东西非常有必要！再不回来学就要忘记了。但是你们只能用业余时间学，不能为了这个而耽误学校的学习时间。”杨光建父亲说，和村寨的很多老人一样，对于我们来学习传统文化他们感到非常欣慰。但要是自己的儿子回来学习传统文化，内心还是很忧虑；担忧儿子耽误学习或影响考取“铁饭碗”，就像杨光建父母和我双亲。

参加重走迁徙路的青年，筹划在过年期间开展传统芦笙表演比赛、苗歌比赛；向贵州乡土文化社申请小活动经费支持，购买一套属于青年人自己的芦笙，让更多的雀鸟青年有机会学习芦笙演奏。过年时，村里穿着时尚、染着红绿发型在外务工兄弟们也回来了，他们在村里喝得醉如烂泥、到处打架闹事。晚会上在舞台上跳着不伦不类的舞蹈，被村里的老人们扔瓶子，招来一片痛骂声。参加重走迁徙路的成员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那些远在沿海务工的兄弟变得这么陌生？我们让他们加入我们，一起去寻找我们的根。

其实在外务工的雀鸟青年在很早就知道我们在家开展活动。福建车间里、深圳厂房内雀鸟村的年轻人们觉得我们不可思议：这一群兄弟为什么回家做这么一个无

7. 主要流行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区。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当田里稻谷抽穗的时候，苗族村寨家家户户在卯日（有的在午日或辰日）欢度“吃新节”。到时，每家都煮好糯米饭、一碗鱼、一碗肉等，都摆在地上（也有的摆在桌上），并在自己的稻田里采摘7—9根稻苞来放在糯米饭碗边上，然后烧香、纸，由长者掐一丁点鱼肉和糯米饭抛在地上，并滴几滴酒，以表示敬祭和祈祷丰收，然后把摘来的稻苞撕开，挂两根在神龛上，其余给小孩撕开来吃，全家人就高高兴兴地共进晚餐。第二天，各村寨的男女老幼者纷纷穿着新衣来观看芦笙会，参加跳芦笙会，参加跳芦笙舞；有的拉马来跑马场赛马，有的牵水牯牛来斗牛场斗牛，节期一般2天。

聊的事情？我的小学同学曾打来电话聊道：“你做的到底是什么工作？怎么逼着一群大学生回家学做鬼师？”他也觉得我大学毕业后不务正业，还强迫小弟们来玩，他的提问让我哭笑不得。

春节我那同学回来，看到我们在风风火火组织传统习俗比赛。当他听到参加活动的成员说起雀鸟村几百年的历史故事，他决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活动。2011年3月我们一起参加“云之南记录影像展”，看到其他民族青年用影像纪录自己的民族文化，他感叹道：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家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记录下来！慢慢地，村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加入我们的行列。

整个假期，我们在村寨到处走访老人，让村里人觉得很诧异。“你们这一群大学生整天在村寨窜来窜去的，都在干些什么啊？”这是在村寨听到最多的提问。对于我们的回答，不同的人群有不同表情。50岁以上的长辈听到我们要回来学习传统文化习俗，立刻热情地介绍村寨里有哪些人值得我们去拜访，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奶奶

阿姨们听说我们要开始学习唱苗歌，不仅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拜访的歌师，有时还现场给我们献歌一曲。但是村里中壮年村民对我们很不屑，觉得我们的思想不可理解，都这么评价我们：“你们这些大学生是怎么了？哪根筋出问题了？送你们出去学习科学技术、吃公家饭，怎么现在却来学习这些迷信东西。”他们对于我们大学生回来向鬼师学习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这一辈基本上是随着改革开放走过来的，他们观念里是杂交水稻比传统品种产量高、科技种植能赚大钱。

“这些传统习俗你们还懂吗？要是我们不回来学，你们也不学，这些东西不就完了吗？”我们反问道。

“要学也是在外打工的青年回来学，不应该是你们大学生回来学。”凭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大学生回来学呢？参加活动青年很是纳闷。在他们的经验里，在外打工的青年终有一天回来村子；那时他们会学习传统文化。而我们念大学的一半都在城里生活，城里不需要故乡的传统文化。

在家人失望的眼神，乡亲们诧异的问



唱酒歌（图片出自贵州乡土文化社博客）

题,同伴的不可思议,和长辈的鼓励中,我们一路坚持走来。但在不知不觉中,一切发生很多的变化。我还在每天不务正业的“玩”,每年带一群雀鸟村的青年去“玩”;我们还到别的村寨,当地的青年甚至也参与进来。但我们更加明确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希望在滚滚的利益洪流中寻找我们自己的根、寻找曾经的一方净土。在春节后的贵阳聚会,吃饭之前不再是我祭祖先,而是我们青年人中辈分最大、年龄最小的杨光建捏肉、滴酒祭祖先。越来越多

的苗族青年拾起祖辈的遗训。我们相信祖先有三个灵魂,一个沿着迁徙路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一个在山上流浪等待转世;一个在后辈的身边,时时保护着我们。回到故乡,在酒场上,现在我们能听懂阿姨们唱的酒歌的寓意是什么,可以唱上一两首简单的酒歌回敬。

春节过后,雀鸟全村的青年候鸟式地倾巢外出,村子陷入寂静一片。但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了一座苍茫的大山,我们都在悄然地变化着。

/补记/

雀鸟年轻人的新动向

重走迁徙路之后,寨子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变化。2012年有几个小伙暑假回家,自己组织调查家乡的传统种植技术和发现老品种。而我自己也离开任职多年的公益机构,返乡发展自己的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有很多的想法:在贵阳开一家食材食品来自家乡的餐馆、开发村寨的农特产品、设计村寨深度体验游等等。最终决定在家乡尝试系列主题深度游:

生态游——村寨原始森林、清水江支流源头体验调查,并向当地村民学习村寨如何与大自然相处的奥秘和观念。

文化习俗游——以与当地村民平等地位的理念、怀着学习的态度去体验苗族村寨的传统文化习俗,主题包括村寨历史、高排芦笙、传统服饰、苗族歌舞、婚丧嫁娶习俗、传统节日、酿酒技术及酒文化等。

传统农业游——亲身体验当地农业劳作,了解农作物生长过程以及农夫的艰辛;了解当地传统农作物品种、耕作方式的变化。亲身制作并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购买当地农业特产品(雀鸟辣椒)以及山野食品(野生天麻、八月笋)。

公益游——体验者与村民建立基于平等、深厚的情感,体验者与村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以及特困家庭进行长期的互动关爱活动。(留守老人、儿童的物质、精神支持)

徒步游——招募徒步爱好者,设计关于村寨不同主题的徒步路线(如威同起义苗民抗战至大失败路线、村寨历史迁徙路线徒步、雀鸟——雷公坪——西江、雀鸟——乌迷河漂流——南官原始森林——台江路线)。

到目前为止一共开展了两期的深度体验游。来自城市的朋友在村子里体验到传统农业,和村子的人们互动起来!游客领略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同样也让村民尤其是年轻人有很多的收获。之后我会慢慢尝试,通过深度体验游的方式,让城市和乡村在平等尊重的平台上互动,寻找到一个适合乡村的发展之路,也让自己找到适合自己心里归属的道路。■



回“家”： 江边妹子的传承与创新

文_周衍 图_葛若梅

我美丽的家乡地处三江并流腹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让我深深着迷。我想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健康发展出力,让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扎根农村,用家乡的健康资源诚心做出优质食品。我只想尽情地做自己,自由地生活在农村。我知道我的根在农村,我的事业也在农村!

——葛若梅

八月初，正是骄阳似火。25岁的葛若梅平生第一次走出故乡云南，前往安徽阜阳南塘参加“返乡”交流工作坊。他乡重逢的喜悦刚过，从不抱怨的阿梅破天荒地对着我大倒苦水：“阿姐，我鼻子都不会呼吸了！又热又闷，这里的气候太遭罪！全身黏糊糊冒的哪是汗，倒更像是油呢！”南塘大片大片板结龟裂、无水可放的玉米地更让阿梅为乡亲们心焦，也开始分外想念自己的故乡“江边”：身处云南迪庆金沙江畔河谷地带的吾竹村。那里冬暖夏凉，气候清新宜人，源源不断涌出的山泉水确保一年两

到三季的粮食丰收，家家都是“吨良田”。我们对着“大惊小怪”的阿梅打趣：“现在才知道你们云南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吧！”正皱眉擦着满头满脸的汗的阿梅，瞬时乐哈哈眼睛眯成了月牙儿：“是呀，云南好，我们江边更是真真正正的香格里拉！山好水好人更好！……”阿梅一念叨起家乡，就收不住口了。

几天后回到家，阿梅小女孩般扎到阿妈怀里：“阿妈阿妈，太想你了！外面实在不好！还是我们江边最好！你看，我回家是回对了！”

（一）回到江边

返乡的动力：

一年多前的很多个夜晚，阿梅还在昆明制药集团的宿舍里辗转反侧，举棋不定。她想离开昆明，回到故乡“江边”去。

阿梅想要放弃的却是同龄人所艳羡的：作为昆明理工大学生物系的尖子生和班长，阿梅得到昆明医药集团一份好工作，月工资三千，另有五险一金，住宿和三餐公司全包，将来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而生活上，阿梅与同在昆明工作的哥哥也能互相照顾。

但江边有阿梅最大的牵挂：父母含辛茹苦近20年，以制作米线饵块的家庭作坊供兄妹俩读完大学。如今父母逐渐老去，该有儿女在身边，享受儿孙绕膝亲情满满的晚年。这是江边绵延下来的传统观念习俗，阿梅也受到它深深的牵引。

接父母到昆明来？习惯傍着大山大河、宽敞的“三房一照壁”纳西民居的父母，哪呆得惯窄小的楼房格子间、受得了城里嘈杂的车水马龙？在阿梅看来，父母的根就

在江边；甚至阿梅自己，对昆明这座都市都感到日益疏离——

工作上煎熬：企业是流水线作业，科层官僚主义严重，年轻人很难发挥自主性；同事之间明争暗斗、虚与委蛇。在自由乡野长大的阿梅，更向往自在不受束缚的生活，淳厚拙朴的民风乡情。

生活上也颇多担忧：都市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阿梅坦承从小被江边生活“宠坏了”：家乡有极为丰富的生态资源、独特的自然循环农耕和养殖模式——水龙头一开，是高山上的山泉水，饭桌上是自家用苞谷麦面喂出来的生态猪和走地鸡、金沙江的鱼、山林间采的菌子、地里现摘的瓜果蔬菜。哪怕去街市上买，也知道哪家阿叔阿婆的东西更美味更“原生态”。而城市离着土地、离着真正自然的好味道那么远，不是阿梅想呆一辈子的地方。

阿梅决定回家乡自主创业。而江边的资源优势，加上家里二十年米线作坊的经验积累，也让她初步确定了方向：基于江边

传统老品种粮谷作物及美食文化的生态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江边的阻力与挑战

2011年3月，阿梅一咬牙向公司递上辞呈，回到江边。“当时想，再差，也就是回来当农民种地！再穷也比在城里呆着安逸！”然而阿梅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的“过分乐观和简单”。

首先是日常生活和劳作的重负。

摩拳擦掌、带着满脑现代生物科技知识准备创一番事业的阿梅，一返乡就被铺天盖地的日常劳作淹没了。“回到家才真正感到父母几十年的难！猪圈里、鸡圈里、田里的活路，米线生意，家务和家庭建设……”

一大“下马威”是种苞谷。施农家肥（猪粪）是关键。半干半稀、臭气熏天的猪粪人工从猪圈里耙出来，用板车运到田里去。偏偏阿梅家的苞谷地离道路远，拖拉机牛车都进不去，要靠人力将猪粪用大背筐背进田，再用耙子均匀散开，然后才能犁地。阿梅为让阿妈少劳累，自告奋勇当主要

劳力，那么多猪粪背下来，阿梅至今心有余悸。

然后是日复一日制作米线饵块。两架机器开足马力，全家人也要跟着连轴转。万一赶上停电，就要等恢复供电后彻夜加班干。阿梅决定为家里换一台大的米线机，从网上订货，到独自往百里外的丽江接货，将几百公斤重的庞然大物，一路辗转火车转货车再到运输车，托人请工等等，阿梅一个人包了下来。

更辛苦的是卖米线。每个月足有15天要去江边各村镇“赶街”，最远跑好几十公里。家里没有运输车，天没亮就要搭伙租别人的货车去，早出晚归。阿梅又把活儿揽下一大半：“阿妈这样辛苦了半辈子，我年轻人该多干一些。”

阿梅还重新操办起家里搁置数年的房屋院落的翻修，和阿妈一起负担起家务和一日三餐。日常的家务最费时，于是返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阿梅每天只有到了夜里才从日常劳作中解放出来，加班加点做自己的创业规划和筹备工作。

而创业的过程更是艰辛。



车轴—金沙江畔（图片提供：周衍）



阿梅在赶街卖米线

一位没什么背景和关系的乡村年轻女孩，要白手起家创业，而且要建立专业有规模的生态食品加工基地，首要问题就是贷款。阿梅从镇里到县城再到省城，从信用社到团委再找到妇联，一家家跑，饱受轻视和刁难。第一次去县团委申请创业贷款，就跑了三四个月，任何文件和资料哪怕有少许错漏疏忽，都要从头开始。往返十小时车程的县城，上上下下回来回了多少趟，阿梅都数不过来。

写作创业计划项目书、贷款和公司注册都是专业活，为了搞清楚各种报表和流程，阿梅买回专业书籍熬夜猛攻，再现学现卖去写……

但最难面对的，还是亲友和乡邻的议论和压力。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有说阿梅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的，有说她考公务员落榜的，阿梅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见人。但乡村熟人社会，串门应酬、红白喜事和节庆又多，躲也躲不完。

最躲不过的，是出门卖米线。第一次是

在本村集市，阿梅推着装满米线饵块的手推板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到农贸市场的摊位上去，“走这一路，太难过了！感觉人人都看我议论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米线摊，阿梅更如坐针毡，“他们问我究竟回村来搞些什么？我就说我‘呆在家’！再解释也说不清楚！但我难过呢！那一刻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在外受罪，也不回家乡！村里人见面聊天就是谈谁家儿子闺女在外面哪里高就，他们还没我读书多呢！堂堂正正一个大学生自愿跑回村里来，哪个相信？特别一个女孩子家，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在城里好好待着，要回去自找苦吃？！更别提卖米线！这种话太多了！我捱不起，我家妈也捱不起！”

然后又来了新的“诱惑”：县城高中招老师，待遇优厚。亲友们纷纷上门竭力劝说，阿妈也百般哀求：她忧心生性温和恋家的阿梅创业艰辛，很难遇到条件合适的男友，误了一辈子前程和幸福。阿妈的焦虑令阿梅不无动摇，再加上来劝说的亲友普遍

的不理解，这让阿梅在返乡的头三个月，一直处在无法排遣的抑郁和苦闷中。

但也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煎熬，给了阿

梅孤独反思和面对真实自我的契机，真正去了解和确认：在自己的返乡探索中，最深处也最坚固的支撑力量和动力源泉。

（二）传承：支撑返乡的力量

家：家族的传统

对阿梅而言，“家”是返乡的原动力，也是一生最大的力量源泉，父母一直给予自己无限关爱但又能自由成长的空间。哪怕心里再担忧，也没说过一句重话逼阿梅回城。

阿梅父亲也是“返乡青年”：80年代初大专毕业后，在县城中专任教数年后，为了在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身边尽孝，毅然放弃城里户口和体面工作返乡，当了一个另类农民。葛父热衷于地方自然资源和传统技艺开发，如生态饲料、矿藏、酿果酒、山野菜腌制、中草药等。他还热衷于地方公共事务，屡次打抱不平帮老百姓维护权益，近年又在为重建地方庙宇振兴传统文化奔走。阿梅虽嗔怪阿爸不帮阿妈经营家里的米线生意，其实更感到骄傲：“阿爸让我晓得，人生不是为了追求名利，把眼光看远点，做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

阿爸还爱向阿梅念叨家族的历史：祖上从四川迁徙而来，为江边带来油菜种植、榨菜籽油、制作糖点、豆豉、酱菜等等技术或技艺，葛家世代重视文化知识、善经营、思想开明，是有名的商人和乡绅，为地方上做出不少贡献。

这些故事潜移默化催生出阿梅幼小心灵的家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也继承了祖辈的激情和钻研精神。但和兴趣广泛思想宏大的阿爸不同的是，阿梅更平实，她最记得阿爸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家族需要有自己

的技艺和产业，世代跟着走。比如德国有个家族世代做针，如此普通微小的手艺经世代努力下来，依然能拥有精湛技艺和雄厚实力，成为首屈一指的顶尖家族产业。所以只要坚持！我们做米线也如此。”阿梅不断点头：“江边不少人家去买米线机回来，但整出来的味道就是没我家的好吃。从最细小的选米淘米蒸米环节开始，学问大着呢，我家做了近20年，还在不断改进技艺。”

家：女性的力量

但对阿梅而言，阿爸更多是“述而不作”，米线作坊和家里的生计安排上，从买米选料到成本利润统筹规划、从第一道工序盯到最后一道、起早贪黑扛起家庭小作坊的管理运营的，是母亲。

正是阿妈的辛勤劳作，让家里的米线饵块在沿江打开市场，越来越多的回头客和忠实消费者，令阿梅兄妹读大学的开支有了着落。而年轻时就嫁入葛家、曾那么娇柔俊俏的阿妈，年复一年磨砺得干练精明甚至强悍。阿梅知道，热爱文艺、歌舞俱佳的阿妈为了赶制米线几乎放弃了村镇组织的大部分文艺活动。阿妈也会抱怨，但一转身，又手脚麻利无怨无悔地忙活起来。所以阿梅最心疼的，是二十年来作为家里顶梁柱的母亲；而阿梅返乡后最开心并骄傲的一桩事，就是在自己的分担下，阿妈晚上能和同伴们一起去跳舞了：藏族的锅庄、纳



江边民族歌舞 (图片提供: 周衍)



西的打跳、傣傣的芦笙舞……阿梅美滋滋地看着：阿妈的脸红扑扑的，满足而喜悦。

再往上，是阿奶——阿梅在这世上最佩服的女性。

贤妻良母的阿奶，在乱世顶着巨大风险默默支持当地地下党的丈夫；解放后葛家被错划地主，丈夫和地主家庭一刀两断，居然抛妻弃子追随革命队伍，一去不回。阿奶一声不吭顶着地主家庭的“厄运”，独自将两个儿子培育成江边最有出息的高中生。但在那个时代的狂乱中，小儿子最终被私刑残酷杀害，大儿子（即阿梅父亲）逃难远走他乡，余下阿奶一人承受种种严酷的批斗、拷打和折磨。

虽因身心巨创而一度濒临精神失常，阿奶在阿梅眼中，却一直是热爱生活与劳作、坚韧有智慧的人。阿奶常带年幼的阿梅去田里找猪食，林间挖草药和菌子。祖孙俩排排坐山坡上数白云。那是阿梅最初的自然启蒙课。阿奶找回各类草药在家里火塘边煨吃，阿梅也边学着辨认边跟着吃。如是这般的长期影响，阿梅返乡后也开始重新钻研传统中草药。

阿梅忆起阿奶直到年迈体弱还在为这个家辛勤劳作，在培育老品种杂粮蔬果方面，更有超群技艺，深得乡邻赞叹。“阿

奶这一辈子太坎坷，却还能坚强自主充满生活智慧！”阿梅满脸都是思恋和自豪感：

“我家阿爸说我最像阿奶了。”

是的，阿梅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像阿奶和阿妈这些在不同时代支撑着家族的女人们，传承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力量。如果说葛家男性（尤其是阿梅父亲）的突出特质是思考的深度、无限的好奇和创造力，葛家女性所展现的则是爱和奉献的广度和包容度：一种柔韧而圆融的坚持，对家庭日复一日悄无声息的坚守、情感上无条件的包容和倾注，但又保有自己的主见和棱角。

经历返乡洗礼之后的阿梅更逐渐明白：这种女性力量的呈现，是对家的生产、生存和富足的实在承担，而非文化和理念的铺陈。是如阿奶和阿妈那样，不辍劳作，将庄稼种植出来，收割回来，把猪养出来，山林里砍柴、背松毛、寻找菌子草药，在灶房里洗蒸碾切把米线一卷一卷、饵块一饼一饼做出来……以此供全家一天的食粮，保障孩子们壮实成长，这也慢慢转化为阿梅对“家”的涵义的最实在的理解和落实。

社区：“我是江边的农家人”

支撑阿梅返乡的力量也源于脚下更广

阔的土地：“江边”这一极富生态资源和文化底蕴的传统农耕社区，不断茁壮着阿梅内心的乡土认同，为返乡注入更大动力。

阿梅与同龄人不同的是，喜欢找老一辈人“闲”（江边话，“聊天”的意思）。逢着亲友串门做客的当儿，阿梅总是往“老人家”堆里钻，学到关于江边传统农耕、地方老品种及饮食文化的很多知识，“老人家们种庄稼最用心务实，有独特的思想和智慧！种庄稼搞农业也是一种文化呢！莫要小看！但是现在年轻人既不懂也不想学！”阿梅口气里满是和年龄不相称的老成，她笑称因为自己的“老气横秋”，老同学聚会时已经找不到共同语言了。

而以父亲为代表的江边长辈们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热心投入和坚守，尤其是近年反矿山水污染、反对虎跳峡建大坝的集体抗争，也进一步引发阿梅的思考：

“农民作为现今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权利，没有选择。不但要被动接受开矿、建坝，

还要超低价卖出本土自然资源，高价买进城市的低劣产品，一直被盘剥……”阿梅不愿美丽的江边和乡亲父老们走上这条不归路：“我渴望回家为改变现状出一点微薄的努力。”

这种对“农民”和乡土的认同，让阿梅在所有年轻人争着往城市闯、避讳自己的农村人身份时，选择了“逆流”的返乡路。甚至当从昆明把户口迁回江边时，阿梅也直接将身份申报为“粮农”而非“待业”（通常人都选择“待业”，为将来进单位找份好工作做铺垫）。“公务员和农民只不过是在社会上做不同的事，没有高下之分。”当然，阿梅也不忘强调：“我确实和一般农民不同，内心的想法比较大一些。”

对乡土传统心怀谦卑却又心存高远，也为阿梅赢得前辈们的欣赏和支持。当她为筹建生态食品加工基地而奔忙无着时，正是一位父亲的好友，被这个小女娃娃满身的志气、韧劲以及热忱打动，将自家一块地价钱大打折扣、便宜转让给阿梅。

（三）前路：从传承到创新

而作为新一代青年和知识女性，阿梅不只是传承，也渴望自我的创新和突破。

在阿梅的未来蓝图里，家庭米线作坊、江边传统的粮谷作物和饮食文化、绿色生物科技等元素，都会纳入现代的公司运营、商业管理运作和市场推广开拓体系，再以企业来带动合作农户和社区发展。对阿梅而言，就是“公司带动农户”的模式。

但对年轻的阿梅而言，这一理想蓝图的现实可行性还需要一步步摸索，特别在没有足够资金资源支持投入的情况下，只

能从家庭作坊和周边社区开始，努力开发新的生态粮谷食品，寻找生态种植的合作农户。这些工作，单靠完美的计划和商业理念是远远不够的，乡土社会的特殊社会文化土壤和本土性，都决定了日常的工作要从江边的田间地头、农人群体间，一步一个脚印，扎实下功夫。

老品种的新开发：

寻找苋米及“三亩地”梦想

返乡伊始，阿梅就四处打听江边可供开发的传统老品种，苋米迅速脱颖而出。



苋米不但是阿梅家阿奶的最爱，也是江边传统生态循环农耕的缩影：种植上不依赖化肥农药，只需农家肥；营养丰富全面，除了是供人食用的纯生态粮食外，苋米全身是宝——叶茎喂猪极好，而这样喂大的生态猪的猪粪，又成为种植苋米最棒的有机农家肥，这般循环生生不息地使用下去。

阿梅和父母已经在家庭作坊里开发生产出纯苋米饵块和粑粑，口味清新有韧度、健康生态，在街市上颇受好评。但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肥农药催生的杂交高产农作物的高歌猛进，愿意投入劳力以农家肥种地、并每年留种的农人，实在是凤毛麟角。阿梅花了两三个月，才在偏远的安乐自然村找到优良的本地苋米种子，她意识到：恰恰是“靠天吃饭”的边缘穷困的村落，才不舍得用、也不信任化肥和农药，才能延续年复一年的传统生态种植和选种留种。她也因此体会到江边传统农耕技艺的弥足珍贵和流失之快。

阿梅迅速开始发掘合作农户，以较高收购价预包下七八家农户的十几亩苋米。她也从自家田里做起：去年在苞谷地间种苋米的尝试，获得不错的收成，而今年改

成和黄豆间种，眼看就要丰收了。

推广苋米，阿梅还有另一层打算：如果苋米这一类纯生态作物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就能够替代近年迅猛发展的烟草种植业，也让江边的土地和生态得到保护。烟叶生产属于高化肥农药投入，对田地土壤损耗极其严重，并在熏烤期间消耗大量木材，对生态环境威胁巨大。而与苋米相类似的、能替代烟叶种植的江边潜在生态农作物，还有南瓜、向日葵等。

这些考量，再加上和外界有丰富CSA及合作社经验的伙伴们的深度交流，让阿梅逐渐发展出一个将生态食品产业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探索方向：苋米+南瓜+向日葵的“三亩地”梦想。让江边的合作农户们每家至少实现三亩地——一亩苋米、一亩南瓜、一亩向日葵的生态种植。不但确保江边农户的生计保障和土地保育，延续江边传统生态农作物的种类与种植经验，在食品加工上亦兼具生态营养及市场盈利潜能，同时还孕育着生态旅游的巨大发展潜能。

这一生态种植社区的探索，也承载着阿梅的理想“乡土”家园：在金沙江水和江边明媚灿烂阳光的沃育下，乳白色的苋米、金黄灿烂的葵花、滚圆的南瓜，从沃土里缓慢而踏实地耕作出，经过本土食品加工线的另一种“耕耘”，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这样慢慢支撑起江边很多很多的农户人家，甚至有望发展出一个举世无双的“香格里拉”生态循环产业村，孵育从家庭到社区的丰裕幸福。而阿梅的父母，也能在和女儿的相守中，开开心心，从容自在地生活在这桃花源间，做他们喜欢的事，收获一份自豪与幸福。

外界的支持与“刺激”

江边“三亩地”的理想蓝图很美，如何促使农户的参与及联合却是最大瓶颈。江边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优越，单个农户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耕作模式根深蒂固，反而削弱了彼此合作的动力，加上如今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日盛，近年政府主导的新乡村建设和资金资源对藏区的倾斜投入又助长了部分村民的依赖情绪，农户在生态种植上的探索及联合的动力更明显不足。

阿梅也曾灰心，但安徽南塘之行看到各地伙伴们在组织农户以及CSA上的探索，特别是返乡青年杨云标带动下的南塘合作社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以及成熟的制度建设，阿梅又有了信心。她抓住身边的契机：参与邻村中草药材生产销售合作社的筹建，为下一步联合江边的生态种植农户“练兵”。被合作社推选为负责人之一后，阿梅因乡亲们的信任而振奋，但也意识到年轻的自己经验的不足，她决定今后争取更多出外交流学习的机会，向云标大哥以及更多的合作社的先行者和“前辈”们取经。

与外界乡建伙伴们逐渐加深的沟通交流，不单单是在合作社等具体事务上获得启发，也拓展了阿梅对乡村社区发展的视野和思路。从南塘回来，阿梅就开始思考：



研制新品种“苋米饵块”

如何在江边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外界的经验，探索出本土的新道路。但有时外界的消息也会带来刺激和苦恼：南塘之行看到那么多直接投身公益和乡建的伙伴，阿梅感佩之余也开始困惑：“大家都在谈CSA，谈公益，我走商业道路是不是觉悟不够？”但想到父母辛苦维持的米线生意，以及为了支持自己创业而投入的血本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负担，阿梅还是决心将传承和壮大家业，确保父母的幸福晚年作为首要目标。和伙伴们的交流，也让阿梅慢慢想通并变得更自信：即使不同境遇下选择不同的道路，但乡建伙伴们依然可以分享相近的理念和愿景。在她看来，经济和生计，对于以小农户为单位的传统农耕社区太重要了，没有家的富足美满去吸引年轻人的回归以及对乡土技艺的传承，没有运用本土资源创造个体财富的技术和智慧，社区的发展也很



制作米线



难推进。

走出去的经历,也帮助阿梅更好地了解江边的价值,以及自己的定位。比如,在南塘村庄入户访谈时,阿梅惊诧于青壮年倾巢外出打工而带来的凋敝乡村以及寂寞留守的老人,也因此更深地体会到江边——这一类身处偏远,也因此保留良好

生态、独特文化与族群认同、以及社群凝聚力的乡土社会的优势,并坚定了通过发展本土产业吸引年轻人返乡的决心:“我希望帮助江边农民留住我们的生态自然资源和土地,通过本土自主生产享有劳动成果和利润,提高我们江边人的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四) 青春作伴好还乡

返乡是孤独的,阿梅渴望与同龄伙伴并肩而行。幸运的是,她找到了愿意一辈子陪自己实现梦想的人:小夏。

与阿梅相类似。小夏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也谋到一份好工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2011年6月,同样与喧哗忙碌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小夏也回到江边。两个返乡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在阿梅艰难创业的过程中,在信用社工作、有法律专长的小夏助益良多:帮阿梅准备贷款申请和公司注册的材料,起草法律合同文本等等。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撑。在延伸往江畔村落的那条田埂路上,夏去秋来,随着阿梅的创业路逐渐走上正轨,在她的幸福生活蓝图里,小夏的身影也已自然而然融进来。渐渐地,葛家吃饭时总留着小夏一双筷子,阿妈再不用牵肠挂肚阿梅的终身大事了。

几个月前,阿梅又在当地发现另一位返乡青年——在村后高山上独自探索了四年有机种植的小徐。几天前,趁我们都在,阿梅把小徐约到家里,一群年轻人酣畅交流。在江边,一个年轻人的小小返乡团队,缓慢搭建起来了,彼此都找到不少令人兴奋的互补合作点。阿梅和小夏准备去小徐得天独厚的生产基地看看,当然,还要邀

上姚叔:当地一位有智慧的农人做顾问。阿梅相信,新老一代的结合和互补,一定能够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阿梅的返乡路才刚刚开始,也正面临诸多未知风险、压力和不确定性。但阿梅那属于江边女性的温和持久的韧性,与“家”的紧密牵系,总能让她既望得很远,却又和日常生活及人群贴得近,绝不因匆促而脱离实际。

在我们离开江边的前一天,阿梅和阿妈一起系上围裙下厨,用自家的米线、饵块、院子里的蔬菜瓜果,农家腊肉、江鱼、森林里采摘的菌子,做出一桌好菜。饭桌上的阿梅一边给我们夹菜,一边自己吃得亦乐乎,大声称快。此刻的她,就是一位懂事却又娇憨的女儿,全身心享受当下此刻、江边人安逸欢畅的生活节奏。

想起她曾多次对我说的:“不着急,我知道这需要很长期很长期的(坚持),花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真正好的东西。” ■



平寨:乡青社的小子们

文/郜璐莉 图/绿耕城乡互助社

“快抓住,别让它跑了!”

“很大条呢!”

夏天的水田边,几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围在田埂上掏黄鳝。没多久,他们弄了十几条。回到一伙伴家,把黄鳝开膛破肚,洗净切段,很快炒出一大碗,几个小子倒上酒,边喝边吃,开心得很。

接着,电鱼,农药毒鱼,掏蜂巢……变着法儿地弄东西吃,吃得老人们直摇头:那是农药!有毒,吃不得!

这是2009年,平寨的老返乡青年熊杰锋给新返乡青年拍的纪录片,名字就叫《返乡青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村子里那帮每年都要出门打工的年轻人找不

到活干,被迫返乡,整日无所事事,无聊之极,就聚在一起瞎玩。

片子的结尾很有意味。那是另一个青年在犁地,犁完了地,将种上新一季的庄稼。土地,是生命,是祖祖辈辈留给寨子的财富。而那些走出去的青年们,似乎并不在意家乡的环境,他们回了家,心却不知在哪儿……

平寨是个美丽的地方,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师宗县五龙壮族乡,周围是山,谷地有河,山上有树,水边有田。平寨村最北边与罗平交界的地方,有一条百米高的东雷瀑布,连接着坡脚的龙潭。龙潭吐水,终年不绝,汇成碧绿的凤岚河,从平寨川流而过,滋润着河边的百亩良田,养育了一槽人,最



志强、大宾、永胜、家寿



请来云南农大退休教授土鸡专家指导

后注入珠江上游的南盘江。而这村子里的人，从2005年开始，也多去往珠三角打工挣钱，就像是顺着南盘江流下去的。

李志强就是这些打工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志强今年24岁，小时候就听村里那些出门打工的人说，外面的世界有多好玩，这令他无比向往。初中没毕业，他也跑了出去，先后在广州、深圳、福清、厦门等地打工。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他于当年9月回了家，那帮到处摸鱼捞虾的年轻人里就有他。2010年春节一过，经济状况好多了，工厂也开始要工人了，他又跟着伙伴们出了门。

本想着为家里挣点钱的，可不知为什么总是存不住，有时候一个月也能挣到2000多块，可到了月底就全部花光，过年回家一点钱都不剩。有的伙伴回到五龙乡时，身上居然只剩下8毛钱。在沿海大城市体验了最初的新奇后，他们变得无所适从，总是出去一阵又想回来，回来一阵又觉得无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聊出来的小事业

2011年6月，同在广州一家皮具厂打工的李志强、李永胜、吴春宾、董海升、张家寿这五个小伙子，又一次回了家。这一次是主动返乡，虽然并没有想好在家里做什么，还是待一阵再出去打工，只是闲聊时说起，

“如果在家乡能有发展的话，还是在家做事好一点，外面竞争强，我们又没有文化。”

这时，有四个大学生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大学生来自广州中山大学，要在村子里待五个月。平寨从2001年起就有一个“广东省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云南社工站”，每年会派大学生来此实习。“绿耕”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希望以平寨为试点之一，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同道路，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积累经验，目前已经驻扎平寨11年了。他们还在2003年和平寨村民一起盖了个二层石砌小楼，作为教育文化活动中心，村里人都称之为“中心点”。中心点门前的一块水泥空场，成了乡亲们工余聚集的地方，老人们会开心地唱起壮家小调，年轻人对此虽不感兴趣，但可以一起唱歌跳舞。秋收的时候，住得近的人家就来这空场地晒稻米，晒包谷……

社工站的许多工作包括修建中心点，最初都是熊杰锋跑前跑后帮着张罗。2001年云南大学社工系的张和清老师（后调去中山大学）第一次来平寨，找不到会说普通话的人，杰锋就主动去聊天。知道他们要留在村子里做事，帮助村子发展，杰锋很高兴，表示愿意和他们一起做。杰锋是村里最早出门打工的，几年下来没挣上什么钱，也找不到归属感，刚回家的时候常被村里人笑话，

说他没本事，弄得他很郁闷。他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普通话也说得很好，后来又参加过NGO¹的培训，对当志愿者充满了热情，老师和学生们也很愿意通过他在村子里工作。

2007年，“绿耕”的工作人员对熊杰锋说，你们能不能试着成立合作社，寻找和种植当地的老品种稻谷，不用农药化肥方式耕作，进行城乡合作，他们帮助销售，这样既保护了老品种，城里人又能吃到健康的稻米。杰锋觉得挺好，就一边找合作农户一边用半亩地试种老谷种，没想到很成功²。它们抗病虫害能力强，当然也不用打药，就是除草、施肥很辛苦。谷子收获后，“绿耕”帮助合作社以公平贸易的方式销售推广。2010年，在昆明有了销售门店，老品种大米的消费者从云南扩展到广东、四川、北京、香港等8个省市。2011年合作社20户农民大米销售收入达13万多元，户均收入近7000元。到今年，合作农户已经有23家。

这些事情，多多少少对志强、永胜他们也有些影响，杰锋是志强的堂叔，也只读到初一就不上学了，也曾经非常迷茫，浮躁不安。看到杰锋一边在家乡做着事，一边陪伴着父母妻儿，志强很羡慕。“小时候看到爸妈那么辛苦，觉得长大了要挣钱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志强的父母三年前就开始去广东佛山打工，为了给妹妹挣学费；现在妹妹在昆明上大学二年级，学费压力更大。而自己外出几年，却没有为家里挣回一点钱，这让志强很难受。五个年轻人中，志强是心思最重的，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再也看不到《返乡

青年》里那摸鱼捞虾的活泼样儿了。“杰锋现在踏踏实实地在家里，过那种男耕女织的生活。我也挺想，虽然自己做不出什么，但可以陪在父母身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几个实习生跟志强他们常常在一起聊天，慢慢地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你们想做些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没有钱。”

“没钱我们可以帮忙申请，最重要的是想好做什么。”

其实平寨有很多好东西，昆明的“绿耕”专卖店里除了老品种稻米，还有当地土鸡蛋、黑花生、紫黄豆、妇女们的自织土布和手绣产品等。年轻人们想来想去，还种老品种稻米肯定不行，一是他们其实已经不太会种地了；二来地也不多了。平寨虽然叫平寨，平地却很少，只有红艳坝子的300亩良田；而且现在好多人想加入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都还入不了，因为消费者还没有那么多，需要慢慢拓展。其实早在2007年“绿耕”也曾推动平寨唯一的汉族自然村红石岩成立了土鸡养殖合作社。他们的土鸡在昆明卖得非常好，价格也高，五个年轻人很想试一试。这里说的土鸡，不是从外面买来鸡苗养大，而是从本地村里的下的蛋孵出的小鸡开始，用自然的方式养殖。知道了他们的想法，“绿耕”非常支持。

这条路要不要走下去

定下了主意，五个小伙子就开始成立“返乡青年合作社”，第一步就是写计划

1. 非政府组织，英文全称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NGO），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在我国，NGO也被称为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益组织。

2. 熊杰锋寻找谷种的故事可见本刊第三期《寻找谷种，寻找人种》，下载地址：<http://pcd.org.hk>，有用资源—刊物—《比邻泥土香》



书,申请启动资金。几个人都没经验,要花多少钱也不清楚,就写10万吧;“绿耕”觉得年轻人既然没经验,就要从小做起,给砍到5万。其实后来租地、买种鸡、建鸡棚加起来,也就花了3万3。这5万块钱可花了“绿耕”不少血本,本来机构是想成立一个基金的,知道志强他们想在村里做事,这正与机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的农村青年返乡的愿望不谋而合,所以拿出多年积攒的钱来紧急支援。实习生们则一直陪着帮志强他们写申请书、做预算、找场地,“绿耕”也帮助找农业大学的专家给予技术方面的建议。

场地也很难找。放眼望去,平寨周围的山场那么大,其实都被各级政府所占用了。最后实习生打听到,一位同学的同学的父亲是附近乡林场的副场长。“绿耕”驻平寨的工作人员黄亚军就带着志强他们去见那位副场长,说明来意,倒是比较顺利地租下了一块好地方。那是林场的二十多亩杨梅地,只要不砍杨梅树,里面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鸡舍,租金三千元,没说用多久,也没有签合同。

今年2月,小伙子们开始搭建鸡舍。杰锋曾带他们去别的村寨取经,学习如何搭鸡舍,如何养殖,包括自己的生活区如何安排等。不过后来的鸡舍搭得太矮,杰锋说

年轻人随便惯了,总要经历这个过程的,让他们去试吧。

3月,寻找种鸡。有了种鸡,才能生蛋,才有小鸡苗呀!周围的村子都跑了,才收了四十几只,因为1月份可能有人在外面买鸡肉或猪肉回来吃,把瘟病带回来了,死了好多土鸡,有的人家养的四十多只鸡全部死了。所以志强他们做土鸡养殖,专家也是建议离村子远一点。

这期间,有两个同伴退出了。一个是1992出生的董海升,年龄小,家人到现在都叫他宝宝,怕万一这事做不成,他不能承担得起;而且,小鸡从孵出到能够卖给消费者,起码得7个月时间,他也耐不住这个性子。2月份,小董又跑去广东打工,但走后又觉得很迷茫,三个多月后又回来了,但没再加入合作社。另一位是1991年出生的张家寿,6月份离开的。家人为他在师宗县城的铝合金厂找了份工作,那是昆钢的下属企业,工资1600,试用后可以转正,退休了也有工资保障。

那40多只母鸡后来有的死了,有的被野猫吃了,剩下30多只。母鸡们生的蛋6月份孵出160多只小鸡,但被啄死了好多,母鸡会啄“别人家”的小鸡,现在还剩约七八十只。每天早晨和傍晚,三个小伙子轮班喂两次玉米打的饲料,其他时候鸡们自己找食吃。没有太多活要做,很多时候觉得无聊,就喜欢赶集,去街上看姑娘。

虽说同伴的离开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最让志强他们迷茫的是不知道这样的选择对不对。虽然家在农村,也从没这样养过鸡;虽然也算出门闯荡了几年,但从来没有自己创过业。最初的冲动过后,过程有时在损耗他们的信心。笔者去的那几天,正

赶上秋收,李永胜和吴春宾这两天一直都在帮家里收谷子。永胜说,没什么开心的,在家干活也累,出去打工也累。

偶尔他们也会讲到梦想。永胜说如果能在城市里待下去,买上房子多好。但吴春宾有一天梦见自己开小车,开着开着就翻了。李永胜打断他,“还是不要说了,不会实现的。”志强感叹:梦想和现实差距太大了。三个年轻人似乎都有点垂头丧气。村里已经退休的黄老师曾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好像日子比他们年轻的时候好过多了,却没有时间与心情唱小调了,人们每天都在不停地忙,却没有她们那个时候快乐。2007年之前,村里还没有多少人出去打工,“中心点”门前的空场地每天晚上都很热闹,年轻人们吃过晚饭就跑来唱歌跳舞。现在,即使男孩子返乡,也见不到姑娘,姑娘们出去以后,大多不再回来。像中国目前大多村庄一样,平日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缺少年轻人,更缺少了一分生气。

志强他们的父母起初很反对孩子们做土鸡养殖,说这几个小孩子整天贪玩,能做成什么事。这话倒成了激将法,几个年轻人一定得坚持做下去不可了。这消磨人的时间,也许正好是几个年轻人沉淀的机会。志强说起过,如果这事做好了,希望多一点年轻人能回家来。谈到家乡,他们会说穷;外人羡慕的美丽山水,他们早就见惯不怪;老人们唱得滋滋有味的壮家小调,他们甚至都听不懂了;但回到家,始终要安心,出去了好几年,既交不到朋友,也融不进城市。2008年初的大雪灾曾让他们体会到在外过年的滋味:看着城市炫目的灯光和此起彼伏的焰火,却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志强渐渐发现,家乡

其实有很多内容,总是在外面打工一段时间回来后,出现一个新事件:金融危机那次回来后,发现老人们和外面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编了本书叫《平寨故事》,原来平寨有那么多传说,有那么丰富的文化!下一年回来,发现杰锋平时一点点拍摄的东西做成了片子《返乡青年》,报纸也来采访,外面也邀请去放映!志强可能想不出“我们的生活也是有价值的”这种话来,但有些摸不清的东西在心里冒出。

也许杰锋现在能描述出这种东西。2008年台湾纪录片工作者林稚霏在他家里住了一年,拍摄了纪录片《红谷子》,拍他们寻找和种植老品种稻米的过程。当看到完成后的片子时,杰锋突然感觉到,那些零零碎碎的、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那些过程,都是有意思的。这让他踏实下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摄像和剪辑,开始纪录自己家乡的人和事。因为片子做得小有名气,师宗电视台和昆明的公司都请他去工作,3000块一个月,他也没答应,因为对城市很不习惯,“机车的味道,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很多东西你想要就什么都缺,不想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他还是愿意待在乡间。

也许再过几年,志强他们也会这样看待自己的家乡,看待每一步踏在土地上的生活,太多珍贵的东西,外面找不到,就像平岚河的流水,大人可以淘米洗菜、孩子可以游泳嬉戏的清澈的流水,很多地方都已不复存在……

后记:就在最近,我们得知,因为出现一些变故,志强和永胜也离开平寨,前往广东打工。一年不到,五个人的“返乡青年合作社”只剩一个人。不过,这也许正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进城的媳妇归乡的路

文 | 薛启婵 图 | 罗靖



回村路上话儿多

“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善良的自我。土地养育着我们。虽然劳动很辛苦，看到绿油油的庄稼蔬菜，我感觉心情还是很愉快。但是好多人喜欢上繁华的都市，忘记了自己的乡村，迷失了自己。我很希望，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别忘记我们的根在乡村。请不要看不起我们农民，更不要嫌弃黑黑的土地。没有农夫，谁能活在天地间，希望大家学会尊重农民，尊重土地。

——刘全影

1976年，刘全影出生在安徽阜阳的一个村庄。至今，她还惦记着捉鱼、抓知了的童年生活，回忆起小时候一家人一起劳动的亲密情景，心里满是怀念与向往。1995年，刘全影的母亲外出打工，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深知没有文化、生活在农村的辛苦，花几千元给孩子办了城市户口，希望她可以有机会跟城市人一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早日跳出农门。然而，母亲恐怕从未料到，她千辛万苦为自己的女儿铺就进城的路，最终，已经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女儿，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从农村到城市

热爱美术，梦想着当一个幼儿教师的刘全影，中考时因为分数不够，与艺校擦肩而过。考虑到进厂工作有很稳定的收入，全影上了纺织学校。1999年，全影中专毕业后的第二年，她谋得了在阜阳市纺织厂工作的机会。然而，工厂的生活让全影觉得自己像是木头人、机器。每天听着机器隆隆的响声，严苛的管理制度完全没道理可讲，不管你是在吃饭或是上厕所，只要哨子一响，就得立马回到工作岗位；与同事们聊天时，也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题。所有这些都让刘全影觉得枯燥乏味。婚后，本来上班已经很累，又不能带孩子，全影开始不想在厂里工作，可又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婆婆觉得，儿子有工作，干嘛要找一个没工作的媳妇？由于大家对有一个“工作”

的期待，全影便在厂里继续待了下去。

“那时感觉对生活没有什么期望了。夜里10点下班，如果是夏天的话路边有许多人还在跳舞，就想，如果我啥时退休能在这儿跳跳舞就好了。”对全影来说，等老了过上放松的生活成为了她那时的梦想。就是这种让全影觉得无趣、厌烦的工厂生活，却也一过就是十二年。2010年底，纺织厂破产，工人们纷纷分流下岗，全影怀揣着十二年青春换来的2万元补助，离开了工厂。

创办书社

在下岗之前的2009年，一次北京之行，刘全影的心，已经开始为新的方向蠢蠢欲动。那年，全影报名了《农家女》¹杂志的通讯员，接着去北京参加了杂志社组办的通讯员培训，这是她第一次独自远行。那次的培训开拓了她的视野，让她看到了不同人的努力和行动。在分别前的大巴上，听着大家的歌声，全影难以抑制地流下了泪水。虽然相聚短暂，但那些发自内心的共鸣和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在全影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她希望自己也能办一个农家女书社，让更多的人看到《农家女》，找到心灵的寄托。

与《农家女》的结缘，却已是初中就开始的事了。那时，全影偶然在亲戚家看到一本《农家百事通》（后更名为《农家女》），很喜欢，便让父亲给自己订阅。自

1. 创办于1993年，原名《农家女百事通》，是一本面向农村妇女发行的月刊。读者对象是16至45岁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农村妇女。杂志一直坚持以社会性别视角关注中国农村妇女的前途和命运，记载中国农村妇女前进的足迹，传播以妇女为本的发展理念，提供生产经营、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2001年8月，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正式注册成立。“农家女”已发展成一个“集扶贫与发展、传媒与出版、研究与推广”于一体的社会公益组织。



此，她便成了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工作后，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孤独，想到父母辛苦操劳的心酸，在工厂的苦闷，那时的全影，一次次给杂志社写信倾诉自己的情感；每一次，总能收到编辑的回信，那些温暖鼓励的话语，给苦闷的心灵带来了慰藉。到村里办书社，成了全影强烈的渴望。

然而，已经离开农村多年，在城市成了家庭定居下来的全影，该到哪里去办书社呢？她最先想到了自己的老家，却苦于娘家的弟媳不支持。于是，她便把目光转而投向了老公的老家，离阜阳市十来公里的程集镇大申庄。虽然是大申庄的媳妇，全影并没有在此生活过，这里对她是全然陌生之地。幸而办书社的主意得到了夫家弟媳尚连影的支持。尚连影与丈夫也都在阜阳打工，因平日不太在村里，家里有两间房子空着。在书社苦寻不着落脚点后，连影贡献出外间的房屋作为图书室，并成为嫂嫂并肩而行的战友和坚定不移的后援。大申庄的两个儿子在城里打拼，两个媳妇却一边打工，一边以自己的方式重返村庄。在筹备书社初期，为了了解大家的想法，俩妯娌挨家挨户在村里拜访，刚开始很多人都不认识

她们，那时就会有人说，这是谁家谁家的媳妇。逐一的拜访，慢慢建立起对村子的了解以及与大家的关系。

农家女书社，是《农家女》支持下由各地的妇女自发在村里设立的农家书屋。本来杂志社没有在阜阳设点的计划，是全影的坚持最终感动了他们。杂志社给书屋捐赠了一批书，靠每周做两次家政和给别人带孩子维持生计的全影，则自掏腰包买了书架、桌椅，在包子店打工的弟媳连影不仅贡献出地方，也捐款支持书社。甚至在最早的时候，俩妯娌还一起卖报纸，把钱攒下做书社的公共资金。2011年1月1日，大申庄农家女书社挂牌成立，这是全影生命里新的一页。她说，在做书社的过程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自在活着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以锻炼自己改变自己，如果换一个工作，也可能就是按部就班地上班，视野不会那么开阔”，全影说。

搅动更多可能性

在已经失去公共空间，农民变得越来越分散和原子化的安徽农村，书社，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也是让人聚集和产生

联结的空间。书社开办不久，考虑到一些老人家无法读书，受到邻近的南塘合作社文艺队的启发，全影开始带着一群老人扭秧歌，之后便成立了大申庄自己的文艺队。这些平常不太有机会走在一起的老人们，通过这样的机会熟络起来，感情越来越好。看到老人们聚在一起扭秧歌开心的样子，全影心里也很高兴。村里有人向全影发出质问：“你们跳舞能跳出钱来吗？”在一个以经济利益为优先考虑的时代，这样的提问让全影难以回答。她心里也清楚，除了精神生活，村里还有很多现实的需要，但自己在其中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北京参加农家女书社培训时，合作社这一概念吸引了全影。虽然之前也知道邻近的杨云标在南塘村推动合作社多年，但一直没花心思去了解合作社是怎么一回事。这次的学习，让全影看到了回应村子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为此，她又去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²组织的合作社培训，更加坚定了回去办合作社的想法。她希望能给村里的父老乡亲带来多一点的经济收入，让村庄的道路好起来，也让村里可以有路灯亮起来。

有感于环境恶化和食物安全问题，加上小时候自家小菜园里有花有菜的美好生活记忆，全影开始了生态农业的探索。隐约中，她也觉得，带动村民走生态农业的方向，不论对环境或是大家的生计，都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全影与几个合作社的骨干一起讨论，想先从共同在一块地上种植生态蔬菜开始，看是否能找到一条出路。原本说得好好好的，结果第二天去到地里，其他人

都没有来，就剩全影和连影俩妯娌。“想做合作社是想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如果是为自己，在城里随便干点什么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真正做起来是那么难。”面对大家的临场退出，气愤而无奈的俩妯娌，只得独自平整土地。多年没有种地的全影，也开始重新学习做一个农夫。全影提供家政服务的车老师一家，对生态、健康的食物很看重，这让全影意识到城市里是有一些消费者认可健康食物的；而在北京参观小毛驴农场，让全影获得了做事的灵感，有了开办一个小型生态农场的想法。当全影把这个想法与车老师分享时，车老师的鼓励也让全影有了动力。这一次，连影再次贡献出自己的两亩地供合作社进行探索，开办起QQ农场。

农场的地分为两种，一种划分成几十平方米每块，免费提供给感兴趣的城里人耕种；另一种由有兴趣的合作社社员来分块耕种。所有的耕种都必须遵循不用农药化肥的原则。城市农夫的土地上出产的东西归他们自己所有，合作社社员耕种的成果除去支付大家的劳动份额成本，其余归为公益金，用于书社的运作。2012年的春天，合作社那群一起扭秧歌的老人家成为了农场的第一批支持者。她们在这片预示着未来某种希望的土地上，开垦、播种、耕耘、浇灌……同时，来自阜阳市的16户市民也加入了耕种，成为第一批城市农夫。

城乡互动的艰难探索

一大早，全影带我去到QQ农场。地里的豇豆、黄瓜成熟了，老人家们趁早摘了下

2.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成立于2004年，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机构以新农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和城乡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其核心工作包括：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文化研究、以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和推进工作、大学生行动教育与新文化研究及其推广工作。

来。没有销售生态作物的渠道,但也不能让这些菜烂在地里。老人们准备把菜拿到市场上当一般的菜卖掉。想着她们挑粪、除草、浇灌的辛劳,如今,却只能将自己的劳动成果贱卖,有些心酸。不忍心老人们去市场糟践心血的全影,买下了所有的菜。

酷暑时节,大多数市民的地里都杂草丛生,天气太热,大家都不愿意来。也有市民将地委托给合作社的老人管理,每月支付30元托管费。有市民地里的辣椒熟了,老人家着急再不摘就坏了。全影赶紧给市民打电话,主人让全影帮忙摘了带到市里去。又一块地里的蔬菜该摘了,全影再打电话,找不到主人。用电动车载着这些主人不来收获的果实,全影说,这样的电话她随时都在打,也经常要给市民送菜进城。

有位很积极参与农场种植的大娘受伤了,全影买东西去看她。全影说,跟这些老人家的情谊是最让她难舍的,不回村里都会想她们。是她们,接纳了这个外来的媳妇,并给予了全影最真切的支持。大娘拿出一袋晒干的豆子,是她在农场种的。没用农药,好多豆子都被虫蛀了,长得也不太好。我们一起蹲着挑选,全影琢磨着要找主顾买下这一二十斤豆子。中午在书社休息,另一位大婶过来了,带了一包她代管的都市农夫的地里采摘的葵花籽。大婶因为葵花籽收成不好而有些不安,跟全影说,好多被虫吃了,这已经是选了又选的。全影一边安慰大婶一边将葵花籽晒到院子里,之后,她会将这些葵花籽带去城里交给那位名义上的主人。送走大婶,全影从里屋拿出一个铁盒,打开,一堆毛票,原来是参与农场种植的老人家们每次卖菜交回来的钱。全影仔细地清点大大小小的钞票,拿出一本

记账簿,将钱分别计在不同的老人名下,然后,又逐一给都市农夫们整理账目。

阜阳的市民真够幸福的,不仅有免费的地种,还有电话提醒、采摘和配送服务。我都怀疑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把消费者宠坏了。然而,对刘全影来说,如何扩展消费渠道,以支持到生态耕种的老人们,并激励更多人参与进来,才是她心头的头等大事。在阜阳这样的小城市,生态农业的概念还很新鲜,消费者还未有对生态农业的理解,很难找到认可并愿意支持生态农业的市民。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追逐快捷和效率的农民也很难有勇气放下惯常使用化肥农药的耕种模式。而生态农业要发展起来,却需要城市和乡村两端都在最初给予投入和支持,仅靠农民一己之力,既要探索生态农业,又要兼顾到消费者网络的发展,实属不易。这也是很多时候农民难于迈出第一步的原因。全影期望能给农民种植生态作物的信心,也希望普通人也能吃得上健康的食物。她珍惜跟这些消费者的关系,是因为她知道,只有有了他们,才可能让村民看到生态农业的希望。

除了与大家一起在农场耕作,全影也在自家的地里尝试过小麦和蔬菜的生态种植。她说,最开始农民肯定是不敢承担风险的,在这样的时候,只有自己多一些承担风险去尝试,如果能打开销路走出一条路来,就能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地里尝试。

漫漫返乡路

书社在热闹一阵之后,因为缺乏人员管理,而全影不住在村里也不方便定时开放,有些冷清。合作社成立一年,有20来户社员,除了与南塘合作社合作做一些统购



梁漱溟乡建中心来的大学生志愿者



社员陆续加入采菊花



“争论”工作安排,弟媳尚影当仁不让的架势



采摘菊花钱虽少,但一定要给

的事情,也甚少动作。在村里正好赶上每月一次的合作社发起人会议,原定晚上8点的会议,到8点半,才有第一个人进来。好不容易人都来了,却是一场没有头绪的混乱的争执。深夜里,又一个无果的会议结束了。连影沮丧地说,每次都这样,不知道大家在谈什么,也不知道结论是什么。全影则跟着开会的人出去聊了很久,她此刻要做的,是安抚参与者的情绪。合作的艰难,就在诸如会议、讨论这类细微的地方,显现出来。此种时候,非有坚强的神经和坚韧的毅力,方才能看似无所意义中,求得最后的意义。时间已晚,不方便回城了,我们三人分

别在书社的椅子、茶几上躺下,伴着屋外的虫鸣蛙叫睡去。

最初决定回乡做书社,全影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老公说:“别人都往市里跑你却往下乡跑,很丢人。”甚至甩出了要做书社就离婚的话。婆婆也无法理解媳妇为什么非要离开城市往村里跑,而且还是回到婆家的村子里去丢人现眼。全影位于阜阳市区的家,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是亲戚为了照顾他们卖给他们的,至今他们还欠着亲戚的部分房款。全影的爱人很有上进心,一直靠自己不断的学习换得更好的工作,如今在政府的事业单位里上班。全



参加了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的全影，身穿纪念老石的T恤（图片提供：薛启婵）

影的儿子上小学，夫妻俩平常都很忙，孩子就由婆婆负责照顾，有时连影太忙也会把儿子送过来给婆婆一起照顾。全影的婆婆是一名清洁工，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她便摸黑出门打扫街道。全影的公公多数时间都不在家，在外面给别人看工地。这样一个自己的生计都有些困难的家庭，却出了一个一心向着农村、为着大家的媳妇，这其中的张力和冲突在最初的时间里，让全影备受煎熬。要家庭还是要书社？要赚钱还是要服务？为生计还是为理想？所幸，全影的坚持，旁人的支持和劝说，让本性善良的家人最终接纳了全影的所作所为。作为妻子，她却只能把养家糊口的重任留给老公；作为母亲，她又只能把照顾孩子的担子交给婆婆；作为一个出身底层无甚背景的普通人，她却选择了听从内心朴实的愿望的召唤，在广阔农村开辟一个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新天地。

在村里，全影跟我说，她想在地里挖一个池塘种荷花，我有些纳闷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搞出一个池塘？全影说，因为这是她老公一直跟她念叨的想法，虽然他不会来做，但为了回报老公的支持让他高兴，自己就为他做一个池塘吧。在全影看来，这样的顺从，是对老公长期负担家庭生计的一种报答，也是保障家庭生活稳定的一种选择。回到家里的全影，必须马上回复自己作为媳妇、妻子、母亲的角色。她自知亏欠这个家很多，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努力，尽自己作为家庭一分子的责任。

因为要照顾家庭，住在市里的全影只能城里村里两头跑。为了省8元钱的公交费，她寒冬酷暑都骑着自己那辆电瓶车来回奔波。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一边做家政一边帮人带小孩，好在家政一周只需做两个半天，小孩也可以带着一起去村里，全影觉得这样的工作本身比较自由，还算能配合她在

村里的事情。然而，随着在村里的事情慢慢铺展开来，问题和要深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没有人长期在村里推动，就很难超越现时的状态，这一切对全影提出了挑战。

2012年的夏天，全影做了一个决定，放弃现在赖以谋生的工作，报名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³”，这个计划每年招收一批年轻人（多为大学生或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支持大家到农村去参与社区发展的工作。全影说，她想完整地拿出一年的时间，好好学习，也好好在村里做一点事情，这个计划除了能提供给她更大的视野外，也有一个名分让她好去跟家里交待。同时，为了支持全影在村里的探索，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也派出了另外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大申庄与全影一道工作。

而在离大申庄不远的南塘，杨云标坚持了十余年的合作社推动，正发展得蒸蒸日

上。过往全影在大申庄做文艺队、书社、合作社都多有借鉴南塘的经验；如今，全影又加入了南塘的资金互助社，准备以此带动大申庄合作社在资金互助方面的发展，这是一套让农民不用依赖于外界、内部实施互助合作的储蓄与贷款体系。与南塘彼此为邻、相互守望的关系，不仅给了全影有人同路道不孤的感觉，也成为她在村庄推动工作的支持。

三伏天的华东地区，烈日暴晒，坐在全影电动车的后座上，从阜阳市区往大申庄骑行。这条路，刘全影和她的弟媳连影已经数不清走了多少遍。她们走过春天的新绿，走过夏日的酷热，走过秋日的凋零，也走过冬日的严寒。十余公里的距离，半个小时的车程，这条路见证了她们们的赤诚与坚持，也印刻下她们的困惑与艰难。漫漫返乡路，它昭示着，有一些理想没被世俗磨灭，有一些追求还在路上。■



3. “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始于2005年，至今已是第八期。人才计划是由社区伙伴资助，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推动执行的一个青年人培养计划，旨在推动青年人关心社会发展、关注农村变迁并重新审视土地与自身的关系。



“看见”杨云标

对话及编辑整理_周衍 图_杨云标

题记一：

十四年传奇的返乡生涯，让杨云标成为返乡青年中的标杆人物：在百度输入“杨云标”三个字，瞬时跳出两万余条搜索结果：“乡土上的维权者”；杨云标：让农民生活得更幸福；“2008 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十大人物奖获得者；乡村民主实践者；坚持13年乡村自治试验，等等。

媒体上的云标，也因此或光芒四射勇往直前，或悲壮悲情，充满戏剧性、需仰视才见。于是当我见到真人，不由感到有些“落差”——

第一次见面，是2010年南塘的“返乡青年”工作坊，我和云标搭档主持返乡媳妇的“实话实话”环节。这个在媒体上凛然正气的维权英雄和乡建带头人，居然令我们大跌眼镜地尽显搞笑八卦和“煽情”之能事，一个单身大龄青年，聊起爱情与家庭，居然头头是道，动情处更是眼圈儿都红了。

几个月后请他去我蹲点的云南金沙江边村落，希望他示范并带动当地乡亲成立合作社。但没两天我就开始叫苦不迭：眼看着“这家伙”爬爬山，趟趟河，田里看看庄稼，院里望望牲口，玩两下农活，串门儿听老人讲村庄历史，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今年8月第三次见面，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不再刻意期待的我，也终于“看见”一个真实普通且多面的、有日常喜怒哀乐的云标。工作起来依然不要命，却有孩子气的一面，还会放朋友鸽子：以腰椎毛病为“借口”，他逮个空子就拉起伙伴去河里游夜泳，逃避“访谈”。我不再抱怨，而是庆幸能看到这个返乡人聚光灯外的另一面。

题记二：

这篇文章并非传统的叙述文体，而是以对话的形式，去呈现一个尽量“原汁原味”的杨云标。“对话”并非发生在专门“搭建”、设计的场景和状态下，而是两位伙伴在共同行动或分享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生发并涌动出来。当然，两人间发生的实际互动是对等双向的，但考虑到文章的主题，我们主要选择和保留了关于云标的部分。

我最欣赏的主持人柴静，将她的专题节目命名为《看见》：“让人们看见新闻中的人，感觉到人的存在。……‘观察’这个字眼稍有一种审视的刻意距离或者太把自己职业当回事的感觉，‘看见’，更寻常：与人们同在，把发生的事看在眼里，共同负荷着生活。”

我们也期待通过本文，让大伙“看见”一位在公共生活的灿烂背后、普通却不寻常的返乡人的“存在”。

到达南塘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忙个不停云标那里“抢约”到一个小时的访谈时间。他二话没说，轻车熟路地将我带到墙上挂着的南塘合作社新组织架构图下，滚瓜烂熟地开讲近期工作的新进展。我忙瞅个空儿叫停：“拜托，咱们先忘掉合作社好不好，我们更想听听关于你个人的故事，你的个人梦想，情感，腰椎病，甚至满腹牢骚？”云标乐了，这是一个新鲜事，他说，咱们可以试试。

于是两人面对面坐在南塘合作社三层小楼的大厅里的木条椅上，身边长椅上几位午睡的农家孩子打着小呼噜，头顶是哐呀作响的吊顶风扇。这也是云标午睡的地盘儿——累坏了撑不住的时候，他也就这样往长椅上一躺眯瞪会儿。

一个人的耕读梦

周衍：说说你自个儿理想的乡村生活？和现在现实中的是否一样？

云标（想了一会，眯起眼睛慢慢描述）：我心里，还是有个“耕读书院”的梦，

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状态：自家的小院子里，建个自己的书屋或图书馆。木质的大大的书架和桌椅，能安静看书，和小朋友讲故事，还能放电影。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蔬菜，读书之余在田里园子里浇浇水拔拔草……家里养着狗，鸡儿鸭儿在院子里撒着欢跑。

云标顿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这是不是有点儿小资？哈哈。（看我笑着摇头，便继续往下说）：

我希望这个家自给自足，能够自我循环起来。身体健康、精神富足，精神和物质是平衡的。虽然老乡孩子们可以随时来，但毕竟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天地和空间，有时可以一个人孤独地呆着。

周衍：这个梦想近期能实现吗？看你总是这么忙，有时甚至连家里收庄稼都帮不上忙呢。

云标（叹口气）：是呀！太忙了，常常早出晚归，没有周末。我也问自己，即使真的有一天建起了耕读书院，我有时间享受吗？

现在的状态，也让我怀疑：难道所有关于合



老年协会的老人们在农资服务部挂牌仪式上准备演出



农资服务部挂牌仪式

作社的梦想都实现了,就能过上我向往的幸福生活?

村庄,合作社,家庭,我个人,是不同的层次,有不同需求。我过去将它们完全混在一起。但社会理想和职业理想,无法取代家庭,和我个人的心灵需求。

周衍:所以希望通过慢慢耕耘自己的耕读书院,将合作社和个体生活慢慢分开?

云标:是的,但现在还不可能。就好像,我的能力只能给出半桶水,但乡亲们期待的是一桶甚至两桶。这些年下来,我感到身心损耗,但目前还找不到替代我的人,我感觉这些年来已经被“架”起来了,我自己也放不下合作社,感觉如果退出,就会对不起所有的人。我是一个过度投入的人,缺点就是让自己没有回头路。

周衍:嗯,电邮里你曾提到腰推出了问题,还有焦虑和精神压力,这样下去可不行呀。

云标:对,我也在想办法调整,要放缓下来。所以为什么我有时渴望出去开会,是

给自己一个休息和安静独处的空间。身在外地,合作社的事也就不会老是找我。

周衍:这是一种必需的平衡,村里的生活,太“满”了,很多时候私人生活也是和公共生活交织的,缺乏隐私和个人自由。

云标:是呀,所以有时要躲开熟悉的人堆儿,让自己低落时有个空间调整,否则就会很难坚持下来。

周衍:记得上次我请你去江边?当时发现你更渴望融入和享受当地的农家生活、而不是帮村民组织合作社时,我还暗中怨你偷懒不上心呢,哈哈。现在想来,我开始理解你当时更渴望的是放松和自由自在。

云标:对,而且在陌生的地方,我更像一个正常人。

周衍:(吃惊):正常人?

云标(有些自嘲地笑了):是呀,在南塘村里人看来,我是“不正常”的。

村庄里的尴尬人

云标:最直观的,我这样的年纪,别人早就有老婆孩子,甚至早结婚的都快当爷

爷了,但我还没成家;另外,阜阳这边的村里,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出门打工赚钱,回来比着盖新楼房,而我还守在村里,和父母住着旧房子,也没有固定工资。这在乡村都特别不正常,大家会议论。

周衍: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你?你不正是为村民维权才回来的吗?

云标:当然乡亲都说我是“好人”,但在村庄里只要你与众不同,就是不正常的。

我也曾经很“正常”,十几年前去西安读书,当时的职业梦想是当一名律师,生活理想是家庭幸福,让父母亲人过上好日子。从未想象过当领袖,也不想与众不同。但看到乡民被欺压的不公平处境,无法坐视不理,也许是年轻人的一种浪漫道义感的驱使吧。

当这种道义的力量,获得外界一些朋友的认同,逐渐被媒体和政府关注、甚至理解,带来点真正的改变时,却发现,村民们并不真的理解。他们会觉得,别人都在赚钱,我还在坚持做和谈道义,这不是傻吗?

周衍:所以即使在合作社,你也一直都是孤独的?

云标:也有不少乡亲真心支持我,但他们是冲着对我的信任和感激,却未必和我心意相通。我一直跟人们谈“道义”的重要性,但无论是最初浪漫的道义还是现在现实的道义,更多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周衍:这十几年一直是这样?你希望改变在村庄眼中的尴尬和“不正常”的状态吗?

云标:这几年开始有变化,虽然不是我有意为之。这两年合作社里推动村民金融互助、做酒厂等等,我又突然在村民眼里变

“正常”了,很多人都会想:“看,他(终于)去赚钱了!”觉得我靠谱了。

周衍:但这岂不说明村民的意识还是没有改变?他们依然不认同“道义”,你的“道义”还是输给了利益至上的观念?

云标:慢慢来,必须看到当下社会的悲凉现状:道义被扭曲,被边缘、被嘲弄,被金融和资本的力量绑架。即使道义的受益者,也还是可能嘲笑你!

我想我必须面对和承担让他人慢慢去理解我的阶段,学会耐心等待。

云标说他最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因为“……哪怕是恶俗滑稽的,也都有一种精神在里面,给我启发和寄托。特别是底层小人物追求梦想时面对的种种纠结、尴尬和委屈,比如‘喜剧之王’里,人家羞辱他,他无力和绝望,却坚持一句话,‘我是一个演员’……他心里却有一团火。他有某种自己的坚持。”

我曾奇怪云标这个民间维权和乡建的英雄人物,为何如此理解和喜爱周星驰塑造的可笑可悲甚至带着些恶趣味的“小人物”。现在渐渐明白:在南塘人的日常乡村生活里,云标是叫人“同情”且另类的“弱势者”,他的理想和现实在很多人眼中是尴尬、不正常的,只能掩藏在被宏大叙事的公众人物“杨云标”的阴影底下,艰难而忐忑地默默坚守着。

窗外,玉米田的那一端,村民争相攀建的一栋栋高大排场的楼房比肩而立,在许多南塘人眼中,这些只有老人孤独留守的空荡新楼,与充满欢声笑语的南塘合作社生态简易楼、以及云标家全家温暖相守的旧式简陋平房相比,还是更能代表体面人

生和生存的价值。

理想的乡村公共生活

我把视线收回来，想换个不那么沉重的话题——

周衍：你梦想中的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就像现在合作社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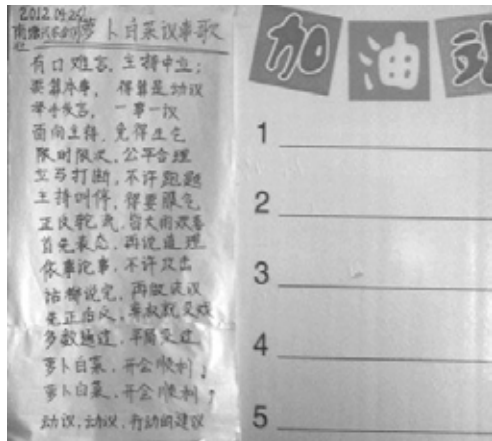
云标：这不太一样。我喜欢的社区公共生活，是基于本土传统的。比如贵州苗族村寨的芦笙节，两年前去过的金沙江边村庄，我喜欢这些丰富古朴的乡间民俗和本土族群仪式和歌舞，有着自然而温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人们的参与不需要任何政府或组织号召，是奔着骨子里的热爱和共享认同的传统，这种参与是平等、自愿自发、自然而然的。就像电影《吴二哥请神》里传统的“打围鼓”活动，人们自然地因为它聚在一起，娱乐或讨论村庄事务。

如果没有这些传统，就得依靠刻意的组织号召、强势的带头人，就会出现科层化、组织异化、甚至利益和权力关系的角力。

周衍：所以你本身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你更认同无为而治、率性而发、自然而然，但是现实生活中，却不断要你去“为”，而且越“为”越多？现在根本放不下？

云标：对，我享受去做一个社区里普通的参与者和生活者，享受它的传统，和长期传承的日常生活模式。当然，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了，政府的、商业的力量等等。而村民们在公共事务中也习惯了麻木冷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个带头人，我偶然被推动着来到这个位置，也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尽量做好有限的事情。

两年前，我邀请云标和另一位返乡伙伴



“罗伯特议事规则”南塘版（图片提供：罗靖）

华明到我长期研究蹲点的云南迪庆“江边”村落访点后，云标发给返乡青年邮件组一封信，分享他的经历和感受：

“2号早上，从丽江赶往江边。周衍像一个回娘家的姑娘，她的兴奋溶解了我们赶路的疲惫。

一进村，华明就端着相机兴奋的寻找散落在野外的花花草草，这都是华明的心肝宝贝。周衍领路，我走在最后边，提着个重重的箱子，气喘吁吁、可怜巴巴的被她们兴奋地遗弃着……

这里的风景是陌生的，但，这里人们的热血与传奇，却早已耳闻数遍。

到了姚阿爷家，真正让我震撼的是，小院里的美是如此丰富；山水清泉、花草果园、祖孙同乐享丰年。

姚阿爷家是现代的，有电视、电话、手机、太阳能、有儿女在城里工作、有外边世界的众多朋友……姚阿爷家是传统的，有牛车、自己加工木犁、木耙、风箱……这些宝贝在村里都已经几近失传。姚阿爷家自己盖房子，用有机肥种地、不使用除草剂、手工收割，人工脱粒、不使用收割机。自己收集中草药治病、把长子留在家继承家业、家道……

姚阿爷的人生智慧、人生阅历是我们成

长的养料。我自己常常为所谓的“进步”摧毁的优秀传统而伤感，而这样的伤感不适用于阿爷家。

在江边才知道周衍早已经“嫁”到江边了，成为当地人的女儿，乡民中的一员，每每看着她用纯正的江边口音，眉飞色舞和大家兴奋地东家长西家短，我和华明都是傻傻的站在她身后，安静的享受她的幸福。在阿爷家的几天，做饭、洗碗是她每天的必修课。她站在灶台前和阿娘的默契让她已经成为这个家庭幸福的一部分……”

再次读云标的这封信，有一种别样的感慨，似乎触到他内心的柔软一角。我“功利”地期待云标到江边传播合作社文化，而云标却更被江边天然醇厚的乡土人情打动。他对我融入江边生活的理想化描述，也恰恰反映出他的内在乡愁——渴望在村庄中自由自在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东家长李家短、灶台田间打转，享有真正乡野的幸福。而这在南塘是艰难的——他不可能再回归“普通人”。在不断被“驱动着”走上维权和合作社带头人的路上，渴望如水般自在悠游生活的他，却要不断以金戈铁马之声，担当起群体的重负。

传统与道统

在南塘的这几天，云标为到访的年轻

人们放映了呈现传统乡村社区在现代性冲击下变迁的电影《吴二哥请神》。这个片子，云标已看过多遍，但他还是端着板凳，静静在大伙后面找个空地坐下，专注地从头看到尾。电影里有边远西南乡村那静谧如水般流淌的古意乡情，热闹而精彩的本土文化仪式表演“打围鼓”，以及围绕着“打围鼓”而聚拢的虔诚淳朴的村民、社区事务的紧张却有序的铺陈、人们之间或融洽或纠缠、又都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情感维系及认同……都一再燃点起云标内心关于乡土的想象。云标在和大伙儿分享时，说到最打动他的，除了打围鼓，就是代表传统道统的地方老人们对现代性犹豫接纳后，却又满怀自尊的隐忍抵抗，这些都是本土力量的真实呈现和重要传承。

周衍：不过，你的这种对乡土传统的推崇是否也太过于浪漫化了？它们大多要靠道统来维系。但道统是威权的、容易抹杀个体的自由，就像《吴二哥请神》中的爱情悲剧。

云标：我个人也确实不喜欢过于强势的道统，渴望个体自由。但换一个视角，从道德伦理或信仰的角度看，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给予人们的归属感和互为扶持依存的联系。像芦笙节、打围鼓等仪式，能够在乡土面临真正危急时刻时迅速将人们聚



资金互助社参与家庭



老年协会的节日活动



杨云标

集并团结起来。否则乡村将是一盘散沙。所以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在维权时期,和日常状态下,我们需要的就不同。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方,也都可能不一样。

受《吴二哥请神》的启发,我理解的中国乡村有三种可能形态:一种属于过去的历史记忆: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是传统的被浪漫化的乡村;另一种是现代的、欧美式的乡村:家家别墅、小车、大片农庄、现代化设备等等,这个在中国巨大乡村人口的基础上是不现实的;还有一种是现实中的中国乡村:在转型和变动之中,是纠结的尴尬的乡村:很难形成真正的经济、文化共同体,面临着信仰危机,原子化,完全奔着钱和物质主义而去。

这种自私逐利主导下的社会,更使得乡土传统和道义越来越被边缘化,旧的传统和文化没法回来了,我们需要开拓新的文化。

社区文化的创新: 合作文化

周衍: 南塘合作社就是一种乡村新文化的培育和尝试吧? 是这十几年你和乡亲们努力创造出来的新事物?

云标: 对, 这里的新合作文化, 不是自然沉淀和传承出来的, 需要人为创造和灌输。但我还是比较认同, 因为, 毕竟过去的那种理想田园回不去了。

周衍: 在这种全新的合作文化里, 是否“传统”就没有意义了呢?

云标: 看情况, 比如在江边这一类的西南传统村落, 还留存有某种传统, 乡亲们内心追寻着某种共同的东西, 河流、共同的社区生活、族群文化风俗等等。我很喜欢这种东西: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 维系着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信任。

但在南塘, 所有本土的元素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及近二十年的打工大潮和乡村衰落中迅速地被抽空和消逝了。地处中原, 又深受市场经济物质主义影响, 社区趋于分裂, 人和人互为攀比, 缺乏友善和信任。

所以在南塘, 我也希望在乡亲们之间培育一种不被利益淹没的道义精神, 或者一种感情, 未必基于公共利益, 而是基于江湖的情谊, 以这样的维系, 确保情感力量不被物质利益所淹没。

周衍: 这也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和团结感的塑造吧?

云标: 对! 特别在合作社内部, 我们会多组织一些活动, 比如南塘版本的“毅行者”。定期聚餐, 看电影, 对合作社的老年社员入户慰问等等, 都是倡导一种彼此关怀相守的合作文化, 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有更大更深的认同。

特别是今年5月份, 为了树起纪念合作社成立十四周年的“合作的丰碑”, 大伙儿一起投工投劳, 在立碑仪式上, 很多社员都哭了。有一块碑在这里, 乡亲们每天看到, 外面的朋友来访时, 也会骄傲地介绍, 这样不断地看到、回忆、讲述, 归属和认同感自然就增强了。最近我还想组织年轻人们, 去记录下村庄里老人们的故事, 也就是“口述历史”。这事很急! 过去一起维权的老人们, 至今已经走了六个, 我很心痛, 希望留下他们的记忆和历史印记。

周衍: 你的这些良苦用心, 合作社里的乡亲们明白吗?

云标: 也许我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并提出来的人, 但我相信从这个过程中(经历过来), 理解的人会越来越多。

周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否也经常妥协? 或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偏好?

云标(笑了): 多少有一些。比如资金互助社最近在设计社服, 过去我会认为这些制服呀什么的, 就是个形式,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统一划一、一定强调一致的东西, 但既然大伙儿都愿意, 也很好呀!

周衍: 嗯, 感觉你一直有一个自由主义的灵魂, 向往的又是那种古朴自在的乡野传统, 和整齐划一之间, 还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味道呢。

云标(笑了): 所以我在不断提醒自己, 形式上的事儿, 大家喜欢就好。毕竟这是一个集体。我也慢慢理解大伙的共同愿望: 你看资金互助社里有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成员, 农民、老板、村干部和中学校长, 老人、中青年……但大家穿上一样的衣服, 会更认同这个集体, 更加自豪, 一种温

暖的分享和共同拥有感!

就像打围鼓很美, 乡间小调很美, 但我们做合作社, 还是要不时排队喊口号, 唱革命歌曲, 这能让大伙儿尤其老人家更感觉熟悉亲切、也更容易产生团结感, 是一种集体的仪式。

家的守护和传承

云标的个人年度“项目书”中, 有一个别出心裁也是他最看重的项目计划: “孝慈基金”, 是云标专门为父母以及整个大家庭精心设计的。

云标自认亏欠父母太多, 却一直放在内心深处。在江边之行后写给大伙的信中, 他难得有这么一段表达:

“在江边的鹅卵石上随意走走停停, 伟岸大山的怀抱里, 浑浑黄黄的江水奔流不息——我会想起父亲, 他和姚阿爷如此相同: 勤劳、勇敢、承担。他们都创造了自己安逸、幸福的小家庭。如果不是我的工作把父



不一样的纪念碑 (图片提供: 罗靖)



工作人员芳芳(右)带着老人们跳健康舞

母‘拖下水’，今天，我们家也会是阿爷家的沉静、安逸吧……”

周衍：还记得你两年前在第一次返乡青年工作坊上，你和我们分享过你返乡时的一个场景：在维权最危险紧张的阶段，你每次回家面对父母前，总会在门口外停一下，揉脸，拼命揉出一个微笑的表情，才敢进门。

云标（感慨）：是呀，那时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甚至没法睡一个安稳觉。我想让他们少操心。但维权告一段落后，我却还是在村里留了下来，一穷二白，没有成家立业……

周衍：不过换一个角度，一直在家乡与父母相守，也是一种“孝”吧？看看南塘大部分人家虽然都盖起气派的新楼房，但一年到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孤独的老人家留守，面对野草丛生、死气沉沉的院子，而你父母，哪怕你再忙，也能每晚听到你归家的脚步声，看着儿子的努力获得这么多乡亲的赞赏、朋友的尊敬。

云标：但这些年我没有多少时间给家人，现在特别想为家里多做点什么，营造一个家的氛围和文化。这几年逢年过节、父母亲的生日时，我会和几个兄长一起操办，让父母享受子孙绕膝的“家庭活动日”。我在家启动的“孝慈基金”，也是期待以孝道去影响全家人尤其是侄子侄女们，让大家体会对老人的爱，以及家族血脉的深深情感维系。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个QQ群，共同讨论家庭活动怎么搞，家族的意义和传承是什么。

周衍：是想弥补对父母和亲人的愧疚吗？

云标：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这几年越来越关注“文化”，但文化的传承，不应只是村庄、合作社，更要从自己的家做起。没有家，又何来合作社和社区？我也开始和父母多沟通，多了解和发掘家族的历史和传统。比如，我爸一直坚持每年上坟祭祀祖宗的仪式，我过去不理解；现在我会陪着父亲去，理解这背后的内涵，这也是家族

传统和文化的传递传承。

我们全家能积极参与到村庄和合作社的公共生活里，也与家庭的和睦融洽密切相关、互为促进。不但生活上丰富了开心了，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而且，父母老了，更渴望有愉悦温暖的集体和公共生活，这也是我做合作社的一个动力。

这个家，虽然清贫，日子却过得越来越有滋有味。

云标父母唯一担心的，就是云标的终身大事了。云标因在维权和乡建的艰难岁月里，错失相守数年的挚爱，而迟迟未婚。记得两年前我们第一次南塘之行临别前，云标父亲悄悄儿拽住我们，一脸的紧张与期盼——老人家知道云标刚找到一位志同道合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的女友，想打听近况并催婚期，又不敢直接问云标。就请我们帮忙多催催。今年金秋，终于收到云标的大好消息，而新婚妻子也正努力调回阜阳，父母的心终于放下来。在“孝慈计划”和云标的耕读梦里，也真正有了“女主角”。

尾声

周衍：从村庄到合作社到家，这个方向，和你的个人理想生活是相通的吧？

云标：对呀，这么多年来，回头看，是一个慢慢聚焦的过程。你看，我年少轻狂时的想法很大，渴望国家、社会以及乡村的变革和改变。但渐渐地，我的想法和聚焦从全中国到中国乡村，从所有农村，到阜阳，再到南塘、自己所在的村庄，然后再到合作社。过去我朝思暮想的是，能否改变这个村庄，改变参加咱们合作社的社员的生活；现在则会想，我能否把我的家改变了；再进一步，能否把我自己、我的个体生

活改变了？我的欲望在逐步后撤和缩小，对乡土的理解、对自己的定位，都在不断收窄和浓缩。

周衍：何谓你自己、你的生活的改变？

云标：就是我的身心状态、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我这两年感觉身体越来越差，这不可持续。这次从你们这里，我开始接触到素食、慢食和减食，以及一些修心养性的尝试，新的探索确实给我带来了变化。而我也相信，任何群体的、集体文化和认同的转变，都要先落实到自己身上。

这个平凡却不寻常的返乡青年，从阴差阳错参与维权开始，就深深被卷入理想与现实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集体利益与个体自由和理想生活之间的张力以及挣扎，不断寻找平衡。和所有返乡人一样，云标同样无法随意选择和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必须不断放弃和妥协。

然而，正是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沉淀下的生命厚度，让云标在“放下”和“坚守”间寻得微妙平衡，得以与乡民们一起，创造一种新的、从南塘乡村现实里活泼泼成长出来的文化、精神气质和情感维系。它并不完美，无法填补所有的乡愁，也不能完全替代个体的生活梦想和追求，但以之为基础，每个个体也才能寻到更大的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空间。

中秋时电话问候，合作社发展迅猛，云标更忙了，但他的笑声也更爽朗：“虽然忙，但越来越有奔头了！看到新一代返乡青年芳芳和付丽们茁壮成长，看到合作社越来越井井有条，我可以‘隐退’耕耘自己的耕读梦的日子，也近了。” ■

后记

文_周衍 邵璐莉



几天前，一位朋友谈到：返乡议题，太过沉重！然而在这个专辑中，我们却分明发现很多新萌生的生命力、暖意和盼头：里面有返乡的文化寻根的热望、有温厚敦实而明亮乐观的女性力量、有在社会理想和公共生活中融入、燃点并释放个体理想生活状态的个体探索、以及收获。

他们并非没有面临困难重重，让我们回看这里每一个返乡青年的“寻根”故事——

全影多年来陷于工厂与家政间不断重复消磨、拮据清贫的生存生活状态中，但她依然怀带一个温柔的渴望：一片少时梦想里的乡土田园。她找到了一个社区、两亩地和一群缓慢劳作的迟暮老人，一起种瓜种豆，然后骑着摩托辛苦进城，牵起城乡间人与人的联系和

信任。老人们很老了，她也不再年轻，于是CSA成为了生活本身，她卯足了劲，埋头苦干。

胜文对家乡雀鸟苗寨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使他的寻根路更加浓缩、专注和用力。但在现代化和主流文化的入侵和围攻下，少数民族处在弱势、被边缘化甚至自我放弃的位置。因此，胜文的“返乡”如此曲折和非常态，他不得不“曲线救国”，通过引入新的理念和生计模式，推动雀鸟苗寨的文化生态旅游，来让逐渐衰落的族群传统和集体认同重新焕发生命，也圆自己一个返乡梦。

平寨与雀鸟相似：单一内聚的族群，特殊丰富的本土农耕传统和生态文化，以及同样面临的危机。平寨年轻的小子们却发现“前辈”熊杰锋的成功经验并不那么

容易复制，他们不得不在匆促的返乡以及意兴阑珊的离开之间，辛苦寻觅一个现实中间点和平衡点。

阿梅试图以现代商业理念的推广和创新，实现自己的家族产业与社区传统的传承梦，却要面临资源资本的挑战和未知的风险；王宁试图将道家文化与西方生态主义、CSA思想以及“半农半X”生活理想融合起来的探索，也不得不通过妥协地做村官和从村里“退守”登封城来得到父母亲友的支持默许；而云标则是在数十年的探索中，深感故乡本土传统文化的流失和缺乏，而要去从头开垦创造一种新的、能够把原子化的乡村重新聚合起来的合作文化……

面对阻力，这些年轻人选择以温和温柔的力量面对，努力和生于斯长于斯的社区的根、土壤和谐相处、交织共生，甚至水乳交融。他们的理念趋于朴素和实际，也更乐天。哪怕社区的传统和文化同样在现代性的入侵下显得衰败残破，总可以设法引入些新的思路、理念和探索的可能性，就像新照射进来的阳光、注入的空气和水，融汇成再度耕耘的希望，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活泼泼的力量，一种充满爱的守护。

这种力量和心态，归于平淡和日常，回归家庭和自身。这和波仔英子与现实抗争的执着惨烈、安金磊理想主义的超凡脱俗、以及正扬阿兰妹社运理念及行动逻辑的完美秉持都不完全一样。他们选择接纳与承受，时而平和理性、时而摇摆犹豫地承担着世俗责任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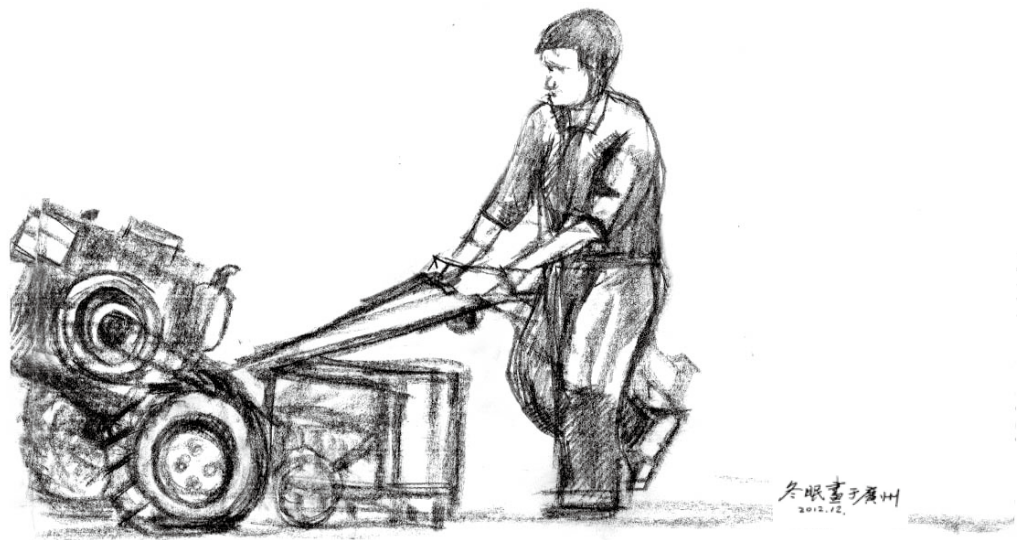
在这种“和解”与平衡的倾向里，“家”承担着重要意义——返乡青年们都强调对

“家”、尤其是原生家庭的依恋与认同，这种东方/中国式的“家族”精神和维系，使得“家—家族—族群”在他们的寻根和文化遗产中，成为具有特殊涵义的“场”：在个人和社群、社会之间，架起桥梁。它是私人的，却又超越个人主义，由此在中国本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下，成为催生集体认同和互助文化的土壤，进而与社区、社群的生长息息相关。

而家庭之外，返乡青年们所处的社区、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土壤，也形塑着年轻人们不同的返乡路径和实践气质。如中原汉文化的“儒释道”传统，以及“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形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王宁、云标和全影的返乡路；而另一方面，也是中原一带因国家力量的更强势更深度的进入，造成的本土传统文化、信仰体系和地方性知识严重流失，使得云标们需要在社区传统之外再引入新的合作文化或者生态文化，来重新建立村庄里的新的文化与认同，这也使得合作社以及乡建活动在这一带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与之相比，地处偏远的云贵西南一带，却保留着相对深厚完整的乡土文化传统、自然农耕模式、生态文化、族群认同等等，这些都为当地的返乡人提供特殊的文化传承的土壤，和对乡土的另一种理解视角。

除了个体的探索以及本土的寻根，对返乡青年们带来莫大影响的，还有外界的影响和支持。在本专辑的不同返乡故事的背后，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温暖有力的“脊背”和身影，予返乡人以陪伴和支撑，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之于王宁，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之于全影，梁漱溟乡建中心、农民组织学习网络

1. 他们的故事收录在《让梦想扎根》一书中。



之于云标，绿耕城乡互助社之于平寨的返乡青年，贵州乡土文化社之于胜文，外界的环保组织、学者和乡建志愿者们之于阿梅……与若干年前不得不孤独前行的返乡先行者们相比，近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乡土，与这些支持机构和网络平台的涌现密切相关。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是一个面向农村妇女、有将近二十年历史的公益组织。刘全影是《农家女》杂志的老读者，从申请做农家女书社，到艰难地尝试社区支持农业，这个倔强女子的成长，有着农家女中心多年的影响和陪伴。

返乡需要勇气。12年前绿耕城乡互助社的张和清老师在平寨遇到熊杰锋时，就希望留下更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但绿耕意识到：如果没有解决生计问题，年轻人们留在农村也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从2007年开始绿耕支持平寨人做老品种谷子的种植和土鸡养殖，其中包括对李志强这五个年轻人回乡创业的全力支持。张和清老师说：中国每天有80多个村庄消失，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城市，所以需要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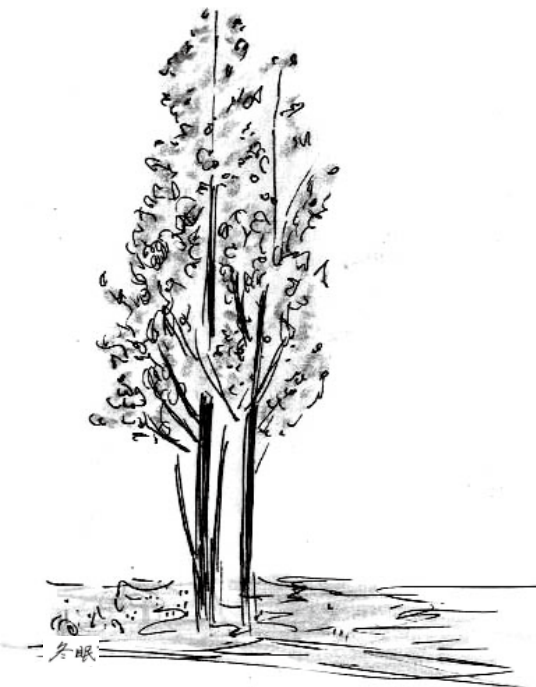
场“村庄保卫战”，保住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返乡青年就是最大希望。

梁漱溟乡建中心办了8期“农村发展人才计划”，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村、对土地感兴趣的年轻人。在2008年办了一期“农村青年培训班”，参加者都是中心工作人员或者人才计划学员的弟妹、表弟妹或邻居。中心发现这些本身就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更踏实，更务实。于是从今年起，中心打算与社区伙伴合作，推动成立返乡青年网络，让散落在各地的返乡青年们有一个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可以获取些微支持、可以交流经验教训的温暖的团队。刘全影，也在这样的脉络里走进了梁漱溟乡建中心的视野，成为人才计划的学员。

贵州乡土文化社与社区伙伴合办的“乡土文化与可持续生活青年实习生项目”，则为胜文这一类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苗族青年们，提供了回归乡土的机会和平台。项目支持实习生深入贵州农村，传递文化多样性价值观，以培养一批具备可持续发展视野，掌握社区参与式工作方法的本地年轻人。胜文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文化寻根之旅后，又留在贵州乡土

文化社工作，帮助更多青年重返乡土。文化社相信：推动青年人的文化自觉与成长，提供体验乡土文化、共同学习成长的机会和平台，才能为贵州文化传承和农村发展培养新生力量。

社区伙伴对于“返乡青年”议题的介入，起源于机构对乡村建设以及培育底层社区协作者的长期关注和投入。乡村建设的长期性与持久性，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脉的融入，而主体，还是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在这一过程中，社区伙伴扮演酝酿、媒合的角色。在2008年的番禺乡村建设工作坊和2010年返乡青年工作坊上，台湾伙伴带来的在乡建和返乡议题上的整全视角与新鲜经验，为大陆的返乡青年打开了一扇窗，看到返乡背后更大的社区背景与社会脉络，而年轻人们彼此的看见和交流，也激发起从不同位置切入、却朝向同一方向的行动力量。此外，社区伙伴的几个青年实习生项目，则是从不同



同社会议题切入，推动青年人重新与农村、土地建立联结，也因此催动了更多年轻人的返乡热忱：除了王宁外，CSA实习生项目中的其他几位老学员，也已踏上返乡之旅。与梁漱溟乡建中心合作推动的人才计划，更是走出一群重回故土的青年人。社区伙伴对返乡青年的特殊扶持及网络培育作用，特别体现在它专注于“青年人成长”的策略取向——不是以特定项目成败为导向，而是以年轻人的个体成长及伙伴网络建设为目标，这让不同议题上的努力，交汇融合于“返乡力量”的培育上，年轻人们也因此觅得行动的主体性、以及自觉自发推动网络联合的动力。

……

这些网络的伸展延拓，还在继续。不单单在中国内地初现葳蕤之势，也开始逐渐与台湾、泰国等地的乡村发展及返乡青年网络发生互动和联系，下面与大家分享的台湾伙伴赖青松的返乡心路历程：《故乡，总在离开后才明白…》，就是这一不断碰撞出新的灵感与动能的返乡伙伴网络的一个小小呈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支持网络并非被项目及其成败所驱动，而是源于一种对土地、乡村、对年轻人、乃至社群、社会的朴素的爱与守护。这也使得更多超越“社会或个人、成功或失败、宏大或琐碎”标签的返乡探索成为可能。留下每个返乡人及支持伙伴们诚恳探索与共同成长的真实痕迹。假以时日，我们甚至可以寄望，这些探索印记的互为呼应和酝酿沉积，能够缓慢却实实在在地改变所在的本土社群、乃至整个社会变迁的样貌。

且让我们以安静从容的心，相扶相惜，耐心等待。■



插秧前带孩子们拜土地公

故乡， 总在离开后才明白……

文/图_赖青松

感谢社区伙伴文端的盛情邀稿，让自己有机会回顾，这段不知从何时开始的“返乡路”……
——赖青松

编者按

出生于城市的青松，少年时因为家庭的变故经历了一年的短暂返乡，乡土田园的梦想便在心中埋下了种子。及至重返城市后，大学修读环境工程、进入主妇联盟¹工作，一步步向心中的田园靠近。穀東归农十年，青松称之为“一趟意外却又迷人的旅程”。中国大陆和台湾，在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不尽相同，通过本文，青松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台湾返乡青年归农前后的心路历程。



一包米开启了梦想的返乡路

来去城乡之间的童年

还记得小时候，自己住在位于台湾西北方的新竹市近郊，父母亲一同经营汽车装潢的生意。父亲是典型的农家子弟出身，小学毕业后适逢台湾经济的起飞期，赤手空拳来到都市拜师习艺，很快地便闯出了一番天地。

在那个台湾人民初尝富裕滋味的年代，牛奶与面包已是家中餐桌的常客，年少得志的父亲也开始开起日本的进口车，甚至搭上第一波开放观光的流行出国远游，为年幼的儿女带回异国的珍奇礼物。不久后，心怀大志的父亲便在友人的怂恿下，投资购地盖起了厂房，开始经营起外销皮包的生产事业。然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于缺乏国际贸易的实战经验，几年下来，出货的状况始终不顺，连年赤字的影响下，终至走到倒闭关厂的地步！

于是乎，当时方升上初中的自己，再加上三个就读小学的弟妹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回到父亲台中的老家，那个他小学毕业后便再也不曾回去生活的农村。对自小习惯城市生活的我们而言，这个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农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冲击。此时回想起来，那仿佛像是一趟搭上时光机的意外旅程！

当时年过六十的阿公仍在务农，土地改革后分得的几分农地，得养一大家子人。除了每年种植两期水稻之外，一块菜圃，三两果园，再加上用馊水畜养，专门用来生小



孩子手绘在田里工作的爸爸

猪的几头母猪，便是全家人生活的所有依靠！尽管经济上的压力如影随形，在那段连学校注册费都缴不起的日子里，田间的农活却仿佛在心灵上打开一扇透气窗，无论是放牛的早晨，晒谷的正午，还是弯腰除草的黄昏，无数个在心中自我对话的片刻，慢慢觉得似乎只要能够这样质朴地活着，生命其实所要不多，生活也可以很简单。

虽然这段避债乡居，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过短短一年，却为年轻的生命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升上中学二年级之后，我们搬到了台北市附近的永和，一处人口稠密的卫星都市，入夜后永不止歇的霓虹闪烁，熙来攘往的车水马龙，再加上完全不同于乡下学校的激烈考试竞争，给了自己一场极大的都市文明震撼。我想自己并不属于这里……这样的想法开始悄悄地在心底萌芽，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离开这个吵杂却疏离的都市环境，找一个可以大口呼吸，放肆奔跑的乡野大地好好生活。

1. 1987年初，一群主妇有感于社会型态的急速变迁，决定行动起来，改变周遭种种环境和教育问题，如是，“主妇联盟”诞生了。1989年，“财团法人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期望以绿色消费来守护土地和家园，并于1993年试办共同购买，直接向农户订购米和葡萄，这是合作社的雏型。2001年“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正式创立，是台湾首个自发性的主妇生活消费合作社，社员都是合作社的股东，共同集资，合作思考，组织消费力量，同时游说农民和生产者，生产符合生态环保与家庭健康的产品。每位社员都拥有同样的权力与义务。合作社的理念是“珍爱环境资源，支持本土农业，力行共同购买，实践绿色生活”，并推广及发挥合作社精神。网站：<http://www.huf.org.tw>。

苦寻生命出路的青年

来到台北之后,生活的步调与农村完全不同,在庞大的债务重担下,一家人只得窝在狭窄公寓里的一间房,再将多余的房间出租他人,藉以减轻生活的压力。双亲则是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只为了供应家中四个孩子继续升学,希望将来孩子们长大成人,能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时值1980年代,台湾社会步入初期的小康阶段,以十大建设为名的基础投资正如火如荼,第一条高速公路连结了岛屿南来北往的经济动脉,从石化工厂、炼钢厂到无以计数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台湾各地的大小都市窜出,一方面固然为长久政治封闭下的人民,带来了明天会更好的期盼,另一方面,却也带来日益严重的公害污染事件。

对于当时仍处于国民政府戒严统治下的社会,人民在生活上明显感受到无形的张力,却又苦寻不着宣泄的出口,直到几次大型的公害事件爆发后,人民才选择了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保卫自身的生存权利,在当时这样的行动普遍被称为“自力救济”。

在那段反公害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自己虽然还是个深陷考试地狱的中学生,却对这些环境破坏的议题特别敏感,或许是儿时在田野嬉戏的美好回忆,加上农村生活的深刻印象,都让自己难以接受为了经济成长,不惜牺牲环境的行为。而这样的时代氛围,也牵引自己后来选择环境工程作为大学的专业,只不过当时人定胜天的号角依旧响亮,环境保护乃至永续的思惟,仍在工学院殿堂的视野之外。为了进一步梳理环境问题背后的盘根错节,学校里的环保社团成了自我成长的最佳去处,藉由一次又一次的下乡踏查与访调,在

污黑脏臭的沟渠与了无生气的溪流间,在一场又一场铿锵有力的抗争演说中,心底终于明白,工程技术恐怕永远无力扭转这个引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离开大学之后,这样的疑问始终萦绕心头,难道所谓的“经济奇迹”,不过是一场出卖子孙未来的肮脏把戏吗?尽管似乎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有力的解答,年轻的心却不甘就此放弃。难道没有一种工作能够既维持生计,又能够对环境保护有所助益的吗?在那个环境保护运动被政府抹黑成勒索敲诈,非营利组织仍极为稀有的年代,自己只得努力找寻可能的出路,从开放教育的辅导教师,转任环境生态中心的研究助理,直到遇上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所推动的共同购买运动,自己才觉得在黑暗中看见一线曙光。

努力连结农都的中年

直到进入主妇联盟的共同购买中心工作,接触有机农业之前,昔日在乡下帮忙阿公喷洒农药的往事,几乎便是自己所认知的全部的农业。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工作,不但能够提供消费者健康的食物,同时也能维持农民的生活,而且为环境留下一线永续的生机!

只不过这样的道理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城里的消费者早已习惯外表完美无暇的蔬菜水果,谁愿意花大钱买不起眼又坑疤难看的东西?而乡下仅存现役的老农更是难以理解,少了化肥跟农药该如何种庄稼?然而心底的直觉告诉自己,如果不从食物的安全下手的话,这场出卖环境的世纪大戏恐怕永无休止的一天!毕竟关心食物的安全与身体的健康,

是不分性别阶级与种族的共识,倘若这个接近本能的诱因都无法启动人心护土的善念,只怕其他再多的努力亦是枉然。

幸好当年的主妇联盟早已打下良好的基础,集结了一群愿意以实际行动关心环境的女性公民,当这群充满勇气的妈妈开始上山下海,四处拜访愿意善待土地的有心农民,并且集结购买力支持他们的友善农产品时,便拉开了台湾共同购买运动及消费合作社长达二十年奋斗史的序幕。

虽然自己在主妇联盟工作的时间不过短短四年,其间还包括在日本东京实习的一年,可是其中所结识的许多朋友,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特别是那一张张在台湾各地,俯首亲耕的农民朋友的脸庞,他们或许拙于言辞,不善表达,可是从他们的质朴的生活,以及言行一致

的生命哲学,乃至那种愿意对人全然托付的信任,都让自己觉得这才是为人该有的本来面貌!这不就是了吗?要让早已习惯金钱万能的都市消费者敞开心怀,重新学习并接受人才是永续生活真正重要的资产,唯有让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彼此接触,展开直接的对话与交流,我们才有可能重建那失落已久的信赖基础。

原以为,自己会在共同购买的工作岗位

上一直走下去,毕竟那是让自己在困局中看见希望的地方。不过,命运的安排总是耐人寻味,如果继续待在都市里做消费者的组织工作,却又违背了自己纵情田野的自然天性,倘若一个农夫在土地上持续深耕的脚步,将是改变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农夫呢?心中不禁如此问道……

2004年,结束了在日本法律研究所的学业之后,自己终于鼓足了勇气,选择回到内

人的故乡宜兰,租下五公顷的稻田,以预约订购、计划生产的方式,并且由消费者分摊生产风险的原则,展开穀東俱乐部²第一年的製作代耕。对自己而言,穀東制度某种程度像是一个单一品项的共同购买运动,在这个都市与乡村的心理距离越来越遥远的时代,吃饭的人跟种田的人能够彼此相见,诉说彼此心中的寂寞与无

助,不正是一切问题解决的起点吗?

转眼间,明年即将迈入穀東归农的第十个年头,回首来时路,这像是一趟意外却又迷人的旅程,田间慢行,一步一脚印,宜兰虽然不是自己的家乡,却在不知不觉间,早已成为一对儿女成长的故乡,若真要问起这一路走来,寻寻觅觅所为何事,或许只是为了弥补当年那个来不及跟故乡说再见的年幼的自己的乡愁吧!■



陪伴孩子们找到一个故乡

2. 2004年青松与朋友发想下创立了穀東俱乐部,来自各地的穀東集资租地,并随时可来田间帮忙农务,以完全不施农药化肥的方式耕种稻米,再依穀東投资比例分享收成,实现“招来作田,让都市人也能吃到自己种的米”的梦想。详细可参见青松的著作《青松的种田笔记:穀東俱乐部》(2007年台湾心灵工坊文化出版)。



见·远

以佛教的观点看青年人充权

文_Pracha Hutanuwat¹

翻译_尹春涛 漫画_罗靖



编者按

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常常迷失于外化的物与内心的欲望里，忘了人之为人的本意，也失去了与世间万物的联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如何做回真正的自己并创造与之相符的世界？在泰国有一些朋友，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个人内在的觉醒与转化，并将这种改变置于与社区、自然的关系中，才能达至一个和平、关爱、正义、清明的世界。长期关注并推动内在修行与社会变革的Pracha，在此文中，从佛教的角度去理解和支持人的灵性成长，为我们呈现出另一种教育与改变的可能。

灵性教育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类过度生产、过度消费、过度占有，制造大量垃圾，正在破坏地球和人类的一体性。商品的生产和交易不再是为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为满足公司对利润的追求。公司通过种种市场营销手段和媒体宣传，向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灌输这样的观念：只有购买和消费，生命才有价值，由此刺激人们无止境的欲望并创造新的需求。在这一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觉得拥有或有能力购买广告中宣传的那些物品是有社会地位的象征，否则他们便感到自卑。

消费主义是极端物质主义的表现——我们的身份等同于我们拥有的物质产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以对物质占有的多少来衡量。物质主义有多重内涵。以灵性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生命的目标是不断追求感官愉悦、财富、权利、地位和名望。而现代社会的一切，生命、人际关系、植物、动物、生态系统，甚至埋在地下的矿石和石油，都统统被物化，只以市场价值或物质价值来衡量。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每个年轻人都在自卑和优越情结的纠结中成长，无论成功或失败，内在都深深地觉得“我不够好”，既嫉妒有权势的、有钱的或有名的人，又瞧不起无权无势的人和穷人。

在这个危机四伏、腐败堕落、缺乏公正的现代社会，我们需以整全的、疗愈的、灵性的方式，重新培养我们的年轻人。传统

佛教观点认为：造成我们所有痛苦及问题的根源是贪、嗔和痴，在佛教中也称为“三毒”。在此心理的驱使下，我们空前地伤害自己，伤害彼此，破坏自然，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都在鼓励这一风气的蔓延。例如，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消费文化即是建立在鼓励贪婪和嫉妒的基础上（贪）；教育系统强烈倡导竞争的观念（嗔）；媒体和广告诱导人们产生虚假的身份认同（痴）。换句话说，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贪嗔痴，与个体的贪嗔痴一起，成为当今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

我们若期望灵性教育对于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正面的作用，不仅应帮助年轻人减少个体层面的贪嗔痴，也需致力于减少社会结构层面的贪嗔痴。亦即，灵性教育不能停留在关注个体层面上，还应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等各个层面带来改变。坐禅和正念修习不应仅局限于禅修室。尽管禅修精进，然而生活和工作却依然盲目地跟随消费主义潮流，这怎能是一名真正的佛教徒？我们必须修习正念，并通过禅修帮助我们更敏锐地觉察到主流发展模式对人类和自然的破坏性。内观修习，既有助于年轻人意识到全球化、跨国企业及霸权主义中所蕴含的无常、苦和空，并有助于增长智慧，寻求在现今社会实现更幸福更自在生活的可行之道。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一元文化是现今社会结构的文化与精神之翼。它们共同建

立了一个新的“信仰魔鬼的宗教”——大众媒体和教育系统是它强有力的“传福音”的手段，大型购物中心是它的神庙，媒体和广告巨亨是它的传教士，其技术官僚是它的神学家，它们推动着经济增长、自由市场和工业主义的风潮。

人们在大众媒体和教育系统所营造的消费主义的宗教氛围中，总感觉自己是欠缺不足的，生活成了一场永恒的挣扎。我们总是不够好，拥有得不够，做得不够，希望成为自己之外的“某种人”。赚更多钱，获得更多认可，攫取更多权力成为全部的生活目标。整个社会风气都响应着这个新世纪哲言：“我买故我在”。为了成为“某种人”，我们不得不消费，并不断追求更多的名牌和更新的款式，而那些东西总是被故意设计得不耐用或者很容易过时。

由经济增长无极限的幻觉和工业主义派生出的无止境的消费需求是导致对自然掠夺性开发及造成人类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快乐。现代教育系统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使得人们要么自卑要么自负，总之都不满足于生活原本的状态。如果我们想生活显得有点意义，我们不得不追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权力名望。在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几个亚洲国家，由于这种向上流动的压力太大，导致了全球最高的年轻人自杀率。

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便最成功的人也难以体验到真正幸福的感觉，因为消费至上之宗教永远不会回应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那种“缺乏存在感”的问题。对



贪、嗔和我执的满足只能给予我们短暂而虚幻的快乐，让我们暂时逃避生命的空虚感。但正如佛陀所言：没有比欲望之河更大的河流。现代社会到处弥漫着“缺乏意义感”，生活总会将我们带回到基本的生命存在的不安全感，只有真正的灵性教育才能予以回应。

佛教观念中的灵性教育

以佛教的观点审视，教育（佛教中特指“戒定慧”三学），当涵盖生命各个层面，即佛教常说的八正道。其内容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培育意图和动机，如何说话和行动，如何选择正确的谋生方式，如何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正思维），如何保持心念时时明了于当下每一刻不生或不随贪嗔痴等邪念（正念），如何发展内在的和平与宁静（正定）。这种教育是整全的，它同时促进生命各个层面的发展，它并不将智力训练置于最重要地位，而致力于促进人们心脑合一，知行合一。就此意义而言，任何文化背景、任何知识水平的人都能透过这一方

1. 国际人世佛教协会的创办人之一，曾任泰国山林中心主任，草根领导力培训项目总监等职务。现任职觉醒研究院院长，正命基金会副主席。同时还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翻译家和教育促进者。Pracha不仅在英国和美国推动非暴力社会变革运动的培训，还在泰国、英国和斯里兰卡积极参与关注和平、正义和环境问题的行动，并鼓励激进分子修习禅修。出版作品包括四本泰文书籍：《佛陀传》、《禅修与社会服务》、《灵性与新世代的探求》、《成为反叛者》，与Ramu Manivannan合著一本英文书籍《亚洲的未来卷一、卷二》。

式实现这最高的教育。对真正的佛教徒来说，生活本身即是教育。而在佛教社群中，整个社群便是一个大的教育环境。

佛教教育旨在帮助人们戒除贪、嗔和我执。通过这一过程，个体和社区得以建立自信并充权。一旦欲望降低，我们会自觉地减少与他在物质上的比较，并会变得更放松、更知足。我们不会再轻易地被物质财富、声望和权力所诱惑而陷入无止境的追逐中。一旦如此，人们心中与生俱来的正面潜能如慈悲与智慧就会显现和增长，也因此能抵抗各种形式的暴力。在这里教育不是为了社会动员，不是否认我们和社区的自身价值，以及鼓动我们成为某种人或让社区成为某种东西，而是鼓励我们觉察、认同和思考我们是谁，我们的社区是什么。一旦我们在精神层面充分理解这一点，并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我们将重获自信，并获得极大满足。

佛教教育需要致力于帮助人们充权，促进个体觉醒，培育人们内心的智慧和慈悲，并成为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不仅能够在个体和社会结构层面减少针对人类和自然的暴力行为，而且鼓励个体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内实现自立自足，减少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及受其影响。我们需要新的菩萨，敢于梦想一个不同的世界，并能根据自身能力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行动，把禅修与社会行动变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佛教教育赋予生命以意义，因为它致力于培育人们心中与生俱来的整全的潜能，重建人与众生、与宇宙的联系，这与那些将人们训练成技术专家的主流教育截然不同。

主流教育或许能帮助你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驱使我们通过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来暂时忘却和逃避缺乏存在感和空虚感，却无法帮你消除生命缺乏意义感。

如何实现佛教的灵性教育

佛教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它无法强制，而是完全依靠个体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和践行，社会在此只能扮演或是支持或是阻碍的角色。

佛教教育的核心是八正道。

第一是正见，即对于生命本质有正确的见地。与自我中心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不同，佛教认为生命本质是无自性或相互关联的。从无自性的观点看，我们与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伤害其他生灵就是伤害我们自己。人类社会以及环境所遭遇的危机即是这一自然法则的证明。

人类道德行为与生态平衡的相关性在佛使尊者翻译的佛教巴利文经典中有清楚的表述，他在书中提到：若人们不再遵循法²将导致严重后果。“当婆罗门³（Brahmins）和有钱人不再遵循法，当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人们不再遵循法，当所有人都不再遵循法，整个自然会出现无常、波动和不正常的情形：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轨道将发生波动和变得难以预料……恒星系统将被贪婪人的野心所毁坏。”经典中描述了宇宙的秩序如何变得紊乱，并影响到气候、农作物，反过来人类和动物都不能生存了。佛使尊者注释：“人们长时间不公正地对待自然，已经在大自然中留下了印记。当自然运行被扰乱，不断的衰落，生活

于自然中的人类的物质身体和心识也会受到影响，心识也变得混乱。”

我们应当过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仅从自然中获取基本生活所需。如果认同这个观点，那我们应当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展开重大变革。与此相反，现代性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种种危机。为培养正见，不应仅仅只了解无自性的哲学，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意识，直至我们的潜意识、习性、态度和价值观发生真正的转化。通过内观修习，可以达致这一目标。

八正道的第二条是正思维，即正确的动机和思维方式。我们须通过思维修行，戒除私欲、嗔和恶言恶行。若不通过静坐和正念深入到意识的深处，则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正思维、正念和正定彼此相关。

同时，我们也当从语言、行为和生计方式上避免对宇宙万物的伤害。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有害的语言如广告，有害的行为如竞争、过度消费肉类、性滥交、砍伐森林，有害的生活方式如公司利润最大化。这一切都在摧毁我们的生命质量，导致头脑混乱，产生罪恶感，使心难以平静，阻碍慈悲和智慧的生起以及其他从心发出的正向品质，并驱

使我们伤害他人和自然。

现代社会太过忙碌、喧嚣和快速。在现代环境中，受到电视和其他媒体的影响，我们的心智习惯于沉浸在兴奋中，这对心智带来很大伤害。人们总是营营役役、孜孜以求，成为“某人”，而不是自己。因此有必要通过静坐和正念修习的方式，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平静、安定和敏锐。恢复心灵的健康，智慧和道德才能在心中生长。

传统的佛教教育有两个关键要素：善友和培养自我批判意识。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是内部因素。

善友不仅仅指老师和同伴，更包括所有外部环境，如学校、媒体、家庭、自然、书本、电视、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等。一位精神上的良师益友不一定只是以人类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一个安定的社区，或是一片森林，一片夜空，一双孩子的眼睛。就教育的深层内涵而言，教育就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这便是为什么我们谈到心灵教育时，不可避免要谈到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方向的缘故。

在当今鼓励贪嗔痴的社会风气下，灵性教育无法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产生影响。尽管灵性教育或许可以帮助一小部



2 亦音译为达摩（Dhamma），佛陀发现和教授的法，即自然法则。

3. 古印度宗教气氛浓厚，祭司被人们仰视如神，称为婆罗门，居印度四姓之首。

分中坚分子成为觉醒的个体,但是影响非常有限。举例来说,在泰国有几个森林道场,有一些很好的禅修导师,但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仍然非常小。这是因为泰国社会已经越来越脱离佛教智慧,而被鼓励贪婪、竞争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主导。

灵性教育是一个在个体内在和社区内部层面发生的过程,课堂在其中只起最低限度的辅助作用角色——课堂教学如果发挥得好,可以成为培育善友的前提条件。然而,如果我们审视现代社会各个教育机构的教育内容和过程,鲜有沃土可帮我们找到善友,以鼓励我们培育慈悲和智慧,减除三毒。事实上,在现代教育体系里我们容易找到的朋友往往不是真正的朋友甚至可能是敌人。因此,对于想寻求灵性教育、寻找善友的人来说,需要谨记善友的含义超出个人协作者/导师的概念,尽管他们非常重要。在信息化的时代,大量信息在全球传递,但是所有这些信息加在一起也不能替代一位好的心灵伙伴与我们的亲身互动。生命中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通过读写或者口头交流学到的。当你有一个心灵伙伴,你与他的紧密相处就是持续的教育的过程。

佛教教育另一个重要的要素是自我批判意识,敢于自由地挑战和质疑一切公开宣称的真理包括协作者/导师传授的道理。佛陀曾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要盲目相信他所说的话,在相信任何真理之前应该进行观察和试验。导师的教导以及一切事物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它是否有助于去除或转化我们心中的贪婪、狭隘、野心、嗔恨和自我中心,并让我们变得更知足、开放、

富有同情心以及懂得宽恕?灵性教育是一个在内外善友以及自我批判意识的指导下,贯穿一生的自我训练过程。

青年人工作的实践

为将以上原则运用于青年培养中,我们为协作者发展了如下的指南。经过密集的培训后,协作者通过组织工作坊、夏令营、周末讨论会和志愿者项目,针对中学生和大学生开展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补充教育。目的是帮助青年人建立健全的自信和自尊,发展领导力,提高生存技能,培养从永续的角度服务社区和自然的精神,促进灵性成长,养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教育哲学

从经验中学习

教育不单是在教室或培训课堂中发生的,它天然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因此协助年轻人从生活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我们与年轻人共同探讨他们生活中那些重要的话题,如爱情、友情、与父母、导师/协作者的关系、孤独等。尽管这些话题中都关乎道德问题,但我们从来不宜导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我们的做法是将话题带入小组讨论,并在大组中共同总结经验。导师/协作者或许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在团队中表达,但仅仅作为个人的看法而不是绝对真理。

协作者或许会基于有些议题,比如友情,创造一个练习,大组一起参与并进行反思。协作者的贡献在于创造一个对经验进行反思的过程。这样的集体共同反思有助于我们以一个系统全面的方式去获得经

验。我们也与年轻人探讨如何在其他日常生活场景中运用获得的经验。因此,协作者的功能是帮助学习者通过反思达致清晰、系统的认知,并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创造知识。

这个过程并不新鲜。事实上,这是人类学习的普遍方式。世代居住在森林中的民族和原住民社会并不会去尝试发展复杂的理论,而是将他们的发现以歌谣、诗歌、故事的形式加以记录,并透过口述代代相传。

从这种角度看待教育,我们不会认为村民或不识字的老人没文化。他们从经验和传统文化中受到教育,并有能力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给予合理解释。因此,我们会鼓励学生去向他们的家族和传统社区学习恒久的智慧,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之中。这有助于确保学生根植于本地文化与传统从而获得足够的安定,避免被社会边缘化。

从抉择中学习

若不做决定,则意味着我们不能真正学到什么重要的知识。参与式学习最重要的是学生拥有大量的做决定的机会,并且从中学习,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整全性学习的关键。在重要的事情上做决定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而主动地参与学习,并承担责任,这与那种被动听讲、照抄、记忆和甚至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学习方式截然不同。这种学习方式非常类似我们的真实生活——经常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即使

做错了决定,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比较而言,安坐教室12年、16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不能参与与生活相关的决定,简直是白白浪费生命。因此,协作者须牢牢记住:学生有权利做出与协作者不同的决定。换句话说,他们应被允许做出即使是协作者认为是错误的决定。唯此,学生方能产生自发参与学习的巨大动力。

为了帮助年轻人在成长中发展出对于个体和集体需求的平衡意识,需要有一个平衡个体决定和集体决策的学习过程,从而使得年轻人学会承担对个体和社区的责任。同样的,就经验总结之类的学习过程而言,既可总结个体之经验,亦可总结集体之经验,由此帮助年轻人学会平衡个体和集体的意见与智慧。

这种学习方式最重要的结果是充权。当年轻人有机会从抉择中学习时,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将会得到提升。这份自信对处在主流教育和传媒影响下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主流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下,年轻人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他们渐丧失自信心、感到无助,被社会边缘化,并被导向消费主义。新领导力教育需要培养和恢复年轻人身上与生俱来的自尊和自信,让他们能积极主动地承担照顾好自己和社区的责任,这是充权的意义。年轻人不再是主流社会的从属者,而是致力实现自己人生使命的创造性主体。

从关系中学习

让协作者与学习者分享权力往往并非易事。权力就像财富一样具诱惑力,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更甚。当学习者联合起来做出与己不同的决定,协作者可能会觉得受到威胁,尤其是当他们态度不那么友好的时候。这使协作者觉得丢面子,尤其在强调尊师传统的社会。即便协作者和学习者都明白关于分享权力的观点,但事实上并不容易做到。为了让协作者和学习者具备敏锐的自我觉察意识,灵性培育和实践非常关键。

公平分享权力而非滥用,这是重建新型的健康社会的关键。唯有在父母和子女、老师和学生、老人和青年人之间重建新的权力关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方有可能实现。这不会必然导致在一些现代社会常见的代际之间的混乱、对立关系。我们期望在老人和青年人之间创造相互尊重的氛围,彼此以真诚和友善的态度相待。在与协作者建立的分享权力的关系中,学习者将学到如何分享权力。同时,他们也因为与协作者建立了真诚友善的关系而学会真诚友善。

从整全及正面思维中学习

所有亚洲和古老传统中都有透过静坐冥想等方式来训练心和脑的方法,它们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负面及片面的思维方式对自己和他人都将产生危害。然而,在现代社会这恰恰最受鼓励:贪婪,竞争、我执、愤怒统统被视为生存的基本驱动力。亚洲的灵性传统认为,慷慨、同情、包容、智慧和非自我中心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是人类需要培养的,并可以透过不断的灵性修行和实践来发展,并转化负面思维。年轻人若能以这种方式来训练心和脑,就能过上健

康而幸福的生活,成为社会中健康的成员。有许多年轻人会觉得非常有趣并且享受的静坐和冥想方式,例如瑜伽、武术、太极、舞蹈、禅修、野营、骑车、跑步、听音乐等。

从自我克制、善待万物中学习

仅仅训练心灵和头脑仍然不够。当我们被消极而负面的思维方式所驱使,我们很容易伤害自己和他人,因此我们需要懂得自我克制,善待自己和生命万物。这样的训练需要从小开始,才能养成善待生命万物的习惯。在亚洲传统中,生命万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在现代社会中,对生命的伤害已深深根植于社会不公正的结构之中,如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因此,要根除这些结构性的伤害,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和阐释传统的“戒”(戒律),以适应今天和未来的时代。年轻的学习者应当充分参与到这个重新定义和阐释的过程。自我克制的训练也会在共同的民主生活中得以展现。社区的规则是来自于社区全体成员共同的思考和反思,所有成员均有参与制定相关规则的权利,以保证人们能以和平友爱的方式共同生活。

心手合一的整合教育

综合以上提到的原则,我们提倡的教育包括生活的各个层面。简言之,我们的教育并非以头为中心的思维,尽管记忆、推理训练和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但必须与心的训练同步进行——训练心的慈悲、关爱、慷慨、追求正义、平静、清明等等,并辅以必要和实用的生存技能训练。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写作和计算只是教育的工具,而不是教育本身。但是这些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滥用,使人民远离真正的教育。■



萨提斯·库玛博士关于“多元整全教育”的演讲

文_萨提斯·库玛

记录/翻译/图_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编者按

2011年底,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邀请萨提斯·库玛博士¹(Dr. Satish Kumar) 到香港主持一个以“土壤、心灵与社会”为主题的公开讲座。第一天,萨提斯博士与大家分享了他在推行“多元整全教育”(Holistic Education) 的经验,以及如何透过教育,鼓励大众结合学术知识和人文智慧,陶冶整全的人格。

感谢你们的欢迎。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香港。这次是我第二次在这里举办讲座以及在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教学。我不是一位教育家，但我对教育非常有兴趣。我会以自己“教育”这个词的简单理解来开始这次讲座。

“教育”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大学教育我们的孩子和学生的方式，好像他们是空篮子，我们把无数的知识、无数的资料以及概念等放进这些“空篮子”里。但“教育”的意思并非是要填满“空桶”。“教育”的意思是要带出已经存在的东西。

“教育”(education)这个词是来自拉丁文(Educare)，意思是引导出，带出在儿童、在一个人之内的东西。因此，教育不是仅限于在学校或是在大学里，教育是一生的进程，在你的一生学习中，引领出本身内在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深奥的词，含义深邃，只是用这个词和这个词的含义，你就可以写一本书了。你将如何用你的一生带领出在你内在的东西？让我举例来说明：学生、学习者并非是一个空篮子或是一个空桶，而是一颗种子。此时，如果你看着这颗苹果种子，一粒小小的苹果种子，味道苦得不能吃。如果你碰巧不小心地让它掉进了你的牙齿之间，你不会喜欢它的味道，你会将它吐出来；如果你打碎这种子，肉眼看来种子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但如果你能够仔细地想象，整棵树都在那颗种子里

面。不止有一棵树在这颗种子里面，年复一年，五十年之后，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苹果从这颗种子衍生出来。

园丁或是果园农夫的工作并不是告诉这颗种子怎样成为一棵苹果树，但现在，几乎所有老师都在做这事。园丁或是果园农夫的工作是给与适当的条件：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充沛的阳光、良好的状态，可能还需要一点篱笆保护这颗种子，让它生长成一棵树。果园农夫所做的是：爱这颗种子、照顾它，奉献自己给这颗种子。对我而言，这是关于教育的一个简单，但非常美丽的比喻。每一名儿童，其实是每个人，我们每一位都生而具有潜能，就像每一颗种子都有其潜能一样。一颗橡子有成为一棵高大的橡树的潜能。

事实上，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潜能，希望我们能够从学校、老师、学院、大学以及父母，得到一些帮助，就像果园农夫给与种子的帮助一般。当然，如果是在热带森林，你并不需要一位果园农夫；如果你生于一个原始部落，也许你也不需要学校和大学。整个宇宙就是你的大学，整个大自然就是你的自然教科书。但是，我们存在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希望老师和家长能够帮助我们踏上一个冒险之旅，去寻找自己是谁。教育正是一个自我实践的旅程，没有其他。但我们将教育变成什么了？我们即使没有花费数十亿美元、英镑以及日元，也是在用千万元

打造那些大学。

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教育的意义窄化为获得学位、考试及格，然后找到一份坐在办公室电脑前的工作。我们没有被教导，关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特别的潜能出生的，而人生旅程就是要去发掘，去寻找那潜能。当你想到整全教育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记得这个意思。

我们生而拥有这个身体，这个美丽的身体——神奇的构造，奇妙与神秘的设计，令人惊叹。身体里面有什么？我们有脑袋，有思想。思想的含义比脑袋要大的多，或许遍于全身，而脑袋我们知道在哪里，在我们的头颅或是腺体里一带。我们生而有脑袋、有思想、有心灵、想象力、创造力。但当你进入大学的时候，你被告知，不，你身体的其他部份只是工具，藉以用来照顾你的脑袋。在英国，我们的教育减缩为仅仅是学习。他们说，教育的目的、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是教导学生3个R：阅读(Reading)、书写(Writing)以及算术(Arithmetic)。

所有3R都是用脑学到的，即是，你的想象力、创造力、心灵、精神、思想、你的手，以及其他身体的部分都与教育无关。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头脑，教育它，是头脑的教育：怎样阅读(reading)，怎样书写(writing)以及怎样计算(Arithmetic)。其实这三项并非3R，算术(Arithmetic)并非R字头。但没关系。如果你想专注于整全教育，我们会用3H代替3R。我们已经有4H或更多，但我们从3H开始谈起。我们当然要教育我们的脑子，我并不是反对学习阅读、书写、算术以及写书，这些都很好，只是不足够。

我们需要培育我们的心(Heart)、头(Head)以及我们的双手(Hands)。如果心

没有训练、没有教育、没有开发，怎么去面对在生命中出现的所有关系？关系是我们生命中的关键。我们不像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这完全是唯物主义哲学与二元论的误导。我们是关系网的一员或是一个部分。我不是活在我的脑子里，我活于我与万物的关系之中。我在此和你讲话，并非因为我的脑中有些概念，而是因为你在此，听众在此。我在此讲话是因我的老师们曾经教过我一些东西；我在此讲话是因为我的母亲和父亲带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在此是因为土壤、大地，大地母亲用她的身体拥抱我，用食物、空气、水以及阳光喂养我，我

每一名儿童，其实是每个人，我们每一位都生而具有潜能，就像每一颗种子都有其潜能一样。一颗橡子有成为一棵高大的橡树的潜能。

来到此还是因为我的祖先，因此我并非只有头脑，我是所有关系的混合体。

我曾经遇见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问我：“萨提斯，在你手中有什么？你有五只手指吗？”我说：“这是什么深奥的问题，哲学家问我是否有五只手指。我当然有五只手指。”“不，萨提斯，你并没有五只手指。”他说。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一、二、三、四、五，至少我数到的是五只手指。这里就是五只手指。”“不是的，你有的不是五只手指。”“那我有什么？”他说：“你有四段关系（每一只手指之间的关系）。”这是多么美妙的比喻。他尝试教我，所有事物都是在关系之中。你是如何处理关系的？你与

1. 知名社会运动家和和平朝圣者，生于印度。九岁出家成为耆那教徒，受甘地思想的感召，十八岁时还俗。追随杰出的导师Vinoba Bhave，坚持以非暴力抗争的手段投身土地改革运动，游说地主无偿地将土地分享给穷人和失地者，终于使400万公顷的土地重新回到失地农民的手中。同时，他也是著名的反核运动者。1962年和友人进行了一次名为“为和平朝圣”的漫步，从印度徒步前往当时发展核武的四大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美国。在约13万公里的行程中都遵守导师的建议：不带分文且奉行素食，以发扬非暴力抗争的精神。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纪录在自传《没有终点的路》中。自1973年移居英国德文郡后一直担任英国著名的双月刊杂志《复兴》的编辑，该杂志被誉为绿色运动的艺术及灵性之声。(http://www.resurgence.org)

朋友的,与你的父母的、与你的妻子的、与你的孩子的、与大自然的、与树木以及在你周围的动物与鸟儿的?你是怎样处理在这个世界的日常关系?学校并没有帮助我们发展人生中的这个部分;大学并不关注这个范畴,因而这种教育并不足够,它并不完整。因此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的心,怎样去感受慈悲,怎样去感受爱,怎样感受慷慨,甚至怎样面对悲哀、失落以及其他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会面对的负面情绪。教育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随后,我当然可以在整个讲座讲到如何教育我们的心,但现在我不会,我会再深入其他议题,因为我们讲的将是关于整个人的事。

手:我们的学校及大学正在“生产”成千上万完全没用的年青人。最近我看到一份英国报纸里的文章指出,将进大学的六年制学院的毕业生,有百分之十六不懂得煮蛋。除了怎样用手提电话,或者是电脑的键盘,我们不懂其他的东西。

双手是我们得到的神奇礼物。透过双手,与我们的心和想象力连接,我们可以转化自己,也可以转化任何我们接触的东西。用一片粘土,我们的双手可以将它变成美丽的茶壶;以一块石头或者金属,我们可以将它变成美丽的雕塑;你用双手播下种子、撒下肥料,然后浇水,你就可以看到种子长成树了。

如果我们不教年轻人如何用他们的双手,他们只是懂得用手机和电脑键盘有什么用呢?我并非反对科技,也不是反对手机或电脑。如果你要用它们,祝你幸运。但这并不足够。你并不能因而发现到自己是誰,以及教育的真正意义。你未能因此而自我实现,成为真正的自己。如果不能开展心

的能力、双手的天赋,你就无法发展你的创意和想象力。你只是从大学毕业,然后找一份工作。你就这样错过了。

就是这么简单。我现在跟你讲的并不是伟大的科学或是伟大的哲学,我的意思是,这只是常识。不幸的是,常识不再是常识了。所以我必须在这讲这个非常基础的概念——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谁”。

印度的哲学家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美丽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他说:“艺术家并非一位特别的人,而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我们都是艺术家。最伟大的艺术不是画一幅画、建一间屋子、唱一首歌或是在台上跳一只舞。最伟大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

所有其他的艺术:舞蹈、音乐、画画、雕刻、建筑、园艺、烹饪、缝制衣服、做鞋子等,它们都是艺术和手工艺。但我不会特意去划分艺术和手工艺。它们是孪生姐妹,互相依存。一位艺术家必须是一位手工艺者;一位手工艺者必须是一位艺术家。如果你有想象力和创意,同时运用你的双手,你就是融合了想象力和双手,你就同是一位艺术家和一位手工艺者了。我们都是潜在的艺术师,但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教导我们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反而阻碍我们的发展。

事实上,教育正在扮演负面的角色——压抑、压制以及限制了我们的内心。人生的成功仅被取决于有一份好的工作,这就是成功。发表几份文章、有一点名气——可能是名字在报章上出现,或者是有媒体推介你的书。很狭小,极度地狭窄。

我们需要的是更广阔,一幅关于教育的更大的画面。教育是为了自我觉醒,而自



当你的脑袋获得了一些知识,你需要体验它,用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感官;透过你的眼睛、味觉以及嗅觉,触摸它,体验它。

我觉醒并不单只是回到自我,而是活出自我。你可能是在自我之内看,你或许把它放在一个金属盘上或者用蜡烛围着它,或者放一盏小灯在它旁,并敬拜它……这样做永远不能达到自我觉醒/实现。一棵称得上成功以及自我实现的苹果树,这棵苹果树能够无私地把自己的果实奉献给每一位向它索取的人而不会设定任何条件。如果你想学习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付出以及无条件的慷慨,没有其他更好的老师。当然,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令我尊敬的好导师,但能够教导你有关无私的慈悲,最好的老师莫过于一棵苹果树或者是一棵橡树。

你走近一棵苹果树,我的意思是在英国的秋季。因我住在英国,我只知道在那边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这里(香港)现在有什么果树,我们那边有很多苹果树。因此我谈到苹果树。我自己是一个小果园的看守者,有十五棵苹果树,每个星期我都会手榨苹果汁。如果你没有品尝过鲜榨的苹果汁,你不会知道真正的苹果汁是什么滋味。你一定要品尝看看。那是甘露,美味得似是非凡间能有的,那是无法想象的滋味。当你

走近一棵苹果树,它从不会问你:有没有带信用卡或是美国运通卡。苹果树会免费送给你苹果,没有歧视、不带任何条件、无论你是贫或富、不要紧,不论你是圣者或是罪人,没关系;你都可以得到苹果;不论你是人或是一只鸟,不要紧;黄蜂或是蜜蜂,不要紧,你都能得到苹果。这是多么慷慨啊!这是多么无私的付出!

现在我们需要从大自然中学习。大学以及学校并没有时间给予大自然。我们从学校学到的自然,关于自然的,都不是来自大自然。当你说到自然,很多时候你并不想到大自然去,因为太冷了,或是雨太大了、太脏了或者是认为自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自然,可以在google搜寻到树。但你无法通过屏幕或者是美丽的图片学习到大自然。这不是真正的学习。你一定要在大自然中学习。当你走在河边、海边或者在森林里,譬如嘉道理农场内的植物公园,你走上山体验那感受。大学以及学校以知识“喂养”我们,但剥夺了我们体验的机会。

只有知识而没有体验是不完整的。当你的脑袋获得了一些知识,你需要体验它,用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感官;透过你的眼睛、味觉以及嗅觉,触摸它,体验它。你的知识因此能够真正地理解、提升以及完整,因为你建立了一段关系而不是学习了一件物件。大自然已经被视为一件物件——用来学习的物件。如何通过认识大自然藉以从中获取利益?如何征服它?这成为现代很多学校以及大学的研究项目。如何征服大自然?如何控制大自然?科学、科技以及很多范畴的人都在忙于认识大自然,然后控制它,征服它以便运用它。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人类是美丽的、特殊的,可

以剥削大自然为人类所用。我们任意妄为犹如这是人类的帝国，我们是世界的统治者，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几乎都是我们的奴隶，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人类之用，它们必须迎合人类所需。这成为促进工业经济无限增长的工程项目。

我认为，如果你正在寻找真正地可持续发展的整全教育，征服大自然这个概念必须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应是与大自然如伙伴一般共处的理念。

与大自然保持关系，这个地球的所有生物是我们的亲属（家人）。在梵语，印度哲学有这样的说法：“整个地球是我们的家。整个地球是我们的社区”。地球社区是这个地球所有生物的社区，所有生物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伙伴，我们与所有自然界都有关联。在这种关系中，我们给予及拿取，这是一个互惠的关系。在宇宙中，互惠是基本原则，但现在，这样的互惠关系并不存在。

人类不断夺取，回馈却很少，结果导致空气污染、气候剧变以及全球暖化。很多哲学家以及思想家都以这个哲学作为理念：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以这样的哲学为基础在印度发展了多间学校；印度的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同样以这原则建立学校，在学校里，他树下授课。他对学生说：“学生们，你们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人类的老师，即是我自己；另外一位就是这棵大树，树是你们的老师。”

而我的母亲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她曾经说：“自然是最伟大的导师，甚至比佛陀还要伟大。”我曾就此反驳我的母亲：“母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印度，我们认为佛陀就是最伟大的导师，无人可以比得上他。我们怎能够挑战这个信念呢？但我

的母亲说：“亲爱的孩子，佛陀开悟的时候坐在哪儿呢？就是坐在一棵树下时。”现在我们不能开悟了，因为我们不再坐在树下。

佛陀从大自然，从树身上学到了什么？云、阳光、鸟儿以及泥土，万物是如何相连的？每事每物是如何相连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相关，互相连接的。互相依存，互相连接、互惠互利，佛陀因此提出缘起论。此有则彼有。万事万物互相依存是佛教的基本教义，这也是为什么“慈悲”是佛陀最伟大的教导之一。

我们都是互相关联的。正如一行禅师（Ven. Thich Nhat Hanh）的教导，我们所有人都是“互相联系，非单一独立地存在”，因此我们需要互相慈悲对待对方。你会对你的孩子不慈悲吗？你会对你的父母不慈悲吗？你会对你的朋友不慈悲吗？因为你与他们相关联。同样地，如果我们与所有生物相连的话，我们必须对所有生物慈悲。当我们从自然、从其他生命拿取如苹果、其他食物、衣服、木头或者是房子等所有东西。我们会说：“感谢，大地母亲。”我们不会将拿取视为必然的。我们以感恩之心拿取。充满感恩，我们说：“感谢！”

感谢大自然，感谢太阳，感谢雨水，感谢泥土生产了食物。感谢园丁，甚至是蚯蚓，我们也感谢你。如果没有蚯蚓在泥土下工作，就会没有食物。因此我常常说：“蚯蚓，万岁！”感谢你，蚯蚓，感谢园丁，感谢厨师，感谢东道主，感谢客人！

怀着对所有一切的感恩，我拿取食物，只是拿取我真正需要的健康食物，不多不少，不浪费。这就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必须从书本上、电脑以及其他的东西如电视屏幕等狭窄的思想上解脱，而走入大自然、人

类社群以及大自然社群。当我们离开大学，我们会带着这知识出去。

最近我去了不丹，不丹政府已经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追求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或是国民生产总值（GDP），而是国民快乐指数（GNH）。当我在辛布（Thimphu）演讲时，有学生问我：“对于快乐教育，你能给我们什么忠告吗？我们离开大学后，可以做些什么吗？”我说我有一个小小的，但具刺激性的建议：“当你离开大学，不要找工作。”

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工作我们怎么生活？我们需要一份工作，我们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我说：“这就是我想说的。你上大学不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是大学毕业后去创造你的工作。用佛教的语言来说，我们称这为创造自己的生活。”生活与一份工作以及受雇有很大的分别。当你成为某个人的雇员，你或多或少都要听从雇主的指示，那么，你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创造者。

你不能随心，或随顺自己的想象。有时候，会有一些良好的雇主，他们可以给予你自由度让你发挥想象力。但如果你在工厂、办公室、企业以及大银行内工作，那里有很多规条，越大的公司、越大的集团、越大的银行就会有越多规条。规条手册，一本很厚的守则，而你必须跟随这本守则。你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在精神上、道德上、创作上及艺术上自我发挥？因此，我跟学生们说，去吧，去创造你的工作吧。去创造你的生活，成为自己的主人。除了最伟大的导师外不要侍奉任何导师。事实上，最伟大的导师就是你的心。因此，跟随你的心，创造你的工作。

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令年轻人能够独立自主。大学的毕业生应该能够在毕业时说：

“现在我知道怎样生活了。”“我已经准备好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应该怎样做了，我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得快乐喜悦。”大学毕业生不该是去寻找“给我一份工作吧”的工作，一份有两百人申请同时应征的工作。“啊，没有人给我工作。”“我失业了。”如果大学的教育令你如此无能为力，无法自己创造职业，这样的大学有什么用处？这是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哈佛以及牛津大学面对的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要培养准备完善的年轻人：有想象力、创造力、技术、思想、心灵以及人际关系。他们将能够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目前的情况是，大学毕业生来到这个社会，令这个社会一团糟。

因此，只是在大学受教育是不够的。你要问自己，你得到怎样的教育？你所得到的教育对这个世界有帮助吗？令这个世界更美好吗？令这个世界更加和平与欢乐吗？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疑问。而我坦诚地，没有丝毫顾忌地，发自内心地对你说：“我们需要改革教育系统，让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投身这个世界后，尽己所能令这个世界成为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的地方。”而不是为这个世界带来混乱：混乱的经济、糟糕的环境、没有和平、只有战争以及财产问题等等，那些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

如果教育不能负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那谁可以负起这个责任呢？这是我们面对的极大挑战。整全教育就是要接受这个挑战，重新设计我们的教育系统成为整全的，即是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脑袋、你的头、你的心脏以及你的手，你的整个身体与这个世界相连。届时，我想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崭新的教育方式。谢谢。■



日本行走间

文/图_王晓波

编者按

作者晓波作为社区伙伴云南项目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关于社区营造的日本考察，本文是她的一些所见所想。有人把自然农业和永续农业（也称为朴门农业）相比较，归根溯源，背后是同样的理念：尊重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我想，所有的修为到了一定的层次都根源于爱和善。春日山村的实践和本期《见·远》栏目里面其他两篇文章的理念也是如出一辙——感恩自然，用心感受，在生活中学习，把理念实实在在地活出来。



琵琶湖上开船的志愿者



晴天农场的学员住的小木屋

从没想过会踏上日本的土地。而9月¹在日本关西²的土地行走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对日本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行动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去之前，以为日本的农村应该和欧洲的一样，村民过着幸福平淡的生活，农业是以有机农业为主。到了日本后，才了解到日本的经济虽发达，但农村也是由老年人和中年妇女支撑着，年轻人大多出外读书并选择在大城市生活。留下的人们将家乡视为珍宝，自发组织起来做很多事情保护家乡，并希望通过行动让年轻人看到家乡的可贵之处，吸引他们回来。有的村庄老龄化非常严重，比如伊吹山的甲津原，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村庄一半。他们会开放给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一方面是村庄的基本职能如消防、寺庙需要年轻人来维持，另一方面也希望外地人的到来能刺激村庄的年轻人重新认识和思考村庄的价值。有的村庄对于接受外地人比较保守，他们担心村庄散掉，所以不愿意把地和房屋卖给外地人，以保持村庄的界限，并由自己的子孙传承下去。

虽然有机农业或自然农业³并不是主流，但很多人仍然尝试着让地球和自己都能够健康。不仅如此，也有很多人选择离开主流的生活模式，比如春日山村的居民们，尝试并坚持另外一种生活模式，希望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和提醒其他更多的人，生活不仅仅只有一种选择。

在第一阶段的行程中，我们不断碰到那些正在坚持的人们：琵琶湖上开船的志愿者，不断强调着“要有心”，“要跟着心走”；白王町和饭农庄，要快乐地做农业……他们不是把农业当作经济收入的来源，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发自内心地去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喜欢才去做。因为喜欢自己的家乡，而将家乡视为珍宝，想方设法地吸引年轻人能够参与农村的耕种或回到农村生活。

我们每个人在日本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是来自晴天农场毛利先生送的1公斤2011年新米。当我郑重地从他手上接过的时候，似乎也接过了他对脚下那片土地的热爱。他曾经是生产牛仔裤的商人，如果不是因为女儿食物过敏，也不会关心食物健康。作为

1. 2011年。

2. 有的说法是，关西是指包括大阪、京都、奈良、神户等地区。

3. 自然农业是指与自然秩序相和谐的农业，由日本的福冈正信于二战后首次提出。受中国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主张农业走与自然合作的道路，而不是征服自然，形成不翻耕、不施化肥、不中耕、不施化学农药的种植方法。

一个城市人，如果没有关系，即使土地被荒废，也很难租到地。毛利先生通过与当地农民交朋友，最终获得土地，并建立了一个免费的有机农耕学校，让更多人学习。因为耕种，他的生活慢了，也体会到了四季的变换。如何平衡家庭生活和农耕生活从一开始就挑战重重，但重要的是，他坚持下来了。

出城vs返乡

农村的年轻人不断往外走，而城市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地回到农村。独步村是一个特别的村子，由一个建筑师和一个农民发起成立。清水先生教年轻人做房子，宫本先生则教农业。清水先生认为这个世界上任何动物都会给自己做家，除了现在的人类。建房和种地是每个人都必需的技能，他希望日本的年青人无论是建房子或者种地，能够回到农村生活，因此他们免费教年轻人建房及种地。对于我来说，这对城市中长大的年轻人真的很有吸引力。我们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是用钱买来的，都是依赖别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已经慢慢失去了很多生活的技能；而我们的长辈，那些中老年人，他们还懂得很多。但，中间的传承却因为经济发展以及单一的生活模式而正在断层。

9月21日的晚上，负责第一段行程安排的上田先生和我们在驻地进行反馈，直到深夜。他唱了一首日本民歌，描写了明治时期⁴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对故土的思念。上田先生没有明星的歌喉，我也不懂日语，但我的眼泪就那样默默地流了下来。我想

这是因为他歌声中那种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打动了。作为一个总是四处游走的人来说，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我的家乡在哪里？在走过的村庄中都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而我似乎找不到我真正打从心底对某一个地方深深的热爱。虽然我很喜欢昆明，视自己为新昆明人，但我对它究竟有多少了解呢？我能够挖掘出我对这块土地的深深热爱吗？又或者这里也不是我的家，我会去往另一块土地？当时的我不断地问自己，但找不到答案，或许答案会在我日后的人生路上慢慢浮现。

自然修行

9月22日我们见到了受《一根稻草的革命》⁵作者福冈正信先生启发而选择自然农法的川口由一先生。他穿着一身青布衣，站在那有着33年生命的稻田边上。当他用



川口由一先生和他的稻田

一根竹棍深深地插入稻田一米左右时，你就能了解这33年的生命对于这块土地的意义。在这33年中，川口由一先生一直实行免耕，但这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把自己融入这片土地，了解并感恩这片土地带给他食物的过程。对于我这个没种过地，又很懒惰的人来说，自然农法很容易被接受；但尝试自然农法，你需要了解你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你只是拿走你需要的部分。不要过多地索取，其他的部分则回到田中。大自然有它运作的规律，只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就好，因此我们只是播了种，大自然则把稻米还给我们，这就是为何每个从事自然农法的人必定会产生对自然的感恩之情的原因。

在这段旅途中，川口由一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淡定让我感觉他是通过自然农法在做修行，他过着他认为是的生活，从事着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耕方式。他从来不对外宣扬，只是默默地，一心一意地做着庄稼人。但不断地有年青人聚拢到他的身边跟他学习。我想这就是他所说的“觉醒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当你够专注，坚持做着你想做并认为是对的事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就和阿甘一样。但作为年轻人的我们，却有如现在城市化发展的节奏，越来越浮躁，很难静下心来。如何保持一颗坚定的心，脚踏实地地去做，是我们这帮年青人需要去学习的。

把理念活出来，而不是说出来

山岸会⁶是一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共

同生活的理念社区，这次我们去到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实显地——春日山村。对我来说，春日山村就如同一个乌托邦。在看过山岸会的资料后，我不断地问自己，这样的社区究竟是依靠什么存在这么多年？因为我总觉得这样的乌托邦社区是很难长时间存在的，更何况还可以是如此大的一个社区，人多问题就会多。

所以一开始，我问了很多问题关于春日山村的管理，想弄明白他们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总是说答案很复杂，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心体会，答案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明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能理解为何是不能用语言来说明？在春日山村的几天体验生活之后，我慢慢能明白那么一点点了。

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也还好没有），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怕被质疑，但同时坚持自己的理念。他们也同样参与社会议题，比如311地震，但同时他们认为面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问题，是用生活来活出答案。他们希望创造这样的社会给主流看，而不只是喊口号，希望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示范，而这样是最好的推动改变的方法。

山岸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研钻。研钻的问题多种多样，任何个人的问题或者团体的问题，都是通过研钻来寻找答案，但过程比答案更为重要。他们通过研钻来探求问题和事物的本质。还记得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参加60岁左右老人的聚会。其中一位老人面对我们的很多问题，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这个地球是谁的？”

4. 明治时期（公元1868年至公元1911年）指经过王政复古大号令及戊辰战争后，拥戴朝廷的诸藩，成立了明治新政府。新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及废藩置县等等，这些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

5. 1975年出版，作者福冈正信。该书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在开始反思现代农业模式的人群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6. 山岸会是20世纪50年代由山岸代藏创建的一种生活一体化、经营一体化的独特生活模式。其宗旨是“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消灭私有，铲除私欲，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使人类共同走向繁荣。”加入山岸会的村庄被称为实显地，分布日本本土39个村落，在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泰国等7个国家，会员达10多万人。



爱和馆的居民会议



春日山村的小朋友在表演

当场我们都愣了一下,其中一个成员马上问“研钻开始了吗?”是的,这就是他们研钻的方法——提问题,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回答问题或者继续提问题。他们有时也会提“你身上的衣服是谁的?”这样的问题。

现在的教育体系认为只有教育才是培养人才的最好且唯一的方式,但我在春日山村碰到的一个在京都大学读中文系的女孩子则把这理论推翻了。她很小就和父母来到了春日山村,只有高中和大学是在外面读的。她的性格很开朗。她告诉我她在学校交到很多朋友,不过他们认为她和其他人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她很能够体会他人的感受,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思考;二是她不需要被安排工作,她会主动地去找事情做;三是她的统筹能力很强,而这正是她在春日山村的食堂里锻炼出来的能力。我想这不正是一个作为领导者需要具备的才能吗?但她的这些才能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而是通过在春日山村的生活学来的。

在这个村子里,老人可以安享晚年,但也同样通过工作体现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大家互助。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想做的工作,但同时也考虑集体的利益。在这里,个人和集体达成一个平衡。除了他们的农业方式我存在质疑之外,

人和人的关系真的是非常融洽的。当然他们也会有争论和变尖锐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坦诚地说出来,通过劳动和学习反思自己的内心。我想一个团体若能做到反省这点,真的很不容易,这恐怕也是他们为何能一直走到今天的原因。

在这里,如果你用一个充满怀疑的眼光,你或许就不能理解这个社区。只有全身心投入,将自己的小我放下,没有成见地去体会,才会有收获。而这收获不是因为谁,而只是为了你自己。我想如果不变换我们理性的思考方法,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所说的。他们是把理念活出来,不是说出来。在社区的洗衣房碰到的阿姨,在社区食堂碰到的老奶奶,一直默默关心着我们的金子淳子和新村由美子,都让我们在异乡感到了温暖。而这种温暖没有一点做作的成分,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有时我们不能光凭头脑去想象和理解,我们已经用脑过度了,更多的时候需要用心去感觉——用心去体会我们和自然,以及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短短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走过了很多的地方,通过他人的生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管我们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领悟了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



行动者

他山之石——台湾在地生活感悟

文 / 图 饶琪弘

编者按

2012年夏天，社区伙伴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台湾旗美社区大学共同合作，支持6位大陆NGO青年工作者去到台湾不同的民间组织，就社区教育、生态农业、青年人培养等议题进行两个月的短期交流实习。以此增强青年人的社会视野和内心动力，推进两岸青年在可持续生活方面的深入思考与行动，搭建跨地区的青年人交流与行动网络。本文作者是来自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¹的饶琪弘。小饶作为此次赴台实习的青年伙伴之一，在位于高雄的微风市集作了为期两月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两地不同的环境和脉络之下开出什么样的花朵？小饶有她的感悟。



小饶在台东都兰

去台湾的这段时光就像被扔出去的物品在空中划出来的抛物线。从这头到那头，中间划出饱满的弧形，然后落下。在这一段时间、空间的改变，无论那改变有多大，我知道终将回去。但回去，和从未来过，是不一样的。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在台湾的生活场景，感觉是梦一样。那不一样的生活，在逝去的日子中精彩演绎着。发生了什么？改变着什么？如果说时光是个乐观的侠客，不管发生了好事坏事，只有前进，也回不了头叹气。它总能在你的生命轨迹中留下一些痕迹、一些变化，让人感慨它是最难捕捉的东西。

幸好！生命中有这样一段时光，跳出旧有的套路，到全新的环境中去结识不同的人与事。放下一切去感受当下，找到一种直入人心的感动！

如果说，去台湾是学习另一种经验，我更愿意是融入另一种社会环境和工作状态。

初到宝地，请多关照

在台湾生活，最初感受的是好奇。对台湾的饮食、文化等等都想多多了解。除此之外感受最多就是走到哪都被人照顾，台湾人有着华人传统的美德，善良、热情、好客。对人充满了友善及信任。

很多台湾人听说我从大陆过来，刚开始都以为我是嫁到台湾来的大陆媳妇。后来知道我是来实习的，都开玩笑说，不要回去了，嫁到台湾吧。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

却透着当地人的开放与对本地的认同。

在两个月的在地生活中，结识了很多有趣的善缘。初到高雄，督导亦文、同事宇任开着车带我到处跑。让我可以好好了解这个城市。经常吃饭的素食店老板娘、市集认识的朋友对我这个新到的大陆人，都是照顾有加，待客如友。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却感受到那种人与人最真挚淳朴的互动。

那些不一样的农民和社区

在美浓，还保留了传统的客家文化。客家人的四合院伙房、客家蓝布衫、手工纸伞，连结着传统文化与社区产业，透着传统的生活痕迹。因反水库运动延伸出来的黄碟祭体现了社会参与、社区认同的全民活动，俨然变成在地社区文化特色。虽然今天传统乡村生活已逐渐远去，商业资本扩张到台湾的小乡村，便利店随处可见，但本地风俗尚保留完整，比如拜伯公。记得我们南部伙伴与接待机构初见面时，旗美社区大学的正扬首先带领我们去祭拜伯公。台湾的伙伴很虔诚地跪拜，祈求伯公保佑我们在台实习的平安与顺利。顿时不知哪里来的一种归属，感觉我们与美浓这个乡村社区建立了很深的连结。社区的根不能丢弃。美浓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在地感：旗美社区大学承载着本地村民的梦想，通过在地化的学习来实现理想；美浓后生爱乡促进会是美浓年轻人爱家乡的协会。就像作家钟理和所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1.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2011年8月正式注册，其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从2001年开始绿耕分别在四川平寨、映秀和广东从化开展互助经济，将当地的传统农产品和手工艺与城市消费者建立联系。在广州，绿耕还和CSA机构搭建起城乡汇这个平台，在当地定期组织有机农墟。



灾后重建妇女团体手工染的‘天空布’



蜂农与消费者面对面做食农教育



合朴农学市集是与人分享幸福分享快乐的平台

高雄凤山，是我展开实习的地方。农民协会与市集运作贯穿微风市集²中。在那里摆摊的都是由在地生产者构成。生产者自己包装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流。

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提到农民都是弱势的代言词，我服务的机构也是在大陆的

穷乡僻壤里做农民组织工作，服务对象就是社区里面最弱势的农民。但是微风市集的农民与大陆农民很不一样。他们是有组织性、有知识有能力的一群人，乐于和土地打交道，善于和消费者沟通，非常有创意地推销自己用心生产的农产品。这样一群人从他们的生活出发，也源于当下台湾农村的

2. 前身是台湾第一个由政府投入筹备的有机农产品市场，2007年9月在高雄县政府推动下开办。当时的目标是活化公共空间的功能、促进和发展理想的社区产业，每月一次，但只勉强持续了一年。2008年11月停办后重新定位，由农民自主管理，在各区推选干部，筹办自治会。自治会成立场地管理、会员经营、教育训练和行销通路小组，承担市集营运的事宜，并决定扩大为每周六开集。从2009年6月开始，每摊位每次交营业额5%为市集的公基金，聘用专职工作人员。2009年10月正式成立高雄县微风市集志业协会，以照顾小农、维护食物安全、坚持对土地友善及实践社区友善互助为宗旨。2010年6月，微风农民集贸在高雄市创办农友自营的农家小铺（网站：<http://blog.breezemarket.com.tw>）。

背景——乡村越来越城市化，而发展出这些实践。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农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受过城市精英教育，生活习惯与城市居民很相近。就他们而言，有可能是因为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压力、看到乡村的凋敝、或者源于内心对土地的情感……而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中，这与大陆小农是完全不同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更需要面对身份上心理上的转化：以城市人的心态去了解消费者的心理，以农人的心态面对土地的连结。

当然市集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台湾传统的农民，从惯型农业转型过来。在他们身上明显感受到的是本土的生活方式、对食物的热爱和关注。农业农民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职业。他们通过市集的参与去宣传这样的生活方式，希望被人尊重。

市集中感受最深的是人、关系的营造、空间的打造，或者也可以说是微风人努力创造的一种认同感。市集农友一同创造市集公共空间，努力让它变得更美、更好，提升整体市集形象。在团队中有团队共有的文化——比如市集中挂在空中的手工染布是微风市集的独特标志，也是他们有能力来支持灾后的社区妇女创业的体现——此外农民也要创造出个人独有的特色，参与市集的公共事务，在市集中承担责任。农民与消费者的互动就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透着浓浓的人情味。而农民相互之间提倡

良性竞争：互相学习，不打价格战；建立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产品开发研究行销，挖掘背后的故事。农民当家作主做市集，营造了一个既满足城市人休闲购物，又满足农民生计的场所，让人不得不惊叹农民的创新能力。

微风市集强调农民当家作主，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沟通。而台中的合朴农学市集³则强调向土地学习，宣导一种可持续的生活。套用他们自己的话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务农、好好学习”。他们希望通过沙龙、食农课程，与消费者一同去了解农业农耕、传统食物、环保等议题。合朴农学市集可能是最具文艺气息的市集，随机与身边的摊主或消费者聊天，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看的某一本书就是他（她）写的。作家就在生活里。

所以说合朴农学市集里像是个农学艺术市集。买卖在市集中不是首要的，赚钱在市集中也不是主要的。而是通过市集形成一个学习教育、环保理念传递的平台。通过消费者的互动来凝聚一群有着共同理念的人用互助合作的形式，形成自给自在的社群。

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脉络下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我想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因，才结出什么样的果。最重要的是人心。你想要什么，就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努力。创造这些因，就有可能直达心中向往。■

3. 2006年的10月，一群关切环境、农业及社区互助的人们聚集起来，感到如果可以让社会大众认识有机农业，便有更多农友采用有机农法来照顾土地，整体的环境就能永续维护，生产与消费的距离也会更接近，甚至可以逐渐形成一种互助合作的生活模式。这群人相信，一个万物众生和谐相处、生态永续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美好生活的起点与根基。为了达成这些愿望，便成立了“合朴农学市集”，具体的行动包括举办定期农民市集，让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拉近彼此的距离；举办定期讲座，提倡食用当季本地食物的慢食观念、强化市民与乡村间互利共生的有机关系；并且举办有机栽培的学习课程，让生活者有机会亲近农事，从自然中让心灵愉悦，也可更了解生产者的辛劳。（网站：<http://www.hopemarket.net>）



整理后的小书桌

惜

——广西简朴生活体验营静修日有感

文/陈丽霞

编者按

作者是前社区伙伴“广西凌云县可持续农业项目”项目助理，曾任社区伙伴广西“大地情”行动者项目协调员。自2008年接触情意自然教育¹之后，作者成为“种子行者”，取自然名“大树”。2012年8月，作者参加了由区纪复区大哥²陪伴的简朴生活体验营，简朴生活和情意自然教育的视角让她有了新的感悟和收获。面对不顺心不顺手的环境、现状，大多数人做出了埋怨但妥协的选择。丽霞和她的伙伴开始觉察到这种“过客”心态，安心当下，珍惜每一个相遇。

1. 有感于现代社会片面追求知识和开发大脑智力，却没有好好发展人的情感，使知识有被滥用的危险，香港的自然教育工作者清水在参与创办香港自然协会后，开始倡导推行以情意为先的自然教育理念。情意自然教育的“情”是情感，“意”是意志，较侧重先启发人本有的感情与对万事万物关爱之心，也培养人的行动意志，背后更注重发展慈悲与智慧的平衡。

2. 区纪复1941年生于澳门，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曾留学瑞士攻读高分子化学。1972年回台湾在台塑企业研究部门工作，一待就是十年，区纪复一直关心环保议题，认为塑胶是现代人的垃圾梦魇。1983年正值事业高峰之时，他辞去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并开始参访世界各地的环保及仁爱工作，1988年区纪复在台湾的花莲海边创立盐寮净土简朴自然灵修中心。在盐寮生活20多年区纪复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亲自动手盖木屋，物尽其用；自己捡柴烧饭、栽种野菜、市场捡菜、露天洗澡，至今30多年没有买过新衣服，穿的都是别人不要的旧衣。有关区大哥的理念，可参阅《简朴的海岸》和《愈少愈自由》。

仰望星空，它是否依然璀璨？
走入山林，它是否依然健壮？
乡村的田舍，是否有年轻人的笑语？
城市的高楼，是否仍透出一丝呼吸？
陌生人的脸上，是否写满凝重的心情？
……

这是我的家园，这是我的家园
我可以做些什么？

在弄王屯过了三天四夜后，参加简朴生活体验营的我们开始一天一夜的静默独处。今天的主题是围绕着简朴、自然、灵修的主题，在这个村庄环境独自生活一天。

吃过早饭，大家散去，我则想将堂屋中本该放书但却一团乱的桌子整理一下。想整理书桌的念头源于昨天下午的厨房整理。

我们学习所用堂屋两侧连着的房屋，一侧满叔家用，另一侧是满叔侄儿家。侄儿家常年不在这住，这七天我们临时使用他们的厨房。已经使用了两天了，大家也熟悉了。烧柴做饭在霸占整个厨房约1/3的火炕上，提来的水放在靠大堂的那边，捡来的柴堆放靠窗的那边，切菜则在外面的堂屋……

在整理前，大部分人有疑问：不过用几天，前两天也用得挺好，还有必要再整理吗？

即使在整理过程中，有些朋友仍然是因为老师布置了任务而做。整理中比较大的变动有：我们在原来地上用来洗菜盛水的容器上垫了些砖，旁边加放了废水收集桶；将柴放到了火炕旁的另一个房间，原来放柴的地方摆上一个圆桌切菜。

整理后，我们就此事进行了分享、探讨。大家普遍觉得整理后，厨房比原来舒服。而我印象深刻的分享有三个。

一个是蒙蒙说到，进入一个环境，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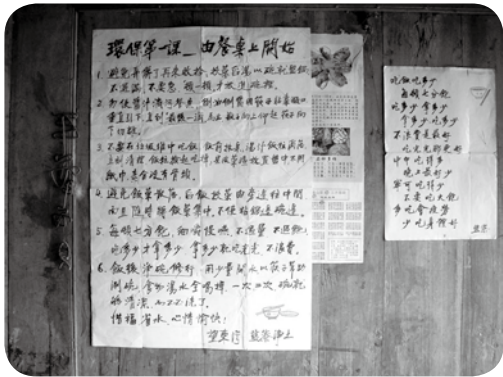


整理后的厨房一角

常认为它就是这样，很少认为可以去改变。但参与改变的过程带来一种情意的联结。一个是老苗反省为什么没想过整理？是因为把这作为临时生活状态，而非长期生活状态，其实是没有把心放在当下。他们的自我省察实在是对我的提醒。还有一个是秀娟姐提到基于生态的考虑：将切菜由大堂移到厨房，洗菜、切菜、炒菜、取柴、烧火等从原来的长线来回变成流畅的短线，减少人力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并且，负责厨房的人和其他人不再互相干扰，也减少了对公共空间的占有和污染。这种在考虑事情中对于人和地球（公领域）的关怀令我钦佩。

小厨房，有大情怀。那厨房之外呢？昨日山花提到书桌很乱，才想起每次组织活动，我都会留意布置场所，怎么这次竟忘了呢？而隐约我是觉得桌子堆得满满的，不太舒服。既然厨房可以改变，那我为什么不改变书桌呢？慢慢整理书桌，又到田间采了些野花装饰一番。坐着欣赏一会，觉得旁边放碗和菜的桌子也乱糟糟的，干脆也整理了一下。最终，书、碗、菜等各就各位，不再拥挤。整理的过程带给我很大的愉悦。

清理布置一番，地也脏了，开始扫地。老屋没有用水泥堵住大地的呼吸，我专注地扫地，尽量不让尘土扬起。突然，我意识



环保由餐桌开始

到,虽然这几年在满叔这住过几次,但我从来没有为他们打扫过。为什么呢?昨天整理厨房后的讨论,区老师说,我们可能以各种心态来到这里,可能是过客,可能是情意,可能是修行,可能是改变……我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到这里的呢?慢慢扫着,想着。觉察到在扫地的过程中,我带着修行的心,也开始带人对满叔家的情意。而以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不过是把自己当成过客,来过,又会离去。过客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想到过客这个词,就想到旅行。在这几年中,我有很多旅行的经历,深深经验着在路上和在家的不同状态和心情。仔细回想揣摩,发现:过客的心,是凑合的心。就像昨天对厨房的态度——反正就临时用几天。而在不断“凑合”的深处,积累着深深的不满足。于是,总想寻求补偿。当凑合着吃时想拥有各种美食;当凑合着睡时想拥有舒适的床铺;当凑合着在一个不满意的环境中生活时特别渴求一个“理想”环境……永远想着虚假的过去和未来,永远无法全然地活在当下。“凑合”的心态是一剂麻醉剂,让我忘了——其实,作为主体的“我”是可以选择当下不凑合的。就像“我”可以选择当下就整理我们使用的厨房,“我”可以选择当下就整理我们使用的

堂屋……同在屋里的区老师好像在支持我的醒觉,他将这几天我们使用的脏热水瓶外表耐心擦拭得像新的,又用封面条的废纸折了一个撮箕给我装垃圾。

扫好地,再整体整理一下堂屋,看到昨天飞哥家摘给我们的一些瓜苗还没有剥,就坐下来剥瓜苗,为中餐做准备。来广西这么久,虽然爱上吃瓜苗,却一直不太会剥。我从来不愿意一个人剥瓜苗,因为那将废掉我大把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宁静的心独自剥瓜苗。

在剥瓜苗的时候,一个拉电线的工人来到这里接线。只见他粗暴地将飞哥放在堂屋前的旧冰箱推开,冰箱顶上的玉米棒、石块霹雳拍啦掉到地上;又随意地踏上不同的凳子,凳子上留下他的鞋印……若这些是他家的东西,他会这样随便糟蹋吗?突然联想到:过客不就没有把经过的地方当家吗?不就没有把遇到的对象当作家里人那样珍惜吗?过客的心,是不珍惜的心。我也和这工人一样,是多么典型的过客呀!当我坐上火车,当我住进旅馆,当我走在某个城市的街头,何曾把这些地方当成我的家?何曾想过珍惜那些我的身体触碰到的物件?而区老师过着的简朴生活,就是因为他怀着一颗珍惜的心,才会善待遇到的每一个对象,充分用好自己手上的,弯腰捡起别人丢弃的,即使面对丰盛的物质,即使面对低廉的价格。

我慢慢地剥着瓜苗,偶尔将一些卷成各种形状的细须儿摆放在旁边的凳子上欣赏。秀娟姐和立春陆续回来,开始准备中餐。区老师将一些陈年的废纸收集起来,想用来烧火。可是纸湿,他不断地在吹火也燃得不好。我去吹了一会儿,回堂屋继续剥瓜苗。

满叔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去开我们厨房的灯,虽然在里面做饭的秀娟姐大约并不很需要,虽然我多次告诉他需要灯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开。一会,他又拿了块香皂放在放书的桌上,说给我们用。我只好说,我们自己都带了,不需要了。再一会,他又拿出一瓶油,问我,你们是不是没有油了,这是茶油,你们用,我们平时用猪油,用不完。我又只好说,我们还有油,没油的时候再向他要……他不断地和我唠叨这些,我不能静默,又觉他根本没必要这么过分照顾我们,就有些烦了。他终于回他的厨房了,而我看到自己的情绪,不禁自问:我该如何对待他呢?对遇到的物,应如对家里的一样,那对遇到的人呢?也应如对家人一样吗?我对家人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正在想着,突然就见满叔从他家的厨房奔向我们的厨房,嘴里念唠着:“火烧不着了!”后面紧跟着他的哑巴老婆。然后,我就听到他对区老师说,这样烧火烧不着的,要空心才行……然后,就来回跑了几趟,从他家搬了许多玉米芯来,还反复唠叨:“这纸怎么烧得着?纸不好烧……”我也进去,看见哑娘在关切地指着玉米芯。我对他们解释,“区老师能烧着火的,他只是想把这些纸好好利用,不浪费,你们不用再搬玉米芯了。”他们才放松下来。

回想这一幕,有些感动。两个厨房中间还隔着个宽大的堂屋,满叔他们怎么就知道我们的火烧不着了呢?可见,他们一直在聆听我们的动静,听到持续的吹火的声音,就立马过来帮忙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关注我们?这些天一直留意着我们有没有油,有没有开灯,有没有菜蔬,有没有手电,有没有肥皂,有没有烧着火……他们是多么珍惜

我们的到来!就像父母迎来归家的孩子!而我,何曾把这里当作家?何曾把他们当家人?何曾珍惜与他们的相遇?

对了!对物的珍惜,对人的珍惜,对当下的珍惜,这是我要为自己而做的修习,这是我可以为家园而做的修习。

我从沉睡中醒来

看到——

天空是我的家

大地是我的家

陌生人是我的家人

我从沉睡中醒来

决定——

学习印第安人

用心照顾我的家园

不去牵挂过去

不去幻想未来

就在当下

珍惜每一个相遇

我醒了,

知道——

这是不容易的旅程

需要大量的练习

但这是心的选择 ■



变废为宝 创造乐趣



街巷中随处可见的猫

小記龍導尾

文圖「電車」◎廣州街坊情——粵音粵字

编者按

作者来自于一个名为“广州街坊情”的文化保育团体，致力于挖掘和宣传本地文化。这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基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广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尝试通过老街导赏、美食寻味等活动带领更多人重新发现广州，欣赏广州。南华西龙导尾¹导赏便是其中一个行动。作者的一笔一墨，渗透出栩栩如生的个人成长印记和浓浓的街坊情谊。

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广州河南²人，对龙导尾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但对其感情，是一壶陈酿的米酒，馥郁于内而羞于显外。

讲起龙导尾，当地居民通常是指代其长约一公里的露天市集，一句“我去龙导尾呀”便知晓是去“买𩚑³”。龙导尾历史悠久，有超过八十年历史，是广州市现存至大规模的自发性露天市集，居民无须“过海⁴”至河北⁵便可购得生活所需，甚为利便。龙导尾市集是漱珠涌被覆盖后扩展发展而盛的，现时其主要通道便是市政府覆盖漱珠涌后所得。市集盛极时摊档是里三层外三层，以售卖省内蔬果鱼鲜为主，生活杂货次之，其间食店相间其中，服务当地数万居民。

我孩提时代便共此街市结缘，婆婆⁶常带我去“春早”吃早餐。春早本是一间小型茶居，茶客每日云集饮早茶、玩雀、倾谈，后因食店不断增加，茶居生意无以为继而转作只售早餐。我第一次尝到拉肠、皮蛋瘦肉粥、马蹄糕同萝卜糕的滋味也是在春早。另外一样吸引我眼球的事物，便是各式鸟笼中的雀儿了。广东人爱好养雀，通常会养几种，亦有独沽一味⁷的，品种主要有翠色相思、桂林相思（红喙，体型大于翠

相思）、画眉（本市市鸟）、八哥（粤语叫鸚哥）等等，通常喂以面包虫、蜚或人工饲料。雀友们每日手提鸟笼到茶居、公园或江边聚首，挂起鸟笼听雀鸣，清风徐来闻粤声。

中学时期我不时去到市集位于龙导通津与鹤洲直街交界的英记吃早餐，英记是一个家族的女性经营的，供应各种地道传统食物，糕类的有萝卜糕、马蹄糕、红豆糕、年糕、伦敦糕、黄金糕等，油器有油炸鬼、牛腩酥、咸煎饼、蛋散、煎堆等，还有拉肠、煎饺、生滚粥等任君选择，出品多年如一，食客不绝如市。“事头婆⁸”是大家姐⁹，主理店内大小事务，又时常与街坊倾谈，导赏活动当日我领队去到店内，事头婆还是能一眼认出我这个多年未再踏足该店的小伙，使我甚感欣喜。英记店内有一窝猫，活动时喜欢在食客脚与脚之间穿梭，却甚少向食客索要食物，有时候看着牠们团坐在素未谋面的食客身旁而悠然自得地梳理毛发的样子，真不觉时光流逝。

活动当日还路经水松基一间杂货店，咖啡¹⁰停下了脚步。吸引她的是水松基的老街坊，被咖啡取名为金毛强的一条金毛犬。牠已经三岁了，体型看起来是个敦实的

1. 笔者注：龙导尾一名出自南汉朝龙尾乡，因其道婉然若龙尾（龙头于越秀山）故名龙尾道，及清朝之文书讹抄作龙道尾，并一直沿此讹误，及后更写作龙导尾，本意尽失。当地居民皆读龙导尾作龙肚尾，吾尝以音韵学审之，始知其悠久。盖粤音读道为肚，存古音耳。

2. 一条珠江将广州老城区分割成两部分，本地人习惯将位于珠江南岸的海珠区称为河南。

3. 粤语，意为买菜。

4. 因为珠江横跨广州老城区，当地人习惯将渡江称为过海。

5. 意指珠江北岸的广州老城区，包括越秀、天河、荔湾、白云等区。

6. 粤语中一般称外婆为婆婆。

7. 粤语，意为单一、唯一。

8. 粤语，意为老板娘。

9. 粤语，意为“大姐”。

10. 广州街坊情小组成员。



肥仔，走起来屁股一摆一摆的，煞是搞笑。金毛强性格温驯，深受街坊喜爱，当时有位叔叔路过，和牠仿似和老街坊一样打招呼，并且拍拍牠的头，又和老板娘谈谈牠的近况，而牠又似懂非懂地听着，甚是有趣。得犬若此，夫复何求。

龙导尾的猫狗固然令人窝心，但其植物亦令人难以忘怀。龙导尾市场北面的开端是环珠桥，还珠桥底有间凉茶铺，多年来一直坚持以纯草药熬制，配合望、问二法为顾客提供凉茶诊疗。老板娘会首先向顾客询问身体状况，如睡眠质量、排泄情况、精神状态等等，还要求其伸出舌头，方开始配制凉茶。我们在市面看见的凉茶连锁店皆是中央熬药，不论身体状况皆饮用同一款凉茶，甚是笼统。环珠桥下的凉茶铺内有大大小小若干个药埕，不断熬制着各种药材，我欲揭开其中一煲看看内里乾坤，阿姨

即刻制止了。我问道是否个中涉及商业秘密，独门秘方之类，阿姨答道若乱揭煲盖，就会挥发了药的一些精华，影响效用，只可倒尽而不可中途揭开。她还说草药配方即使外人偷了师亦未必能熬制出一样的中药，因熬制的方法及经验是无法偷取的，而且若然偷学者没有秉持医者父母之心，只为图利，也是得物无所用，到头来还是害了自己。这间凉茶铺真的能够使人感受到中医草药的疗法的智慧以及哲理，中医“执药¹¹、煲药”的过程不再只如电视片段般不可及，而且在阿姨身上，能让人见识到医德以及一种街坊情怀，岂止医人病疾，更是医心。

最后不得不提充实了我童年回忆的四种植物：木棉花、细叶榕、米仔兰与白兰花。我婆婆家的窗前就耸立着一棵大木棉，它真的有如英雄般默默守护了数十寒

11. 粤语，意为拾。此处意为抓药。



木棉



去湿之王花扁豆



人见人爱金毛强



熙攘热闹的龙导尾

暑，高大而充满着生气。每年三月伊始，初春甫至，木棉便会落尽旧叶，于枝丫间长出花蕾，继而绽放火红夺目的木棉花，向广州人预示初春已临。到了四月，木棉花基本落尽，给广州人带来了煲汤食材，广州人通常收集木棉花晒干后用来煲汤，木棉花入膳能消除不少春天小疾，有助调理身体。木棉花落尽后迎来新绿，嫩芽裹着一束束嫩叶慢慢展开，逐渐张大，加上受了春雨滋润，在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青翠欲滴，春意盎然。榕树是岭南特产，广府人村落皆植有榕树，一为遮阴，二为风水，皆因细叶榕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之势正合中国人子嗣绵延之愿。细叶榕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厚实的叶子以及其种子，其叶角质层丰富使其水分不易蒸发，即使数月无雨亦可免受渴，其种子细如黄豆，而且颜色较淡，利于吸引雀鸟啄食，使其子嗣得以

以广播四方。米仔兰至¹²合适植于门庭之内，既雅观亦有遮蔽之效。之所以叫“米仔兰”，是因其黄色种子有如北方小米，而于我而言，米仔兰最好玩的地方是，大雨过后其枝丫聚满雨水，坠得其弯腰鞠躬，若然用力摇晃还会“下雨”。每次雨后我都会去摇米仔兰。还有就是白兰花，很多广州人都喜欢买来放在家里，嗅其幽香。我所读的小学内就有三棵大白兰，每逢开花时候我便叫上同窗到树下执花，然后一朵摆在笔盒，一朵插在耳郭，剩下的就带回家里。

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城市过度的发展令人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能寻回自我的地方又少了。人类很多的美好回忆、玩意或是放松心情的好去处皆有自然在内，或是动物，或是植物，或是河涌山丘……愿人类回归自然，找寻回那个熟悉的自我，聆听心声。■

12. 粤语，意为最。

返乡，何处是归程？

文 朱明 图 张国锋

编者按

认识大风，是在去年，当时大家一起在广州的Earthship¹工作坊上做志愿者，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作者写这篇文章，本是为了“返乡青年”专题去采访大风，但他实在太忙，完全没有时间能坐下来谈。作者索性做了调整，记录下在农场中所经历的，以及他热爱的这群人，没有了“孤独的英雄”。有趣的是，作者，我们一直以来的伙伴，在城市长大，无乡可返，现在“暂以他乡做故乡”，也踏上了返乡路。



刚刚蒸好的黄水馍馍

1. 译为“大地之舟”。美国建筑师迈克尔（Michael Reynolds）创造的绿色建筑方式——收集、循环使用雨水；不使用外接电源，自然调节室内温度；废水独立净化处理；食物基本自给自足；使用旧轮胎、易拉罐等废气物做建筑材料。有兴趣者可搜索纪录片《垃圾勇士》。

几年都没到过成都，启程时，心里隐约有种“再见，却不敢相认”的感觉。

到时已是傍晚，太阳西沉去了地平线之下，远处的城市，仍微微闪着金属光泽。密密的，耸立的楼群，缠绕着楼群的高架路，傍晚空气中浮着的烟尘，勾起我的想象——“极度现代化的人造城市，与周围荒凉和废墟，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污染掉的水和泥土，人们不愿触碰，人们缩在‘太空站’里，呼吸着净化过的空气，活着，控制一切……”科幻片中常常有这样的场景，看不到对未来的信心。

“城市就像个‘结界’呵！”来接我的朋友插了一句，这是佛法里颇有深意的一个词，现在也被一些东方文化背景的动画片借用：“魔法师，平常会用很多时间修炼保护自己的‘结界’，遇见困难的情形时，会用手印或咒语召唤出来，抵御凶猛的攻击……”现代化的过程里，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在造“结界”，发展了物质生活上的便利和享受，但也断开了与自然的联系。

朋友叫张国锋，我们都叫他大风，他是皈依的在家弟子，师傅在鸡足山修行传法。之前，他曾在成都华德福学校工作，去年在学校、老师、家长和周围朋友的支持下，在成都西面的大邑县，近鹤鸣山的地方，租下土地，在那里生活。

村里有个寺庙，地方不大，但名字大，叫“法海”。文革时被毁去，后来改建村小学，又因为政府“并校”政策，学校迁去了别处，就废弃不用了。大风和他的师兄黄亮来找地的时候，村里答应他免费使用这个地方。他们也义气，一面找工匠重塑佛像，也修缮了佛堂，一面整理可用的几间房屋，与菩萨圣贤们比邻而居。他的父母很支持，



张叔和马叔在修理屋前的雨篷

从东北老家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一次做饭时闲谈，他的妈妈说：能在庙里住，也是福气吧！现在村子里一年有三次庙会，周围的乡亲会来，很热闹。

和在成都的朋友一起吃过晚饭，七扭八拐的进了山，到住地已是深夜。山里，夜浓得像块墨，天上微微起了小雨，门口的小道很泥泞。房屋前，是木头搭起的一个平台，木板厚厚的，踩上去很舒服。头顶的雨篷被前夜的大风扯裂了，昏黄的太阳能灯光下，细细的雨丝从裂缝里飘了进来，空气里是四川盆地特有的湿漉漉的气息，混着山里的寒冷。

来是想看看朋友，经历生活，也是我返乡路上的一站。

修雨篷

第二天清晨，刚站在门外，远远就看见“马叔”。马叔是本地人，十四岁就挣工分了，现在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大风租下的土地，有部分是他家的，也会请他和马婶帮

忙。因为他和大风一样，也会宣传不用农药化肥的好处，所以村里人开玩笑说他是大风的“合伙人”。

农地周围是红砂石的山，石质很软，风化后成了田里的泥土。这种泥土粘，含沙少，易积水，又正逢上今年雨量特别大，所以歉收。马叔说从记事起，就没遇见这样的年景。他隐隐觉得和“二零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有关系——从那年起，这里的气候就没有了往常的规律。现在，一连几天的雨，田里粘得无法插脚，风扯破的雨篷也要赶紧修，所以接下来几天主要的事情就是修雨篷，也把别人送的一台碾米机安起来。

可能头天晚上已经谈过，所以马叔来了，就和大风的父亲（张叔），还有住在农场实习的两个年轻人李航、张军忙碌起来。这活儿我没干过，只能从旁帮点小忙。吃过早饭，大风就开车去了镇上——别人送的碾米机没有电机，需要买，另外，也有一些事情，就凑一起办了。

马叔来时，扛着两根新砍的树干和一把偏斧。树干是用来支撑雨篷的，偏斧的形状很美，好像拖着尾巴的流星，刃处一面



平，是加钢打过的；一面斜，用右手拿着斧柄，很方便切削。看样子，是用手工打的，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农村做活，和在工厂里批量生产不同，完全是根据实际需要、手边现成的东西去想象和创造，每步完成，马上看到结果，根据新的情况去做下一步。在限制中，又有着自由的创作空间。日常做活中积累的经验，细琐繁重的过程，能培养人务实的生活态度和动手带来改变的勇气。

晒谷·碾米

我们平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地利、人和，都比较容易理解，但什么是“天时”？为何“天时”排在了“地利、人和”前面？若你在村里生活，就会明白。山里天气多变，一天内也有几回阴晴。马叔对天气很敏感，遇见太阳露脸时，不管手里有什么活，都会停下来，冲过去晒稻谷。用“冲”字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常常是听他用四川话喊了一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跑过去，抱出席子，在庙前的空场摊开，准备晾晒了。

他们今年种了四个品种，其中一个品种是红米，味道很好。谷子打下来，用编织袋子装起，等时机晾晒。今年雨水大，一直没有机会晒干，他心里是着急的，有时你跟不上他的动作，或是小狗过来捣乱，他也会发脾气。直到都打理好了，他会停下，歉意地笑笑，和你讲讲种地的辛苦。

种米是件劳力也劳心的工作。不只是田里劳作的时候，汗流浹背，还要仔细考虑气候、天时、土质，适宜的品种等很多因素。这里的红粘土偏酸，稻前，要在地里掺“灰石粉”，用它的碱性平衡土的酸性。选择水



晒稻谷



马叔马婶在打谷

稻品种,不仅是产量,要认真观察它的生长周期,适宜的播种时间,能不能与当地的气候,天时配合,比如“稻子扬花的时候会下大雨?谷子成熟时太阳的热力够不够?打下谷子来,是不是有两三天的大太阳,一口气能把谷子晒干……”

当地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不远处的雅安有着“雨都”的称号。在这里,雨水、湿、阳光,是要着重考虑的影响因素,一举一动都要把这些考虑进来。若是夏末收了谷子,有几天毒太阳,湿气也相对小,谷子就能晒干、晒透,封藏起来,一年都不会生虫、发霉或长芽。但赶不上这三两天,以后太阳的热力不够,地面上湿气也大,费很多努力也不行。

所以品种适合当地气候,是极重要的事情。本地传统品种,农民种了多年,对生长周期,播种的时间都有些掌握,种下去比较有把握。很多时候,会听到人们讲农民比较保守,但这其中也有积极意义,自然是一个极复杂的体系,耕种时有很多不确定性要面对。马叔还带大风和我去拜访一位老农夫,他在种玉米方面颇有心得,家里保留了四五个适合本地的品种,晾晒的玉米挂满了院子,一片灿烂的金黄色。

晒谷有许多技巧,不做很难学到。比如怎样使用两种晾晒工具,让谷子摊地又均匀又薄?如何避免地下湿气的影响?怎样看谷子的干燥程度等等。

谷子要干到一定程度,才能送去碾米。大风从镇上带回电机,和马叔一起调试。张叔对机械也很了解,从旁观察时,会给些独到的建议。一个有趣的观察:农民对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器有种着迷的态度。大风帮朋友买了台脱粒机,在院子里调试,很多农民特意过来看。他们心中渴望能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吧!这些小型机器,也算“适切”技术,构造简单,农民的动手能力强,使用方法很快就掌握了,碰到一些小问题,拆拆卸卸的,自己也能做。只是在一个安静的山村里,看着机器高速旋转,耳边是轰鸣的噪音,心里觉得失去了些什么!

我想可能因为机器、电和柴油的参与,中断了人与稻米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直接的关系。这包含在农业时代开始时的精神中,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建立,一个新的被认同的精神契约,无法用语言描述得很清楚。在农夫的身上,还是能隐约体会到这样的文化。民以食为天,表面上,看到的是农民本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粮

食。有天晒谷的时候,家里的狗没有拴好,跑去粮食上拉屎,浪费了一些粮食。马叔为此很生气,这是我唯一看到他生气的一次。而跳过机械的、食物的观点,植物用牠珍贵的种子供养人——在自然中,确立这样的共生关系本身,就是极值得尊重和深思的事情。

雨篷修好,打米机器也安装好,傍晚的时候,碾了新米出来,煮了一锅,盖还没打开,香气就随着煮饭的水汽溢出来。晚饭时,大家围坐,简单的饭菜,大家都吃得很香。马叔认真地说:“我觉得这米,是最好吃的米!因为我们自己种,自己收,自己晒,又是自己打的。”言语里,是农民在生活里,一种很真实的满足感。

魔芋粉·黄水馍·豆腐花

因为山里的水田少,以前,这里是不产稻米的,玉米是主粮。魔芋是野生的,有毒性,加工后才能吃。节日或有客人来时,他们用粘玉米做黄水馍馍,把魔芋打成“魔芋粉”。山地也适合种黄豆,磨碎滤汁,卤水点了,做嫩豆腐吃。这些都是川西的传统小吃,只是制作时,费人又费火,只有特别的日子才会做。大风每周一、四,在华德福学校门口摆摊,之前都会预备一些去卖,



张叔在准备蒸馍馍

大家很喜欢。

主要是大风的母亲和马婶在张罗这件事,张叔和马叔得空闲时,也会过来把握一下火候。看上去,她们都挺瘦小,但干起活来却很有耐力。做魔芋粉、豆腐花时,用料就几十斤,要用石磨把它们推碎,量大,石磨又重,但她们一气推完。称赞她们时,就说人在农村,做惯了,就不觉得累了。

在农村生活,人多少都有点带着诙谐的迷信,平添了许多快乐。洗魔芋时,马婶讲了个本地说法:在石磨上推魔芋,若有心眼儿小的人在场,魔芋的粉浆就漏不下去,非要等那人离开才行……不知道他们是真迷信,还是相互逗趣。

黄水馍馍是粘玉米加红糖做的,用当地斑竹的笋壳包裹,上锅蒸熟。刚出锅时,又粘又香,带着甜味,很好吃。

厨房是一家人生活的重心,而厨房的中心是一口老式的柴火灶,烟筒直直的伸出屋顶。灶上坐着一口大铁锅,制作食物离不开它。大风妈妈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度过的。阿姨说自己做饭不好吃,准备好食材,就喊张叔来做(张叔做饭精致,在家乡的时候,做婚宴都喊他帮忙)。饭后的打扫收拾,还要给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十条狗煮上一锅玉米杂菜粥,她这一天,基本没有停下来。五条小狗是有人故意扔在寺庙附近,被她和张叔捡回来的。在农场实习的张军,还给其中一条瘸腿的小狗,做了特殊的窝,方便牠拉尿;有三条大狗,是学校的老师或家长养的,太大没有办法在城里养,就送来了,也因为狗结下了缘分,经常会过来;还有两条是大风参与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救援时,捡回来的流浪狗。大风的事情多且杂,喂的事情多落在阿姨身

上。她嘴巴里有时会抱怨，但心里是喜欢那些狗的。最喜欢的一条，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常摸摸牠的头，和它说两句。

阿姨喜欢唠嗑，做事情的时候也不停。也没有什么大道理，都是家长里短，生活里的各种经历，有苦有乐。我很喜欢一边烧火，一边静静地听她说话。她的母性、勤劳和善良，支撑她在这样的生活中，有许多快乐。一次看她一边端着东西走，嘴里哼着歌，心里挺感动的。



稻田一角

夜半送菜

大风做事情很努力，有两次碰上与他一起送菜，都是半夜才回。他是个能聚缘的人，忙不是要菜人多，而是他愿意助人。在成都学校工作那几年，帮很多人搬家，后来大家觉得他可以去开搬家公司了。同修之间的事情，更是勤力勤为。经常是很多事情凑一起，在家里的时间就挤得少了。可能他也是怀着感恩生活，没见他有什么怨言，每天都是热情高涨的跑来跑去。每周一、四，在学校门口摆摊卖菜，这是固定的。要菜分量大的，别人一央求，他也就直接送去了。

他也帮邻居代买一些知根知底的农产

品。两次看到一个阿叔带着女儿，来送腌好的鸭蛋，大风的妈妈告诉我，他们家的鸭子，是在大风他们种水稻的田里长大的。偶尔也有老乡在山里挖了野菜请他帮忙买。但他有原则，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价钱再便宜，他也不会帮忙买。

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不买肉或鱼，自家吃的鸡蛋或鸭蛋。也是公母分开养的，他才会买。葱和蒜，自家有种（张叔喜欢吃），但不会买。有一次我也参与预备要卖的菜，马婶见地里的葱长得好，就摘了一些，用草捆成二十把，但他坚持没带，走时还和马婶认真解释：“不仅仅是在佛教信仰里，葱蒜等是五荤，也是因为葱有散人阳气的作用，吃了对人不好……”他走后，那天晚上，张叔、阿姨和我三人，吃了一大碗香喷喷的葱炒蛋。

张叔离了肉不能下饭，两人“谈判”的结果是：他不吃自家养的。要吃肉，大风若开车在外面，打个电话，大风也会买回。去趟镇上不方便，大风也买烟酒带回来。智慧圆融的说法“人在成年以后，精神成长的力量，来自于人的内在，修行也是出于个人意愿，丝毫勉强不得，见机说法才是中道”。

最近，他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去年春节，和父母一起去鸡足山，参加师傅的法会，也把法会要用的帐篷带了过去。提起师傅，提起佛法，就好像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人内心有所依止，可能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吧！

虽然我和他都去学习了活力农耕的做法，但毕竟是在欧洲或澳洲等环境很不相同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如何形成正确的使用方法，还有很长的路摸索。大风也从澳洲买回启动剂和喷射筒，但并没有要求马



大风夜半送菜

叔使用，反而更多是和马叔学习传统的耕作方法，也会和他分享一些在马来西亚学习到的新观点，带他一起去看如何保存启动剂等等，马叔也喜欢。

尊重传统，理解其中健康生活的因素，我是比较认同他这点的。一次碰到他和马婶的交流。因为每次推魔芋，都用很长时间，人也辛苦，马婶就建议买个电动粉碎机。但大风了解到高速粉碎的食物，因为高温，有些营养会被破坏掉。他就和马婶商量，或许可以买个机动的，带减速带的石磨。这样，减轻了劳动量，也避免了破坏。

在社区支持农业中，有个说法是用消费投票。如果你想鼓励农夫改变生产方式，就需要从对生活中点点滴滴事情的坚持做起。坚持会创造一个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的空间。

盘火炕

刚来时，就注意到大风父母屋里的火

炕了，火炕的烧柴口和烟筒都在屋后。这里极湿，屋顶也只是用篷布遮起来，并不保暖，到了冬日，住在里面，其实很辛苦。大风的父母来后，就着手打火炕，大风帮忙备料，他们老两口，一个和泥，一个砌砖，三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火炕驱湿又驱寒，在附近捡一些枯枝干草就能烧热，是个好做法。四川湿冷，有些华德福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来玩，见了也很喜欢，就在外面找了瓦匠，请张叔做指导，帮忙四户人家做了火炕。

我对火炕也有很深的印象，小时候姥姥家住平房，两个房间是串起来的，中间夹了一个火墙，外面一间，一副大火炕占了半间屋子。平常铺盖是掀起来的，只有一层席子，天冷时，大家都愿意坐在火炕上聊天，中间是一张短腿的小桌子，有亲戚朋友来时也是往炕上让。

一根大竹子，刨开两半，用其中的一半扣在床面上做了床沿，被人坐得滑溜溜



盘火炕

的，很漂亮。后来用久了总是冒烟，就被拆掉了。拆的时候，发现床面是用黄泥加沙抹的，砌烟道的是大青砖，还有好多土鳖生活在里面。

闲下来，我就和张叔/张婶请教火炕的做法。张叔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经验很丰富，也愿意讲给我听。怕我理解不了，还画了一张图给我。后来仍是觉得意犹未尽：若是做一次，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谁知隔天就来了机会，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学生家长，租了栋房子，想在三个房间里做火炕。找了瓦工后，想请张叔去做技术指导，我就跟了去。

做活路的瓦工已经和张叔合作过几次，之间挺默契的，张叔根据需求设计整体结构，瓦工处理具体细节，一些关键的环节或难处理的地方，大家商量解决。做起事情来，张叔也不顾年龄，一些基础的，关键的细节，直接下手去做。瓦工的活我还做不了，但三副炕下来，也长了不少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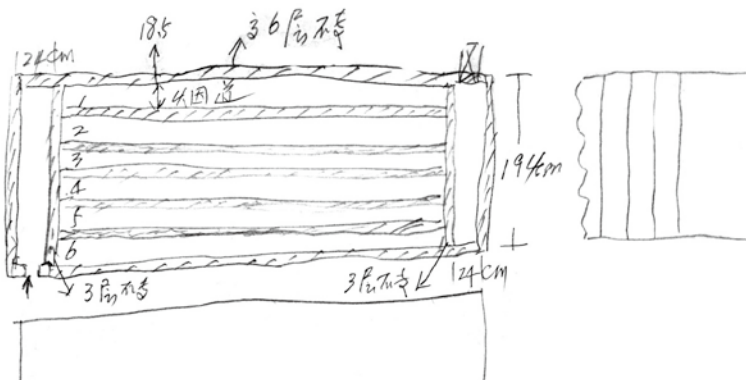
中国有许多传统智慧就隐藏的民间，隐藏在人们日常的生活里，需要传承，也需要人们在传承的基础上，去理

解它，去有所创新。我能感觉到，火炕是活的，火炕活在过去人们的生活里，将来也会以新的意义，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

尾声

写出来的，只在这段时间的生活里，一些闪着光亮的碎片。每块碎片，折射出每天的平凡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人、事、物。其中也蕴含着一些鼓励的力量，伴大家前行。

现在的中国，不管城市还是乡村，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田园不再，田园梦也只是留在人们头脑的想象中。哪里还有返乡的路？只有踏实前行的路，用双手，用心中的爱，去创造。也许到老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涌起一丝真正的乡愁，留恋这创造出来的，新的家园，期待再一次的返乡。■



张叔手绘火炕图

落地生根 社区支持农业 经验研习会

结聚两岸三地同路人心得

在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三地，因不同机缘、在不同社区、由不同人和机构致力推动下，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近年成为一股回应主流两极分化单元社会经济政策的新生的公民行动。

台湾较香港起步得早、走出很多经验；CSA在中国内地则迅速发展。于是，两岸三地同路人在2012年10月15-21日共聚香港，参加由社区伙伴和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合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分享各地的案例，探讨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对CSA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路向进行重新思考和规划。

研习会主题

生根	耕耘	落地
——建立以社区为本及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支持农业运动	——农民与城市消费者平等互动	——选择本土经济及各种另类经济
分享案例：	分享案例：	分享案例：
台湾农村阵线 中国华德福教育运动 广西爱农会 香港大埔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 台湾合朴农学市集	台湾高雄旗美社区大学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四川攀枝花和爱合作社 台湾湾宝 香港农墟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台湾农墟运动 中国内地绿心田·生活汇 台湾主妇联盟	台湾微风市集 香港土地正义联盟 香港土作坊 中国内地绿耕城乡互助社 古巴城市农耕 香港长春社塱原稻米复耕

如果希望了解具体的案例和更多的信息，可登录以下网址：<http://www.pcd.org.hk/csaconference/zh-hant/index.html> 或留意社区伙伴第四期的电子报。



